THE EASTERN MISCELLANY

東方雜誌

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圖書館藏書

第二十五卷第三號



民國十七年二月十日

Vol. XXV, No. 3. February 10, 1928



東方雜誌

第二十五卷
第三號

民國十七年二月十日發行

插圖

暮色(三色版)……一幅
被圍三月之涿州……八幅
英倫大雪與雪後之大水……六幅
波蘭與立陶宛之爭執……三幅

國際

意大利的新選舉法……頌華(一)
英前首相愛斯葵士逝世……頌華(三)
道斯計畫壓迫下之德國復興問題……育幹(四)
英國勞資協調問題……育幹(五)
(圖)莫斯科的乞丐蘇維埃……遂初(六)
今年歐洲三大選舉的預測……從予(七)
現代日本政治之解剖(東京通信)……洪康(一七)
英帝國主義與新拉薩……江紹原譯(三一)



東方與西方

殷虛龜甲文字發掘的經過……明義士（四三）
東三省的經濟發展與鐵路……莫薩耳（四五）
字林西報與中國政治之關係……密勒評論（四八）
美議員對中國現狀之妄論……古夫（四九）
■美國青年的心理……育幹（五一）

殷虛文字孳乳研究……聞宥（五三）

再論電耕機并答祖國之留心是事者（巴黎通信）……彭師勤（五九）

伊本納茲的文學見解和政論……倪文宙（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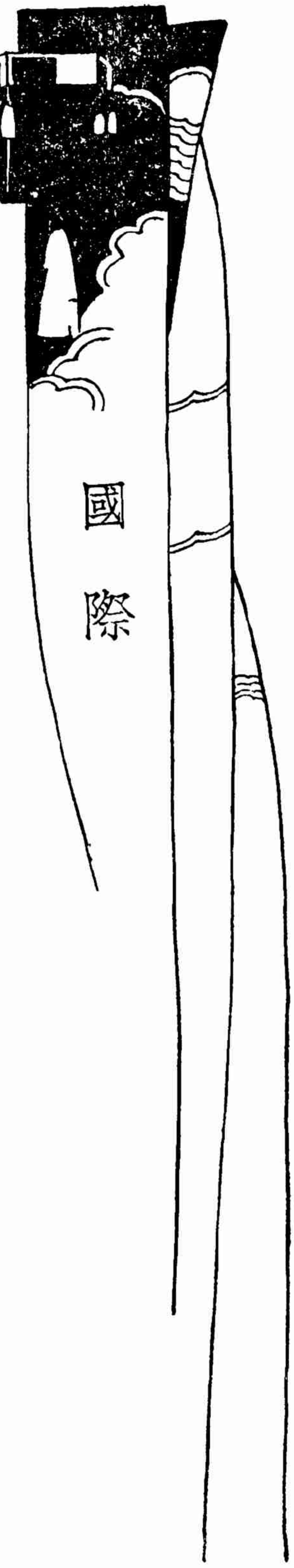
新語林

新得諾貝爾獎金之意大利女作家黛利達……哲生（八九）
爲兩性鬬爭的工具的非洲黑人祕密結社……哲生（九二）
土耳其廢皇的新婚與新回教運動……微知（九七）
列强準備化學戰……育幹（九八）
從蟋蟀的鳴聲測知氣候的發見……遂初（九九）
零下五十度……微知（一〇一）

石榴花（小說）……杜衡（一〇三）

餓（小說）（俄國賽米諾夫著）……傅東華譯（一〇九）

時事日誌……（一二七）



意大利的新選舉法

意大利從前的選舉法，本來規定凡年滿二十一歲的男子，都有選舉權，採秘密投票（Secret ballot）的方法，由每個選舉區選出議員一名。到了一八八九年將選舉區擴大，每選舉區得選出二名到五名的議員。經過了九年之後，將原來每選舉區選舉一名議員的辦法，重行恢復。到了一九一九年，復將選舉區擴大，幷且還實行了比例選舉制。這是意國在慕沙里尼秉政以前，關於選舉制度變遷的大體情形。

及慕沙里尼秉政，他便於一九二三年，將從前的選舉法改革，定出了一種特別的選舉法。按照這選舉法的規定，到了總選舉的時候，如政黨須將預先備就的候選人名單提出。選民不再對各個候選人人名分別投票，却對各黨提出的候選人名單投票。那一黨提出的名單得票較多，那一黨的黨員在下院裏使得占三分之二多數的議席。全國分爲十五個選舉區。每黨得於每區裏預備他本區內本黨的候選人名單，然後將各區預備的名單，彙成一個總的名單。這總的名單的作成，或集所有十五區預備的名單合併編成，或僅由其中數區備就名單，加以編製，完全由各黨領袖自己支配，並無限制。

慕沙里尼所以要實施這種選舉法，他的目的，無非是在使法西斯黨，在下院裏得占三分之二多數的議席，其他各黨總共所得的議席，無論如何，不能超過三分之一。這是很顯而易見的。他雖於表面上仍舊保存議會制度的形式，而於事實上則實施了這種選舉法，便可貫徹他的獨裁政治。而在議會裏，政府對於其他各黨，亦可無庸顧忌了。這樣的辦法，雖甚巧妙，然民間反對之者，却是很多。故慕沙里尼於一九二五年便任命了十八人，組織一個委員會，討論修改選舉法的方案。

那個委員會後來果然提出了一個方案。考其內容，却有以下二項重要的提議：（一）將議員人數擴充至六百名，由地方與職業團體各選半數；（二）內閣不必單單對下院負責，若使內閣的政策，不能博得下院中多數的贊同，致起紛爭，內閣得召集上下兩院聯席會議，以圖解決。

就上面所舉的二項提議看來，第一項是採職業代表制的精神，不但很合時宜，且亦不致觸犯當局的忌諱，果然很好。不過第二項的提議，似乎欠缺一種使政府在議會裏對於其他各黨，可以高枕無憂的切實的保障。在法西斯黨看來，當然以爲不妥。因此慕沙里尼現在僅僅採取了那第一項提議的精神，復將選舉法改訂了。

近據路透社電傳的消息，意國的閣員會議，因首相慕沙里尼的提議，已核准選舉法改革案。依此辦理，不再劃分選舉區。候選人由十三個國民協會以及與國家生活有關的其他各團體舉出，而由法西斯黨高等行政會考核。該行政會有權加舉精於文學，科學，美術與政治的人。選民仍舊只對候選人名單投票，並不對於各個候選人分別投票。如贊成選舉名單的票數，比反對的票數多一票，管理選政的高級法庭將宣佈名單有效，而單上諸人也算全數獲選。如反對票多一票，則名單即作廢。如贊成與反對的票數相等，名單即以通過論。又據西報的消息，意國因選舉法的重改，下院裏的議席的總額，將從五百六十減至四百。上院的組織，照舊不改。不過關於內部的規程上，稍有修正罷了。

至於女子有無選舉權與被選舉權，雖報紙上所傳的消息，沒有提及，但據我們的推測，恐怕是沒有的。因爲在三數年前，她們女子於地方選舉曾得到過選舉權。迨到女子正要運用選舉權的時候，忽而政府又將她們的選舉權由明令取消了。并且法西斯的黨報上以前亦曾經說過：「我們反對女子有被選舉權。因爲我們相信婦女運動是今日我們在政治與社會生活上的一種民主主義的錯誤。」這樣看來，婦女的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實非法西斯黨所贊成，乃是一件很顯著的事實。

我們把這個已經閣議核准的改革案，與慕相於一九二三年所定的選舉法相較，大概可以說是大同小異。因爲比例選舉制，仍舊不用，而且選民也依然只能對各團體所提出的候選人名單投票。所不同者，依照了這改革案辦理，則（一）以後議員中的增加一大部分技術實業，以及學術界上的人材；（二）不工作的人，沒有選舉權。這兩點確是改革案上所特有的。

細考那已經核准的改革案上的要點，似乎其中還有一端，堪加注意。這一端便是所提出的候選人名單，要由法西斯黨高等行政會考核。原來該黨高等行政會的會員是由慕相任命的。而辦理各省的黨務者，都由該黨高等行政會任命。至於辦理各區的黨務的人，則由担負各本省黨務者任命。故全國黨務，實由慕相一人總其成。現在因爲候選人名單要經該黨的高等行政會考核，并且該會有權加選專門人材。所以該黨更可操縱選舉。并且可以像從前實行了一九二三年的選舉法一樣，使本黨的黨員占多數的議席。可是一黨的黨務，繫在慕相一人身上，他個人倘使有了什麼變動，黨的全部的組織就有根本上發生搖動的可能。這是一件很危險可怕的事。慕相未嘗見不及此，所以嘗說他要想方法，使黨沒有了他，黨務也可以好好地進行。話雖如此，然而他迄今尚未有什麼具體的方法發表。

意國本已實行了普選與比例選舉制。而一九二三年的選舉法則反與民主主義的原則相去很遠。在英美的政論家以及各國的自由主義者看來，意國選舉法有這樣變更，不啻是開了倒車。如今改革案的根本精神，還是與一九二三年的選舉法大同小異，無怪又引起國內外的種種批評。據外報所傳，意國國內，不但各黨各派對於改革案，有許多表示失望的評論，而且法西斯黨黨員中亦有對改革案表示不滿，加以批評者。由是觀之，他們這一次選舉法的改革，仍然不足饜一般民衆之望了。（頌華）

英前首相愛斯葵士逝世

愛斯葵士是英國自由黨領袖中一個有力的人物。他於一八八六年被選為下院議員。他在議院裏並不是僅以口若懸河的辯才見長，并且因為對於財政經濟有湛深的研究，所以對於財政經濟問題發表政見的時候，尤有學者專家之氣度。他秉性正直，恬澹，雖熱心任事，然不喜與人競爭。關於他的學校生活，斯班特（J. A. Spender）氏說：『他從未為欲得到什麼獎品與他人競爭。他不喜歡與人競爭，而且亦不必與人競爭。』他出了學校，所以有領袖資格的緣故，乃因他有肯負責任的長處，有鍥而不舍的精神，并且因為遇事能以冷靜的態度穩健的方法去應付。

他於一九〇八年被任為首相。一九一四年對德宣戰，就是他的內閣主持的。這是他在歷史上足留永久紀念的一事。雖當一九一六年他內閣裏的同志路德喬治，把他推翻，取而代之，改組內閣，自由黨內部不免因此發生裂痕；然而他對於政治，黨務以及自由主義，仍本鍥而不舍的精神，在野努力，盡其責任。目下保守黨當政，勞動黨又崛起，自由黨自不免相形見絀。大戰之後，國內不滿於現狀者，多中庸穩健的主張，往往不足以動人，這也是近來自由黨不能發皇的一個原因。在這個時候，自由黨正需黨內有力的分子，大家本着共同的目的，不屈不撓，繼續奮鬬，預備於下屆改選之際，與敵黨爭一日之長。不幸愛氏竟於二月十五日溘然長逝。老成凋謝，不但是自由黨的不幸，并且英國老練穩健的政治家，又弱一個，於英國未來的政治，亦不無關係罷。

愛氏歿後，將葬於泰晤士河畔，庫尼村教堂內，因為愛氏於生前常在該地河畔消夏，愛其天然美景。敵黨的領袖，對於愛氏之歿，莫不同聲表示惋惜。首相鮑爾特溫盛稱愛氏的功績，謂：『彼乃數十年議院中僅見之偉大人物。』並謂愛氏每次演說，無一次不自成一篇文學，其理論即成邏輯，其論斷毫無疵病。工黨領袖麥唐納及愛氏同黨的同志路德喬治亦均稱贊氏之功績與為人。喬治氏謂：『愛斯葵士爵士葬於泰晤士河畔，其精神尙迴翔於河面上。因愛氏的性格，極似泰晤士河的水，其穩健，鎮靜妥貼，一如這河之水不急不涌，緩緩長流，縱遇惡劣之風雨，亦安之如常日。』愛氏本其修養學問，從事政治活動，蓋棺論定，人無間言，亦可謂英國政治史上一個不朽的人物了。（頌華）

道斯計劃壓迫下的德國復興問題

關於德國國際債務處理的道斯計劃，現在已實行了三年了。據賠款委員會的總代理人吉爾伯特（S. P. Gilbert）的最近報告，德國的經濟狀況，似乎復興的很快。生產額比較從前頗有進步，失業的也很少了。（按一九二七年一月德國失業工人爲二百萬，年底已減至半數。）一般的工資都較美國爲低，有許多大工廠和工會協定的工資，不熟練的勞工每星期可得工資約美金九元，熟練的勞工可得美金十二元。商品價格也都漸漸的提高，去年五月份的指數尙只一三二，今年同時期已增至一三七；而美國在同時期中却由一五二跌至一四四。這個比較，都是拿一九一三年的批發物價指數一百爲標準的。現在德國工業上的嚴重問題，只是資本缺乏，難以找到相當的大宗資本以與大宗生產額並駕齊驅。普通抵押放款的利率都常達八九厘，但雖拿這樣高的利率，仍還難以找到充分的資本。

道斯計劃雖說進行很爲順利，但目前仍有一種最嚴迫的阻礙，便是德國國際貿易的差額仍爲入超。（按德國一九二七年對外貿易入超額在三十億馬克以上。）現時德國仍須輸入大宗原料品和食糧，而她自己仍無輸出更多製造品的能力。良以現在的問題十分複雜；德國不僅要努力發達本國工業的生產力，以便增加產額出口，她並且還要到海外去找銷納德貨的市場，以與他國極力競爭。否則產額即使增加也就無用。據吉爾伯特所說：德國對於賠款，業已老老實實的按期交付，此種賠款交付以後，也並還沒有引起德國對外匯兌的擾動。在本年（一九二七年）道斯計劃的第三年，交付賠款之數已由上年（第二次）的十二億二千萬金馬克而增至十五億金馬克，第四次是由本年九月份起的。賠款數目應爲十七億五千萬金馬克，第五次將增至二十五億金馬克。這個數目以後就會成爲每年支付的標準數目。

以這樣大的數目，德國竟能老老實實的按期交付於賠款委員會的總代理人，這筆錢到底是從甚麼地方來的呢？原來其中有二億九千金馬克是由交通稅來的，五億五千金馬克是由鐵路債券利息來的。而預算案中亦佔却四億一千金馬克；將來標準時期到臨，還可以增加到十二億五千萬金馬克。又由實業債券中亦籌出二億五千萬金馬克，將來也還可以增加到三億金馬克。不過道斯計劃初行的時候，一般人所公認的困惱的問題還不在乎籌款，而在怎樣交付這筆賠款。現據過去的經歷，賠款數目大抵轉帳貸於德國私人，不然的話，這筆巨額的國際貸借差額倒難得抵消得下去的。紐約時報載稱：一九二七年德國公家機關和私人企業所借的外債，共達四十億馬克，而私人企業即佔十七億馬克，以此知私人借債在德國國際貸借抵償問題中關係重要之一斑。

德國辛辛苦苦忙着振興產業，原來結果只是爲人作嫁。這筆偌大的賠款數目過去三年中雖然「老老實實的」拿出，致爲協約國所贊賞；

但是將來仍能夠照舊償付麼，卻是一大疑問。我們觀於德國大總統與登堡在歐戰死難兵士紀念坊前的演說否認歐戰責任，致為全國民所愛戴，則將來他們要推翻共管德國財政的道斯計劃否認賠款義務，這也未始不是意料中的事情咧！（育幹）

英國勞資協調會議

英國保守黨的政府自去年春間制定了「工團法」以後，對於勞動運動取締不遺餘力因之產業界乃發生一種新現象，即所謂「勞資協調運動。」勞資協調運動自經喬其赫可斯翟加以理論的鼓吹後，又得實際家如門德爵士（Sir Alfred Mond）輩之提倡，乃頓成為具體化。去年十二月中旬間，網羅百五十九大公司，資本達百億元的工業資本家等，便對於英國工團總會行政會（General Council of the Trades Union Congress）發出請帖，謂謀英國產業之發展及勞資之協調起見，請共開勞資聯合會議。當時工團總會行政會對於這項請求也就答應了。上項會議便於一月十二日在倫敦白靈頓室開第一次會議。

此次會議係一種預備會議，屬於非正式的性質。開會後由工團總會會議議長丹納提議，謂此次會議由於門德爵士所提倡，應推其為主席。門德當即致詞如下：

「資本家代表出席這次會議，都是用的他個人的資格。其目的即所以謀討論關於英國產業發展之一般的方針。現須研究之問題：即一為各公司採用協同方法以改善實業；二為採擇新式製造方法；三為資助失業工人，以謀勞動者生活的保障；四為改良女子所享的地位與安全。又工人對於其所被僱用的事業，其利益均霑的關係，亦應有所討論。……英國向來在事業上為各國的領袖，現在若能使英國免於工潮，則英國又可為各國之先導。」

門德演說以後，丹納隨即發言，也略述國內實業問題宜有公正耐久的解決的必要；並謂必定要這樣，國家始可入於興盛之途云云。門德乃又稱，為便利會務進行起見，資本家方面已舉出委員七人組織一委員會，他自己即為主席委員。丹納當答以工團總會行政會亦可組織一同樣的委員會。繼而討論今後大會主席問題，滿場一致，議決由門德與丹納輪流擔任。預備會議便這樣的完結了。

這次會議最足以引起注意的，便是工團總會何以這樣的輕易加入雇主團體的對等會議？又這種會議是否即英政府於數年前所提倡的「勞資業務協會」（Joint Industrial Council）刻下也尚未明白。惟據路透社的電稱此會且非公開性質；在集會以前，工團總會之行政會曾開會討論政策歷三小時之久；最有名的礦工書記柯克便極反對與雇主會議。此外並聞有會員三十萬人的礦工會，亦曾詰問該行政會有無接受雇主請書之權。可見這次所謂勞資會議實際上雙方都還不能有完全的代表權力，更慢說勞資協調的條件問題了。

是以今後英國的勞資協調會議能否順利進行，是要看礦工和礦工會的態度為轉移的至對於其他各業的工團在事實上似乎還易妥協。這只看最近英國紡織業工人業已接受僱主請書准二月二十一日出席於紡織業的勞資聯席會議，便可窺見一斑了。（育幹）

莫斯科的乞丐蘇維埃

遂初

儘使莫斯科蘇維埃的禁止，莫斯科至少有八千個職業的乞丐過着一種安樂的生活，因為他們是超越在莫斯科人士支配之外的。

這些乞食者在很早時卽已有組織嚴密的蘇維埃了。其中的一個，會所與猶太人的墓地毗連的，有一百五十個會員和一個能幹的指揮人，他是依抽取每個會員乞食所得的若干分為生的。每個會員依能力和地盤之優劣而定乞食之多少，就大概論每人每月約可獲三四、〇〇〇至五〇、〇〇〇盧布。

這個乞丐蘇維埃對於要求入會者定有三種制限，他們是：

（一）入會者必須是一個熟練的「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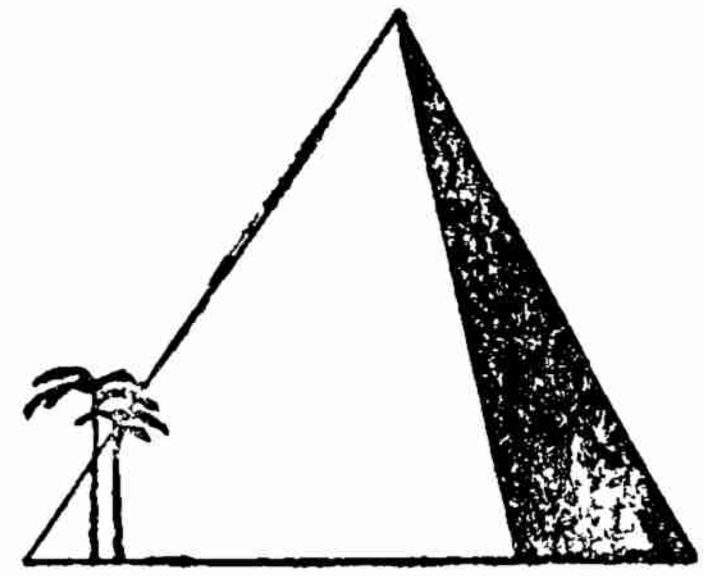
（二）他必須絕對遵守規定的會章。

（三）他必須是從喀勒加省（Kaluga）來的，因為這是養成莫斯科乞食者的一個特別來源。

合於此三種條件者，方准入會。

在這些乞食者中有不少是在他們本鄉（喀勒加）擁有可耕殖的田地者，但他們為什麼要棄耕而乞呢？簡單說一句，實在是由習俗造成的。因在喀勒加人眼光中看來，乞食並不是一種下賤的職業，乞食者亦同其他職業者一樣的要懂得「職業的訣巧。」乞食最多的便足證他對於「職業的訣巧」的研究的邃深了。

許多莫斯科的乞丐是假扮的殘廢者，他們想入非非的裝出痛苦不堪的模樣，務使人傾囊而後已。有幾個本領好的甚至能瞞過醫生的銳眼。當他們談論到這些易受騙的醫生時，還常常帶着譏刺的態度咧！



今年歐洲三大選舉的預測

從予

一　紛亂的一九二七年

時光冉冉的,一九二七年過去了,接着是一九二八年。

由現在想起來,一九二七年眞是一個紛亂的時期。一九二六年中所艱難造成的彼此結合的機運,到了一九二七年,不但與我們的理想相反,沒有具體的進展,並且,還發生了許多阻止此和平的機運的展開的不幸事件。例如南斯拉夫與亞爾巴尼亞的紛爭,波蘭與立陶苑的爭執,英俄兩國的絕交,德國國權黨的反動的行動,及由法國萊茵撤兵的遲疑而引起的兩國民間的誤解,又如法意對美國所召集的海軍制限會議的拒絕出席,三國海軍會議之決裂等等,都是使歐洲和平的機運不克實現的。在這年中所可資我們的慰藉的,惟國際經濟會議,算於歐洲經濟的結合上,有一點貢獻。

固然,這種國際的紛爭在土地這樣狹小人種這樣複雜此疆彼界犬牙錯綜的包含着許多國家的歐洲,確是當然要發生的事。世界大戰的原因,在一九二七年是與一九一四年一樣的依然存在着的。其所以不致形成漫天的戰雲,蹈一九一四年的故轍者,則因為前次的火藥氣味還在鼻管,前次流血的印象,毀壞的慘狀,還在一般人的心目,而如國際聯盟這樣新式的調停機關,到底亦能防止一二紛爭於未然。可是若欲以國際聯盟去解決一切紛爭,則其力量卻是薄弱得很。於是像羅加拿條約那樣的補助東西,遂益感到必要。

因此,去年第八屆國際聯盟總會,波蘭代表有新安全保障案的提出,法國樸蔭凱賚亦提出安全保障的協議案,主張制定一種裁軍事業成功所必要的政治的規約。聯盟會議以樸蔭凱賚的提案為骨子,乃有新安全保障決議案之通過,設立一研究安全保障事務的委員會與十一月聯盟裁軍會議中裁軍委員會相助為理。安全保障,這樣算成為實際問題的研究。大家都知道這個安全保障若沒有一定的形式,不能發揮

其超於羅加拿條約以上的效力，那末歐洲的和平到底是無望的。我們由去年所發生的種種國際的紛爭，就可知第二羅加拿條約實有成立的必要了。

在去年的許多國際紛爭中，其影響最大的，要算英俄的絕交。英國是資本帝國主義的巨魁，俄國是反資本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領袖，在這樣立在兩極端的政府間，其終有一日必至絕交，這也許是必然的事。但是，由此一事所引起的影響，我們可以斷定，必不止限於英俄兩國。實際上，現在歐洲的不安，其大部是由英俄的不和來的。所以欲求歐洲的和平，第一當以英俄和好為根本條件。從前路德喬治力排保守黨頑強的反對，與蘇俄開始邦交，接着麥唐納內閣更承認蘇俄，正式成立了英俄的外交關係。大家以為歐洲的和平從此可以建立了，那知事竟不然，在這中間，以英國保守黨內閣的登臺，其反俄政策到了去年成為英俄的絕交，使歐洲政局又回復舊觀。原來英國在歐洲的勢力雖怎樣偉大，要想永久排斥俄國，而不影響於歐洲的和平，實在是不可能的事。

在一九二七年，把我們一九二六年中所顯現的一線歐洲和平的曙光，雖然以一時的暗雲，遮蔽了去，但這只是一時的，今年——一九二八年，在這獻歲的當兒，似乎暗雲漸散，和平的氣運，又將顯現於我們的眼前了。而明顯的表示這種傾向的，便是將要舉行的英法德三國的總選舉。尤其是英國，因為婦女參政權的擴張，我們更可以明白的看出其國民的公意。而如最重要的法德的總選舉，我們亦可看出其兩國民的相互的感情。質言之，一九二七年的歐洲，可說是全在紛亂當中，全部是反動的政治。但是，在這反動的雰圍氣中，卻顯現了歐洲和平的曙光，展開了歐洲和平的新局面。這是我們研究國際政治的人所應該注意的。

二　歐洲政治的迴顧

一九二七年的歐洲，我們曾說過是一個紛亂的局面；但是這個紛亂的局面的造成，是有國內政治作他的根柢的。因此，由最近英法德三國的總選舉，由其議會的改選及黨派勢力的消長，我們至少可以測定將來三數年的歐洲局面。我們觀往以知來，有兩點應該注意：（一）由前次總選舉所造成的局面是怎樣；（二）由這次總選舉，歐洲大局將發生怎樣的變化。

現在英法德三國的議會，都是一九二四年改選的。這三大國的政治便是決定歐洲各國的歸趨的。但是各國選舉的形勢有不同。如現在法國的議會是樸蔭凱賚占領魯爾的政策所生的反響。誠然，樸蔭凱賚的被推翻，直接原因是由於他的課取重稅，但這也是他用武力以索賠款的政策之所以失敗。樸蔭凱賚既倒，勢力轉移於一個各種左派政黨與社會黨的聯合，即是有名的左派聯合(Cartel des Gauches)。比此稍前，在英國方面，也有這樣驚人的變化，便是工黨與自由黨聯合推倒保守黨，以麥唐納組閣，在英國首先實現了工黨的內閣。

法國左派聯合的第一任內閣是哀理歐，他與麥唐納合作，使法德關

係，自巴黎和約以至魯爾佔領，一時之間非常緊張的，得以暫告和緩。但是他們倆都工作沒有完成，即被迫去位。麥唐納的去職，是在道斯計畫與日內瓦和平協定成立以後。哀理歐走後，繼着的如班樂衛，如白里安，也還由左派聯合擁護，白里安且締結了羅加拿條約，使德國得以加入聯盟，德法關係，更爲進步。

英國工黨與法國左派聯合的使戰後歐洲的局面趨於穩定的政策，眞的，即在鮑爾特溫與樸葰凱賚組閣以後，還有很深的影響。他們雖然是保守反動，但都沒有膽量以阻止和平的進展。因此之故，在這時期，有張伯倫與白里安的羅加拿條約，正如麥唐納與哀理歐之有道斯計畫一樣。質言之，反動的紛亂的局面之所以造成，還是由於別一種原因。

至在德國，當一九二四年時，有過二次選舉。第一次選舉完全憑着一種對魯爾佔領的憤怒，所以顯然的表示舊勢力的勝利。德國政權大部落於帝制派的手中，簡直非民主與資產階級的政黨所能制。同時，聽着莫斯科號令的共產黨，也勢力頗張。在共產黨是不論現存的共和，過去的帝制，都同樣的在反對之列的。但是政權雖不在共和各派的手中，而道斯計畫的採用，國權黨卻也是投票贊成的。這是一樁有趣的事。

第二次選舉，在一九二四年的秋季，那時情勢已變，故如共產黨及極端的國權黨都趨失敗。因此之故，路德、斯德萊斯曼內閣得繼續執政權，成立羅加拿條約，並且以一般的公意，直維持至德國加入聯盟。而自一九二四年倫敦會議，即簽定道斯計畫以來之和平的政策，亦至此告一終結。德國內政又發生變化。民主黨與社會民主黨脫離內閣，在新的結合中，國權黨執政，佔有各重要位置，實爲以中央加特力教黨(Catholic Center)工業的人民黨，及帝制的國權黨爲根基的內閣之中堅。

以國權黨的復起，於是引起種種事變，這使英國既覺得不滿，而法國尤感不安。國權黨的政客，屢次大放厥辭，都是與一九一四年同樣語調的。此時法國的人民，倘若仍與先前一樣，不相信德國是有新舊兩個，不是一個，而新的一個不但主張和平，且頗占勢力的，則事情變化正未易言。但是這樣的事變竟一再發生，至最近乃有丹納堡(Tannenberg)的示威運動，及興登堡的激烈的演說。於是結果，法國言論界，亦日趨強硬。羅加拿條約的反對，白里安的批評，漸漸浮於一般人的口頭。昔日猜忌的敵愾，至此復活。法國到處，遍着這樣的信仰——至少是恐怖：——即德國還是和前一樣，根本沒有改悔，羅加拿條約不過一種掩眼法，在和平主義的招牌後面，德國是依然在準備戰爭的。

這樣的見解，漸漸的得了勢力。這使彼此的和解，趨於麻木；並且，更進一步，使萊茵地帶的撤兵亦趨於中止。於是一九二六年的滿腔光明的希望，至此都歸幻滅。直至記者草此文時，還是歐洲政局嚴重的問題。

在這樣的局勢中舉行總選舉，其意義是何等的重大我們可以承認，至少是與一九二四年不相軒輊的。

三　法國選舉的現勢

我們現在要說法國。在法國，我們殊不能說他的政局是由外交來左右，或者是外交佔着極重要的地位的。反之，法國現在的政局，完全是一團混亂可說是地方性的。簡略的說起來是這樣：現在的下院，左派聯合的議員還佔決定的多數，卽大多數是屬於急進派與社會黨的。但是法國內閣的領袖是先前爲左派聯合所推翻的人，而在內閣中，有不少是愛國同盟 (Bloe National) 的分子，是屬於左派聯合的敵對的政治團體的。

這個奇異的局面的造成，是由於兩年來左派的專權，致法國財政沒有辦法，至一九二六年夏，簡直陷於破產的境地。當此之時，於是左派只好低頭，答應全國人民的要求，組織國民內閣，是非黨派的。然而有一點，組織內閣的卻是樸蔭凱賚，這是左派聯合所難堪的。

樸蔭凱賚自任內閣，在一年餘的時間內，法國的財政回復了舊狀。法郎漸漸穩定。信用亦漸漸提高。前年的預算有了平衡，去年的結果也是很好。但是事情很明白，樸蔭凱賚雖然成就了奇功，他的事業到底還不能算是完成，法郎還沒有達到眞正的安定，就大體的形勢觀，雖大有改進，但新的危機的到來，似仍有其可能的。

照這情形觀，法國事業界，財政界的要求，以及一般人的趨向，勢必希望現在全國一致的內閣能夠蟬聯，希望以後數年政黨的爭執能夠終止，一言以蔽之，卽使樸蔭凱賚得以完成其事業。但是這都是左派聯合中的各派所不願，尤其是急進黨與急進社會黨。因爲左派聯合，現已破裂，而社會黨人則更明顯的立在反對的地位。左派各黨都希望復職。他們準備着與社會黨人攜手，再演一次舊戲，執到政權。急進黨與急進社會黨人已明白的表示他們的目的了。他們以爲法國財政的恢復，他們是有功的，因爲他們會投票贊助樸蔭凱賚使他得安於其位。現在，他們主張是他們再來繼續執政的時候。因爲想重執政權，所以他們正在利用種種政治的情感，他們想重整起舊時的壁壘，以贏得這次的選舉。現在的一切，卽表示他們這種舉動，其最可注目的有兩件事：（一）因爲樸蔭凱賚課重稅引起全國的反對，他們主張減輕稅收；（二）樸蔭凱賚，他的意思頗欲保住舊狀，使事業得以完成，但他雖有官吏的辦事能力，卻常表示着缺乏政治家的手腕。

眞的，照最近的事情觀，眞不信他是在大戰時代，與克萊孟沙同樣具着剛強態度的。他總是猶豫遲疑的，這是因爲他的歷史，他的同情，是與一九二四年同樣想把他推翻的黨派立在敵對地位。他是一個極端的國家主義者及反動派，是魯爾佔領的主動人物。但是事實上，他在外交上的所以成爲國家主義者，是因他的故鄉在勞倫省的近地。他在內政方面，還是左派的共和主義者，可說是一個自由黨或進步分子。還有，他也是反對僧侶很烈的，因爲這一點，所以能與急進黨人合作。他現在所處的地位，正如四年前一樣，立在進退維谷的當中，一面是他性情所向的敵對的政治團體，一面是他所領導的不過在外交問題上意見一致的政黨，換言之，他現在是與一九二四年推倒他自己的左派聯合公開

合作。總之，他性質的缺點，便是沒有決定。他總是遲迴不決的，也許到末後，法國一般的輿論會迫他非服從國民公意不可的。

誠然，國民的公意，在表面是不十分看得出的。但現在的事實確是向着左派勝利這一方面進展。法國的報紙，雖滿紙批評急進黨與急進社會黨的議論，雖指摘着左派的得勢，恐又將發生經濟與財政的危機，但是左派勝利的趨勢，卻仍日有進展。在巴黎，這種反對的批評，尙能得一般的傾聽，但是各省的政見，是值得重視的。因此，今春的總選舉，形勢可說是很明顯。法國已勢非再落在急進派與急進社會黨的手中不可。他們也許與社會黨取攜手的態度。他們因希望沒有社會黨的助力，能夠獨力獲得勝利，以控制議會，但他們現在是在野競爭選舉，形勢究不相同的。

左派各黨，哀里歐，班樂衞，白里安所領導的，倘一旦恢復了政權，他們自然要仍舊與德國要求諒解的。因此，以他們的勝利，在德國方面必將發生巨大的影響。所以從這方面說，左派的勝利，於歐洲大局可說是很好的。但是同時於法國的安定上卻至少是一種危機，因爲左派各黨，實是一九二六年失敗的負責任的人。再，倘若左派的急進各黨是沒有社會黨的助力不能得到勝利的，那末因爲社會黨自一九二四年以至二六年都是掌握左派聯合的運命，其能力實足以擾亂國內政策而有餘，我們恐又將見他們的搗亂。現在，雖以樸蔭凱賚的努力，但是法國的財政與實業，到底還沒有完全穩定。

總之，法國政局之時時要恐懼危難的到來，實是由於現在的黨系派別，都沒有鮮明的主張可以示人的。現在是眞的沒有一派能代表法國人民的心理。他們都是喜歡和平的，在內政方面是自由主義，且是進步的，不過在財政與實業方面，卻是非常保守的。然而現在法國的政黨怎樣呢？能夠代表有健全的財政政策的卻是愛國同盟中人，而他們的外交政策是傳統的，不受日內瓦與羅加拿的精神的感染。反之，那些竭力以求國際的諒解與和平的，卻是不適於處理實際的財政問題的人。

因此，法國的選民，只照着他的習慣，他自己所屬的黨派投票。因爲沒有一種強有力的東西，能夠把他從黨系中拉出。同時，也沒有這樣偉大的人物，具有主張與權威，能夠使人來擁護他。因此之故，一般法國的男女選民都反希望有一個慕沙里尼，或者像他們所說的，再有一個拿破崙。拿破崙既不可得，所以法國的局勢，遂惟有任那矛盾的政治團體出來掌握政權。他們在外交上是求國際的諒解，但是在內政方面卻要引起財政破產的恐懼的。

四　德國選舉的現勢

說起德國今春的選舉，則其現狀的複雜迷惑，實在與法國同樣，令人弄不淸楚。法國現在所有得勢的政黨，雖是彼此對峙，但其承認現行政制的存在則一。然而德國的議會則不然，其有勢力的政黨，或者是承認共和制度，或者竟在政治的信仰上否認共和制度的。如現在的馬爾克

斯，斯德萊斯曼內閣其握得政權是由於加特力教黨人民黨國權黨之同盟，及其他零星小黨派的擁護而得。但是這三個黨派，加特力教黨是共和主義而國權黨則爲帝制派。人民黨代表大企業，爲投機派，惟在現今，則其大部概爲信仰帝制之人，其中的領袖人物如斯德萊斯曼之類，仍相信帝制是有恢復的可能的。

因爲這樣複雜矛盾的黨派聚在一起，所以其國內政治也表現着這種情形。國權黨大都爲地主與農業者，所以主張特別稅及其他有利自己的利益；而加特力教黨則主張有特別的教育法令。但人民黨因爲是實業家及新教徒，所以對於前二者都不贊成。但是，國權黨的登臺，實是人民黨助成的。因爲斯德萊斯曼及其黨徒以爲國權黨擔當大任的時候業已來到，現在應該承認目前的情勢，去擔負羅加拿條約及加入國際聯盟的事業。並且，人民黨的意思是想結合所有資產階級的黨派以對抗社會黨與共產黨。

因此從大體說，各政黨實沒有一黨能實現其創造者的旨意的。除了國權黨算成就一點其所主張的徵稅方法以外，其餘都是無成績的。人民黨的希望是國權黨不要那樣激烈的反對他的調和政策，但是常常失敗。國權黨，在其報章及領袖的言論上，依然是激烈的不妥協的態度。因了這種精神，於是興登堡在丹納堡的有名的演說，引起法國的驚懼，致萊茵早日撤兵，至少駐兵大減的希望，卒無由實現。眞的，現在是凡國權黨在國內政治上的一舉一動，都要引起外交上不良的影響。敵人的法國，對於共和的德國，對於由自由民主的分子所組織的內閣，正想預備讓步，忽然國家主義駕臨了內閣，於是局面又爲大變。我們由這事實，國權黨的影響於外交，是可以明白的看出的。

國權黨這樣是破壞德國的外交政策，是阻止德國不得安定，是延長外國的駐兵的，因此之故，中央加特力教黨遂直接受其響影。中央黨欲希望其教育法令的通過，於是不得不與他黨攜手。但是，這個法令不但沒有制定，並且還是一致反對的，自道斯計畫的經理人吉爾朋（S. Parker Gilbert, Agent-General of the Dawes Plan）聲言費用太大有危道斯計畫的付款以來，反對更一天天的激烈。

中央黨與帝制派的結合，實際上是自己不利，因爲黨中有許多是工人，自然是屬於共和主義的，這樣，不過使黨內自己發生糾紛。固然允許國權黨加入內閣的結果，國權黨的憤怒當然可不致增加；但是因爲中央黨是各黨派中求和平安定最切，尤其想與法國和好，使之早日得撤去駐兵，所以國權黨的反對態度，仍舊是很強硬——原來萊茵地帶是加特力教的勢力。

至於人民黨則因爲結合的結果，反損失了自己的威名。固然，斯德萊斯曼仍舊是德國政局上的主要人物，在長時期間，不論執政的政黨是那一黨，彼此的聯合變化到怎樣，似乎都不能不任他爲外長。但是事實上，他的以羅加拿的理想爲根據的外交政策，卻要受國權黨的掣肘。並且因爲人民黨，從舊日國民自由黨因襲下來帶着自由主義而反對致

權的，已對中央黨的教育法令表示反對，這使他的地位更爲困難。

這樣，在法國是許多複雜矛盾的政黨組成一個結合，現在似將趨於解散；在德國是同樣的結合亦將解散，現在要實行總選舉結果怎樣呢？據大體觀察，德國的選舉，恐將與法國的一樣，也是左派得勝。現在，反對的左派分子在議會中所佔的席數，社會民主黨百三十席，民主黨三十五席，共產黨三十五席。照樣子似乎很可佔勝利。他們大概在五百席中有百五十席可以重復當選。這種議員當爲共產分子，或者民主黨人。至在國權黨與人民黨方面，恐損失不大；加特力教黨，和往昔一樣，七十餘席，一定可以有的。

但是總選舉後，我們可以明白看出現在的結合，必將解散，再由社會民主黨，民主黨，中央加特力教黨及人民黨來形成舊日的共和聯合。這是一個擁護共和政治的各黨的結合，大概可以有三百多議席，在議會中佔決定的多數。這樣的結合若成功，則先前以國權黨的得勢而一時中止的對法妥協的工作，必可進行無礙的繼續下去。

照德國現在的政局觀，糾紛重重，很難分析。但這卻是很明白，德國在將來雖不能說始終是一個和平主義者，但目前確是竭想和平的。在締造中的新德國，將不復以戰敗退讓之故，爲人所支配，立在被動的地位。反之，德國的情勢大似已恢復到昔日的地位，但是他的努力奮鬥以求成功，卻是經濟的與企業的，沒有想憑藉武力的意思。

在歐洲各國中，德國眞是比誰都更希望和平的歐洲，興盛的歐洲。固然，我們都知道德國的企業經濟，已漸漸的發榮滋長，日趨恢復，但是這種興盛的外表，卻是全靠着美國的借款來維持的，並且這種狀態若要持之久遠，到底亦非各地興盛，能夠吸收德國新工業制度的大規模的生產不可。質言之，德國的復興，實全在外國駐兵之撤退及經濟合作兩點。但是由最近的情事，欲求撤去駐兵，則惟有以共和主義的各黨派來掌握德國的政權纔可能。因此，由這次選舉所成的政治團體的升沈變化，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因此，德國選舉若果是現在所預料的，那末法國選舉亦必將如所料的，於是其在歐洲的和平與諒解上，自然將有非常重要的進步。因爲法國既不信任德國由國權黨最佔勢力的內閣來統治，德國也同樣的心懷猜忌因統治法國的內閣是樸薩凱賚。所以若其不然，在五月間的選舉以後，法國依然是樸薩凱賚的內閣，德國亦仍舊是國權黨，人民黨，中央黨的聯合，那末全部歐洲，必將改觀，所謂調和合作等工作，自然是談不到了。

這是很有趣的：照現狀觀，兩國的勝利，都將屬於急進派一方面，但是由急進派的勝利，在萊茵兩岸，固然可以望見和平的幸福，然而同時在本國的興盛上，恐將發生危礙。因爲兩國的急進黨人，都只可託以與外國調解妥協，而不能處理國內政務的。如在德國，若共和聯合成功，則社會民主黨以在聯合中是唯一的大黨，所佔地位必最重要；而如法國，若左派聯合恢復，則其最重要者恐將爲社會黨人。我們由社會黨而想起

共產黨，或者由法國的社會黨及德國的社會民主黨，而以此爲含有鮑爾希維克的臭味，這固然是不對；但是他們所標榜的主義政策，卻是於財政企業具有嚴重的意義的。異的，從比較上說，他們的自稱爲社會黨或急進黨，其實只是自由或進步的意味。他們彼此懷着諒解，當彼此的國家主義者在對峙着喊戰爭的口號，想保持向來的敵愾的時候，他們是仍舊從事國際調和的工作的。

由上所述，我們可知以總選舉的結果，法德兩方俱將爲努力國際和平者的天下，但是在國內則因爲不能處理現代財政企業的大問題，仍不能免除其最大的弱點。

五　英國選舉的準備

英國的政局，其在歐洲實有莫大的影響；歐洲的進步可說是全恃英德法三國的和洽合作而來。法德兩國在今春舉行總選舉，自然英國也將發生相似的行動，這是誰都承認的事。——雖然照法律，英國的保守黨政府儘可維持至一九二九年。不過這可能，卻要視保守黨的態度措置來定，因爲在現今他們覺得是最不利的時候。但是論情勢，實時時刻刻有解散議會的可能，所以爲未雨綢繆計，保守黨與工黨都於去年十月間舉行年會，提出鮮明的主張，以爲選舉競爭的準備；而自由黨則增加黨款，更新組織，確定政策，尤爲努力。

保守黨在加的夫（Cardiff）的大會，對人民標示其在任內所成就的成績，如上院的改革，婦女參政權的擴張至與男子同等，前次會議所通過的產業糾紛法令的維持，並在田地抵押方面新設長期借貸制度以助農業，在一般社會主義者假着工黨的名義的襲擊中始終維持着立憲制度等等。工黨在勃拉克普耳（Blackpool）的大會，則其決議之可注意者，有投資所獲的收入在五百鎊以上者，俱須徵收特別稅；貧民法改良案；農業補助案；教育費案，包括青年與兒童之津貼；產業糾紛法令之廢止案；政府重組煤礦，或者竟實行國有；以及與蘇俄和好等等。至自由黨方面，據去年十月二十日的宣告，路德喬治決自其所保管的自由黨的政費中，提出三十萬鎊，使下次選舉得有五百候選人，並且他更答應每年出三萬鎊給自由黨總部。其後不久，薩謀耳（Sir Herbert Samuel）更提議從黨員中增加財政的援助，開始組織自由黨的工人隊伍，名曰自由黨十萬團（The Liberal Hundred Thousand）。此外，以黨的名義更發表宣言，攻擊現在保守黨的失策，如在國際聯盟在裁軍會議等。

從大體說，鮑爾特溫內閣的失策，其在內政與外交上，都是一樣的。鮑爾特溫內閣的登臺在一九二四年，當以對俄問題而紛擾不寧之後。因爲對俄問題，卒致工黨倒壞，給保守黨以最大的多數。說起來真是無論那一個內閣沒有這樣堅固的基礎，廣大的機會。在外交上，保守黨內閣成就了羅加拿條約，成績總算過得去。但是據實的說，可沒有達到麥唐納所創設的計畫的一種和平精神。至在國內，則有大罷工的勃發，實是

不善應付所致，馴致以後又有長期的煤礦罷工，其在國家的損失，金錢方面固不可數計，人心的激動不安也是很大的。

至於工黨，一九二四年的政變，雖大受頓挫，但年來卻漸漸恢復，每次補缺選舉，常佔勝利。實際上，保守黨的外交政策也是漸漸趨於失敗的。我們只須看英國在日內瓦的地位，變成孤立，便可明白。加以裁軍會議及海軍會議的失敗，一九二七年實是保守黨在國內政局多難之年。現在，保守黨的勢力已顯然的減小。繼着而起的，不但工黨的勢力有進展，即自由黨也顯着重興之象。所以在目前若舉行總選舉，保守黨勢必成爲少數黨。固然，工黨之能否完全勝利，尚是可疑，但是工黨與自由黨的聯合，則是大有其可能的。所以不管工黨之能否完全勝利或與自由黨合，英國外交的政策勢必要發生變化。最近薛西爾（Lord Robert Cecil）反對英國在聯盟及關於海軍會議的行動，謂軍備的裁減係永久和平所必須，英國應當援助聯盟的預備裁軍委員會，努力參加於公斷協定，時刻準備着使歐洲各國都有羅加拿似的保障。他是去年夏季，因不滿保守黨退出內閣的。他的議論，頗引起一般人的注意。歐洲大陸及美洲方面的反應，實是使英國覺得非常不安的。

因此，工黨或自由黨若一旦得勢，英國在日內瓦的政策勢必發生變更。固然就根本言，保守黨的外交政策，可說便是各強國的，聯盟不過是一種有用的工具，其根柢的精神，還是與戰前一樣。英國在日內瓦，這三年來，只是阻止聯盟理想的實現，說什麼努力和平，實是騙人。到了去年底，他畢竟陷於不安的少數當中。

在德法有頑固保守的分子反對急進的政黨，同樣，在英國，亦使工黨陷於不利。麥唐納正像哀理歐一樣，把內政弄得沒辦法。工黨的政策是使礦業鐵道國有化，這引起了資產階級本能的恐懼與反對。所以現在爲博得好感起見，甚至取消資本稅。而藍斯蒲利（George Lansbury）的話是值得我們的注意的。他說：「我們希望工黨的政策能夠表現出無需暴力的精神，只用選舉票就能把社會改成合作的社會，人們可以相互的安居着，因爲和平與公理已普遍世界了。」

英德法三國，他們是大戰的造意者，但是經過這次戰爭，其受禍最烈的卻還是英國。照現在的情形觀，德法可說已趨恢復，然而英國則似將永久喪失。大戰以後，雖竭盡能力，想盡方法，以謀恢復戰前的興盛，減少失業者的人數，可是卒無效果。失業者常在百萬人之數，而德國多到六百五十萬的，現在減至五十萬，法國多到四百十萬的，現在則二十萬人也不足。

煤礦事件的爭鬪，以礦工的失敗屈服，承認減工增時，但是煤業仍沒有起色。就全般狀態言，煤的生產還是不利的，雖然工人的賃銀是減了，英國的煤仍是不能如戰前樣與外國競爭。總之，自大戰以來，英國到處是滿着不安，並且繼續着沒有改進。在各國是漸漸的趨於恢復了，而英國則陷於孤立的地位。租稅的負擔成爲永久無輕減的希望，政府的費用又一天天的增加。如歐洲各國，軍事費用只有減少，而英國則反增加，

近來竟欲與美國拚命作海軍的競爭。

保守黨政府處在這樣的境地，於是常常捉襟見肘，所以若非有迅捷而偉大的改變，總選舉總得舉行，但是這在目前是於己不利的，所以無論如何得等待至相當的時機，否則，寧可掙扎至最後的頃刻。

但是，這也是可能的，倘若到了窮途碰壁的時候，總選舉亦要到來。所以今年若是到來的話，則在歐洲，可以有三個自由黨人的政府同時出現於英法德。果其如此，歐洲的和平合作上，自然要發生極大的影響，歐洲政局將回復到一九二四年的情形，即是麥唐納，哀理歐，馬克斯三人訂立道斯計畫，開羅加拿的先路時的形勢。但是在三國，雖都有這種傾向，因為其於國內財政企業，或發生妨礙，大受保守黨的攻擊。不過其在力謀合作與調和這一點上，民衆是存着諒解的。自然，下次選舉，若是保守黨勝利，那末所謂和平便無從說起了。

於此，在遠東的我們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即英國若其是自由主義的工黨與自由黨得勢，那末其遠東的外交，亦必將由頑強態度改變而為溫情主義的；不然若仍是保守黨當國，那末不但歐洲方面的風雲將益趨緊張，我們中國當英俄勢力在遠東方面的突衝中間，真是不入於彼即入於此，處境是非常困難的。

一〇，一一，一九二八年。





現代日本政治之解剖

洪康

日本爲現代帝國主義者之一其資產階級的勢力自也足以發生支配的作用；然而他與歐美帝國主義者有迥不相同的一點，那就是在「天皇統治」的特殊情勢之下，政治的中樞機關，不專握在資產階級之手，而是爲產業商業金融資本家與封建勢力的樞密院，貴族院及軍閥所共占；不特如此，現代日本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乃至勤勞階級（小資產階級）社會民主主義的勢力，並不能向封建勢力進攻而得勝利，却反和封建勢力相勾結，漸漸地形成爲「法西斯蒂」的組織。

本篇特就日本統治階級的現勢稍稍敍述，藉供關心現代日本政治者的參攷。

一　日本國家機關的解剖

對於日本國家機關的解剖，可分下列兩端述之：（甲）國家機關的構成，（乙）國家資本主義託辣斯的體制。

（甲）日本國家機關的構成

日本統治機關有下列諸種：諮詢機關，行政機關，帷幄上奏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茲就各機關的內容與相互關係約說如下。

一　諮詢機關

元老　一國政治最重要的機關原爲中央政府即內閣。日本內閣的組織，是由天皇任命的。但誰配做內閣首領，却要由元老向天皇奏薦；故日本的元老在政治上實有重大的意義。而元老自身，除在憲法上有規定外，其他任何法規，任何官制，皆無規定。原來這是全從藩閥的頭目由慣習所成立的機關，發端於明治二十五年「黑幕會」「薩長元勳會」「六伯會」等所謂元老會議。日本現在的元老，只剩西園寺一人，以前則有伊籐，山縣，井上，黑田，山田，大山，西鄉，松方，桂等。山縣死後，元老的勢力已經衰微了。

內大臣　此爲官制上存在的機關。官制中規定其職權爲「常侍輔弼天皇」，故不止管理宮廷事務，且得條陳關於國務意見，以是和僅僅掌理宮廷事務的宮內大臣全然不同。

樞密院　爲在憲法第五六條所規定的必要機關，要是憲法不經修改，這個機關便當永遠存在。其作用與國務大臣一樣，同爲天皇的最高顧問機關，故在日本實有二個最高國務顧問機關存在。在性質上，政府負執行國務的責任，樞密院僅爲待諮詢而貢獻意見的機關；但在實際上，樞密院對於內閣得提出自己獨立的主張，幷反對責任內閣的意見，以是變更內閣方針或牽制其實行的事情，所在多有。故日本於責任政府之外，更有無責任政府的存在。而所謂政府者，也就非仰承樞密院的意旨不可了。

二　行政機關

內閣　即所謂「政府」，爲國家最高的行政機關，也即內政、外交、財政、軍政、教育、司法及其他一切國務的最高負責者。惟事之關於軍令者，別有直隸天皇的帷幄上奏機關（另見下述）故軍令在政府之權限以外。

（1）內閣的組織　內閣爲由首相以下各國務大臣所組織之合議體的機關，依憲法第五五條，各國務大臣有輔弼天皇之責，互相獨立；但內閣官制，設總理大臣，爲各大臣的首班，保持行政各部分的統一。

（2）閣議　依內閣官制，重要國務例如法律案，預算案，決算案，外國條約，官制等項，皆須經過閣議。惟關於「軍機」「軍令」的事項，在原則上得不經閣議而上奏天皇——即陸海軍大臣得以獨斷。此軍務大臣之特權，與後述之帷幄上奏權，即成爲政府以外的軍閥政權。

各部　內閣之下，設有外務、內務、大藏（即財政）陸軍、海軍、司法、文部（即教育）農林、商工、遞信、鐵道的十一部，各各處理主管的事務。最近又決議添設拓殖省（殖民部）

政務官　各部大臣之下，設有政務次官與參與官。此爲加籐內閣所成立者，其目的爲便於資產階級政黨從事務官手中奪取高等行政之權；其主要職務任掌理與帝國議會的交涉事項，即所謂參與政務。

法制局　爲在內閣監督下及所屬各局中最重要的局，凡政府所提出的法律案及命令，皆由是局審查以後，提出閣議，所謂法律濾過機械者是。

顧問機關　內閣的顧問機關有多種，茲舉其主要者：

甲、臨時法制審議會　大正八年七月設置，受內閣總理大臣的監督，調查幷審議一切法律制度；其目的乃在維持封建的與資本家的思想典型；如對於民法，以古來的「淳風美俗」爲準則者是。

乙、文政審議會　大正十三年四月設置，受內閣總理大臣的監督，調查幷審議關於振興國民精神，規定教育方針等重要事項；其目的也在保存封建的資本家的人生觀，更進而講究獨裁政治所必要的奴隸教育。總裁即爲內閣總理大臣。

丙、行政調查會　爲憲政，政友，革新三派聯立內閣成立時所設置，大概以各部之事務次官等爲委員。其作用爲免除閣議時三政黨意見上的衝突起見，先使屬下互相交涉，妥協以後，將調和案提出閣議，故可視

爲對於資產階級陣勢分裂的協調機關。

三　帷幄上奏機關

前面說過，日本政府決非純粹的資產階級的立憲政治，而是有幾多變態的要素混入，其中最重要的，即所謂爲軍閥所占據的「帷幄上奏」其機關有（甲）參謀本部，（乙）海軍軍令部，（丙）軍事參議院，（丁）元帥府，（戊）陸海軍大臣但以（甲）（乙）兩機關爲尤其重要。據參謀本部條令及海軍軍令部條令所定，兩者皆直隸於天皇，參與帷幄之軍務；即全然立在內閣之外，不受內閣指揮監督的關於國防及用兵之最高機關。故此軍事的上奏權完全屬於軍閥，政府並無何等的參與權。元帥府與軍事參議院皆是軍事上的最高顧問府，可說是軍閥政府的樞密院。軍事參議院由元帥、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參謀總長、海軍軍令部長及特別親補的海陸將官所組成，也即是軍部的頭目會議。陸軍部長與海軍部長雖均爲內閣的一員，官制上也並無「參與帷幄」一的特種規定，但也是軍閥的一員，形成所謂軍務政府的一角。日本的大資產階級，就是與這些軍閥互相結托，形成絕對專制的「法西斯蒂」一的過程；今後他們爲對抗因實施普通選舉而在衆議院占有勢力的無產階級計，恐更要利用這個機關了。

四　立法機關（帝國議會）

帝國議會之組織權限，於憲法第三章及第六章，貴族院令，衆議員選舉法，議院法中規定。

貴族院　貴族院以下列議員組織之：（一）皇族，（二）公侯爵，（三）伯、子、男互選議員（伯十八人子男各六十六人以內），（四）勅選議員（一百二十五人以內）（五）多額納稅議員（六十六人以內）可見構成貴族院的分子，爲封建的殘餘勢力，官僚，及資本家地主。

衆議院　由依據選舉法所定之公選議員組織之，現已採用普通選舉制，最近各政黨有猛烈的選舉競爭，無產政黨更視爲獲得政治自由的一種機會而有積極的運動。

議會權限之最重要者爲對於「法律」及「預算」之同意。法律必得議會的同意，而且必須兩院共同通過，才得由國務大臣奏請裁可；要是一方否決了，便不能成爲法律。將來衆議院中，無產階級占多數時，貴族院便不得如目下的專橫了。國家歲入歲出的預算，也必得議會的同意而後可；對於預算，衆議院有先議權。其他徵收新稅，變更稅率，對於國債以及其他國庫負擔的契約，皆須得議會的同意。

議會以外的立法機關　然日本的立法機關，却不止議會一個。因爲須得議會的同意而後可者，不過是一種法律。而法律以外，更有所謂「命令」者在。命令有勅令、閣令、部令、府縣令、警視廳令等種種。其中最重要的爲勅令。勅令中有緊急勅令者，當帝國議會閉會時，爲保持公共的安全或避災害起見，應緊急的必要而發布，却有代法律的效力。前述的軍令也是命令之一種，則比勅令更爲簡單。一切命令皆不須議會的

同意。故最近無產階級政治運動的目標，也不僅在於為議定法律機關的一個衆議院，却在於能發此等命令軍令等以束縛無產階級政治自由的整個政治權力。

五　司法機關

裁判所　普通裁判所是處置民事刑事的裁判的，有大審院、控訴院、地方裁判所、區裁判所的四階級，兩訴訟都採用三審制度。

檢事局　檢事非司法機關，其主要責任在探查刑事犯罪，向裁判所提起公訴。檢事若不提起公訴，裁判官不得裁判：此即所謂刑事政策。

* * * * *

北海道長官及各府縣知事皆為官選，執行道府縣會議決的自治事務，並受中央政府的指令訓令。東京府特設警視廳，管理府內的警察行政。道府縣會雖為由市町村公民所選出的議員所組成，但不得選任道長官及府縣知事；而且決定自治事務，也須受中央法令的裁制。市町村會由普通選舉選出的議員組成，得自選市町村長。但現在此等地方自治機關，如辦理青年訓練所，舉行徵兵等等，已皆為中央權力所統轄，實沒有什麼自治事務可言了。

（乙）日本國家資本主義托辣斯的體制

資本主義社會是自由競爭的社會。但是這種競爭漸漸地化為獨占，形成資本的異常的集中與生產的大規模的集積的現象，所謂「卡推兒」（cartel）「託辣斯」（trust）的企業形態即由是發生。然而社會全體並不因此廢止競爭，社會還是個無政府生產的社會，還是個沒組織的盲目的社會。祇是卡推兒託辣斯等大規模發達的結果，因金融資本勢力的深入，自足以消滅大資本主義國內的生產無秩序，而且把無組織之商品資本主義的體制也變為金融資本主義的組織體。國民經濟內之無秩序無政府的生產，也代以有組織的技術的分業。這樣的一個最高形態，就是國家資本主義託辣斯。然國家資本主義託辣斯雖把國內的無政府狀態廢止了，可是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內盲目的無政府的狀態決不從而廢止。試看現在的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不是正立在國家資本主義託辣斯相互間激烈的深刻的競爭之上嗎？

國家資本主義託辣斯是繼續而且完成金融資本主義的。它以卡推兒，託辣斯等組織體為出發點，用混合企業，企業參與等方法，漸漸把私的獨占化為國家的獨占。故國家資本主義託辣斯與帝國主義國家同時成立，以國家為生產組織單位，使國民經濟的全部機構，隸屬於世界競爭的目的之下，其中尤以戰爭為擴張金融資本勢力圈的競爭方法。

我們看日本國家資本主義託辣斯的體制，在具體的事象上雖不必與上述純粹形式的法則相一致，然而在傾向上，它是和並世任何所謂文明國家一樣，決不能有例外的。

先就日本的卡推兒觀之，重工業部門有製鐵同業會，產銅組合等，在各產業部門皆有相當勢力的組織。就中如紡績聯合會，占有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紡績業，實為最有力量的卡推兒。製鐵同業會，產銅組合，

等，是由少數集中的資本所組成，受三井，三菱，住友等日本代表的財閥所指揮的。

更就日本的託辣斯觀之，有三井，三菱，古河，住友，安田，大倉，鈴木等大資本財閥，他們或用企業的合併收買方法，或用金融的企業參與方法，在一切的產業部門皆有縱斷的結合。舉一例言之：三菱的金融資本有三菱銀行、三菱海上保險；電气業資本有三菱鑛業，三菱造船，三菱電機，三菱內燃機，三菱製鐵；輕工業資本有三菱製紙商業資本有三菱倉庫，三菱商事（會社）三菱合資會社高坐在上，行使絕對的統治，在東京除海上保險公司，旭玻璃公司以外，尚有幾多傍系諸會社向它「朝宗。」此外尚有日本郵船，東京電燈，大同電力等等公司，亦皆合併了許多同種企業，雖未達到該企業之全部獨占，然已有不少形成一大託辣斯了。

在此等託辣斯及卡推兒的生產組織之上，指揮一切者，爲全部資本之新狄凱（Syndicate）。上述的財閥金融資本，對於各自的託辣斯以內之各企業固然行使完全的統治；然他們到了現在，更互相協定，互相提攜，組成銀行團新狄凱，又容納了第一、十五、川崎等的金融資本，就完全獨占了金融市場；當募債集股的時候，便得任意驅使工業資本。

日本因生產力發達，固已發生金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但現在却向國家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而進展。因日本政府爲鐵路託辣斯，郵電託辣斯，煙草託辣斯的所有者，也爲儲金部資金的運用者。這件事情固已足以表明日本政府是一大資本家或一大資產者的組織體；但今則更進一步，超越了自身爲搾取機關的範圍，將成爲全資本家組織體之中樞組織；即以國家爲中心，把卡推兒、託辣斯等高度的資產者組織體完全連絡起來，向着形成國家資本主義託辣斯的道上進行。

以上兩者的連絡——在資產階級諸組織體中成爲一組織體的國家及國家資本與其他資產階級組織體的連絡——是由用國家權力強制的新狄凱，卡推兒及混合企業而促進的。（如輸出同業組合法，製鐵合同案，北樺太利權會社等等。）此外以法律公定價格，調節生產及分配，並制定補助金，改正關稅等等，（如造船補助，地方鐵道補助，製鐵補助，染料補助，改正銅關稅，機械關稅，農業關稅等，）亦皆爲促進這種連絡而起。

從上述種種現象中，很容易看出這都是爲了國家資本主義託辣斯的相互競爭——戰爭之目的而作用，（譬如一見非常平和的染料工業，所以要由國家保護之者，實可說是爲了那些工場能直接化爲火藥工場之故。）再因生產力發達，無產大衆隨之增多，就更需要把他們的心身因爲戰爭的動員而有所準備；因爲不這樣辦，那麼國家資本主義託辣斯的體制便有崩壞的危險。故此，國家自己舉辦的支配教育，社會政策，青年訓練，總動員計劃，以及其他反動的思想團體，資產階級的國際協會與體育競技聯盟等等，就不得不加勁活動了。

和這個資產階級的大組織對立的無產階級組織，有勞農組合，青年

同盟等以及全國單一的無產政黨——勞働農民黨。此外如日本勞動農民黨，社會民衆黨，日本農民黨等事實上皆爲站在國家資本主義託辣斯一邊的組織，不過成爲國家資本主義託辣斯的軍事組織中之「勞動管轄區」罷了。

二　日本資產政黨的解剖

日本最近的資產政黨有政友會民政黨，（由憲政會政友本黨合併而成，）實業同志會。此外如日本農民黨，社會民衆黨，革新黨，日本勞農黨等，雖然號稱無產者政黨，但實際脫不了資產者意識，還是與專制主義大有關係的。

（甲）資產政黨之一般的特徵　英美的政黨有資本系統，產業系統之明確的區別；但日本的資產政黨是混合型的，並不能明確地代表資本家的各層。若就大體而言，可說政友是三井的代表，憲政是三菱的代表，政友本黨是鈴木的代表；或者說憲政是金融資本的代表，政友與本黨是產業資本的代表。然無論那一個政黨，對於封建勢力都沒有抗爭的能力。這是由於日本的資本主義與封建勢力混合貴族院樞密院的機能已化爲金融資本的機能之故。因此，日本也就沒有代表民主主義的政黨可言；眞能爭取資產民主主義的，還得靠日本的無產大衆。可是所有這些政黨，沒有一個不與無產階級爲敵；故日本的資產階級並無如歐洲資本家那樣聯合無產階級以與封建勢力鬥爭的歷史；在今日卻反和封建勢力深相結合，來壓制無產階級。日本資產政黨要比西洋資產政黨頑固守舊的理由，卽在於此。但是雖說如此，日本的資產政黨爲在政治方面吸引無產階級起見，並不捐棄野心，卻要不斷地玩弄詭計，如施行普通選舉制，卽是一例。

（乙）資產政黨的階級別　（一）政友會與民政黨是代表資產階級大衆及地主的，兩者固皆富於金融資本的勢力，但政友會更有較大的商業資本資本家代理人，（如律師、醫生、新聞記者、府議員、市議員等等，）小資產階級，及官僚的勢力，故政友會最爲反動；爲民政黨前身之一的憲政會，以農村地主的金融資本勢力爲多；另一前身的政友本黨雖多官僚的勢力，但大體屬於產業資本的系統。（二）實業同志會差不多是完全代表產業資本家的。（三）社會民衆黨代表小企業家，小地主，富裕農，自由職業者及隸屬於資產階級意識的勞動者。（四）革新黨與（三）相同。（五）日本農民黨代表小地主及富裕農。（六）日本勞農黨代表未脫資產階級意識的勞動者與小農。

（丙）資產政黨的綱領　大體言之，政友民政實業這些資產階級政黨的綱領，雖然字句上有多少的差異，但內容上並非不相一致。如對於政治，則奉皇室爲中心，恪守憲法，尊重天皇權力，充實國防；對於經濟，則鞏固財政經濟基礎，謀振興產業，發達交通以增進國富；對於國際，則與列強敦友誼，宣威信於中外，……。這些綱領，一般都是抽象的，用理想的美麗詞句的；而其特徵則有三種：（一）階級關係不明白表示；（二）

信奉國家主義，高唱軍國主義；（三）盲目的贊頌資產階級的憲法。

三　資產政黨與財閥及封建勢力之關係

資本家（特別是財閥的資本家）與這些政黨是有密切關係的。如三井財閥（直接支配資本約有八億六千萬元，）甲州系諸財閥（約有八億五千萬元，）大阪商船系諸財閥（約有二億六千萬元，）古河財閥（約有八千萬元）等，與政友會有關係；三菱財閥（約有六億五千萬元，）片岡系財閥（約有二億三千萬元）等，與憲政會有關係；薩州系（松方系）財閥與政友本黨有關係；這些，皆是公開的事實。但是這兩者的關係，並不是對立的；財閥之力足以支持政黨，政黨也遂足以支配政黨，近且更進而在全資產政黨之上確立統一的寡頭的支配權了。

至於資產政黨與所謂封建的殘存勢力之關係，實起源於當初議會設置的時候。惟因資本主義自身的發達，在今日兩者的關係上，自與過去的有別。

在這裏所謂封建的殘存勢力，是指藩閥、貴族、軍閥、官僚，元老以及為此等勢力所踊踞的機關如貴族院、樞密院、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等而言。嚴格的說起來，這些藩閥，貴族、軍閥、官僚之類，實不足以稱為「封建的」；現在所以加上「所謂」兩字者卽為此。原來今日日本的貴族與英國的 Lord 或德國的 Junker 大有差別：英德以及其他歐洲諸國的貴族，在今日尚有多少領士的基礎，但是日本的貴族是全無領士的背景的。因在明治維新的時候，已命貴族奉還舊領地，另發公債證書以代封祿。在他們中間，固然也有用公債等新得士地者，但這是任與舊封土毫無關係的北海道等處，以近世資本主義的土地經營之目的而行的。故大多數失去封土的貴族，移居於京都東京等都市，靠公債的利息維持生活，或者以公債投資於當時正在創興的銀行鐵道等事業，變為新式的資本家。

另一方面，明治維新之後，與歐美資本主義諸國的接觸漸密，加以當時（一八七〇年代前後）在歐美達於最高潮的自由主義的思潮，也已波及到日本，因此有明治七年設立民選議院的建議；以後國內統一，新產業勃興，復有自由民權的呼號普及於全國；至明治十四年遂有自由黨改進黨的成立。當明治十五六年的時候，又因新產業（以紡紗業為主）的發達，國家主義的覺醒與修改不平等條約（改正關稅率及撤廢治外法權）的運動，由使自由黨改進黨的形勢浩大，結果遂實現了憲法之發布與議會之設置。

然在又一方面，明治維新後尚在把持政權的薩長的藩士與依附他們的官僚，深恐議會一開，民氣大張，就會危害到他們的地位，因此皆抱絕大的恐怖。幸而在明治二十三年第一次議會，三百名議員中，自由黨之當選者僅一百三十名，改進黨僅四十一名；他們看明了這種形勢，為維持藩閥（長閥及薩閥）及官僚的支配權起見，遂想出另設一與衆議院有同等權限的貴族院。此貴族院之主要構成分子，當為舊領主，舊

公家，以及維新以來之功臣與新得有華族身分者。故由這些封建的舊領主，舊公家，藩閥的功臣，閥族的官僚（勅選議員）及約近六百六十餘名代表大地主大資本家之多額議員等所組成的貴族院，實站在與當時由地主及新興的資產階級之代表議員所組成的衆議院相對立的地位。然不料這個以華族議員爲構成要素的貴族院，却常對藩閥及官僚發生反感，屢次妨礙政府的政策，竟使那位爲藩閥又爲官僚的大老伊藤博文不得不感到作繭自縛之苦。在他方面，政黨與政府的關係，在明治三十年前後，也常立於對抗的地位，如否決建艦費啦，提出不信任案啦，否決增稅案啦，故僅僅七年之間，議會竟被解散至五回。這樣資產政黨與閥族及官僚繼續鬬爭的結果，至明治三十一年，終算在自由黨與改進黨聯立之下，開始出現了政黨內閣之組織，然這樣一個最初的隈板政黨內閣，因內部的傾軋，也不過有了四個月的短命。

可是這個短命的隈板聯立內閣，倒可說是日本政治上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最初的也是最後的勝利。原來從明治十五六年開始的日本產業革命（是第一次，以輕工業爲中心）在中日戰爭以前，已有很快的發展，到中日戰爭獲勝以後，越發進展得快。然因當時世界資本主義已轉入於帝國主義的發展階段，日本的資本主義受了這種國際資本主義的影響，故也就很快的帶了帝國主義的色彩。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之夢，彷彿曇花一現，轉瞬卽消；而國家主義的統一之過程，遂在帝國主義的影響之下而成就了。爲了這種情勢，資產政黨與藩閥、官僚、軍閥等之

苟合妥協，不惟可能，而且必要。這種妥協的第一次具體事實，卽爲明治三十三年長閥的長老又是官僚的巨頭之伊藤博文就任爲政友會（原爲自由黨）的總裁。

如此，由明治三十三年至四十五年的十餘年間，卽爲政友會的代表者西園寺與官僚軍閥藩閥的代表者桂互相妥協，授受政權的時代。而在此十餘年中，日本資本主義經過內部的整理與發展，又在日俄戰爭以後受帝國主義的世界經濟之洗禮，它的帝國主義發展之內部的條件固已漸次成熟；又恰值世界大戰勃發，於是日本的資本主義，就很快的實現了第二次產業革命（以重工業爲中心）同時還很快的走入了帝國主義之門。這樣資產階級的勢力得有急速的進展，而他們中間的內部的對立與因對立消滅而發展爲金融資本家的統一之過程，也就同時展開。

資產階級間有了對立與統一同時的發展，更想獲得政治支配權；經積極活動的結果，遂至發現了政治上一見全相矛盾的形態：一方爲政黨與官僚藩閥軍閥之對立及他們相互間的抗爭；他方則爲政黨與所謂封建勢力之更密切的結合。

在這種過程裏，金融資本之寡頭的支配權得漸次確立；第一步，他們帝國主義資本家之支配權，是建立在藩閥軍閥官僚之帝國主義的變質之上；第二步使這些爲所謂封建勢力根據地的元老，陸軍參謀本部，海軍軍令部，貴族院，樞密院等作前驅，與政府及衆議院（在議會政治

的物質上數量方面以中小資本家及中產階級的代表者爲多數）相對抗；同時則在後面藉金融資本的產業支配來操縱資產政黨，使之服從。故今日在所謂封建勢力與資產政黨之間，表面上雖還是各個對立，實質上則已爲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之環緊密地繫在一起了。

四　企業之合同及聯合

資本主義原以自由競爭爲出發點，但資本主義進展以後，因固定資本的增大與企業的集中，得變爲獨占經濟。在自由競爭時期，有無數的資本家與企業者相互競爭；到了獨占經濟時期，僅有少數的資本家與企業者支配市場。這個獨占形態的一種，即爲託辣斯與卡推兒的形成；它的作用，在對於企業者間之生產制限，最低價格及各自的銷路等，有所協定。

合同　在日本現在事業中，合同之最盛行者爲電氣事業。此項事業所有公稱的資本總額，在大正十三年時已達二十六億元以上，占日本全國各種事業中的第二位。然其中有九億二千萬元的資本，是屬於三大資本系的：一是東京電燈會社，從創立以來，已合併了十九個公司，現在公稱資本額爲二億五千八百萬元，其他傍系各公司公稱資本總額也有一億一千八百萬元；一是東邦電力，自創立後，合併了二十個公司，公稱資本額約有一億四千萬元，傍系公司達於五千三百萬元；又其一是大同電力，約有一億三千萬元的公稱資本，傍系的有三千萬元。他如宇治川電氣、日本電力等，也都是大的公司。各地小的電氣企業，全受這些大公司的支配。

在企業之合同，聯合方面，銀行是大有作用的；而銀行自身也有其事業集中的過程，看下表便可明白：

	銀行數	公稱資本總額
明治三四年	二、三五九	五一、五六八萬元
大正一三年	一、七九七	三〇八、六〇四萬元

在大正十四年二月至現在，日本內地普通銀行公稱資本金總額，約爲十四億五千萬元；然其中之半數，是由所謂東西十二銀行所占有的。十二銀行中之最大者爲安田，大正十二年末合併了十家銀行，十三年末有公稱資本一億五千萬元；尙有二十家以上的傍系銀行，也是受安田的支配的。

在日本全國各種事業投資額中占第三位的，是紡織業，有公稱資本總額約五億六千萬元。其中如鐘淵紡績株式會社，自明治十九年創設以來，合併了十四個公司，經過幾度的擴張，已有六千萬元資本。他如日本紡績、富士瓦斯紡績、東洋紡績等有五千萬元以上的大公司，也都是由六個，九個，三個的公司合併而成的。

日本石油株式會社也是一個獨占事業的託辣斯。它的資本金，在全國石油會社資本總額一億一千四百萬元中占有八千萬元（百分之七十）產額占有百分之七十五。

此外如羊毛、水門汀、製絲、汽船以及他種產業方面，也皆有企業的合同，由少數大公司來支配各項產業。

企業結合　企業結合（Combination）爲達於高度發達階段的資本主義之一主要特徵；在日本即爲由三井，三菱，住友，藤田，古河，安田，大倉及其他財閥所主持之產業的縱的結合。

例如三井，以三井合名會社（三億元）爲最高司令部，經營三井銀行（一億元）三井信託（三千萬元）三井鑛山（一億元）三井物產（一億元）東神倉庫（一千五百萬元），更支配傍系的芝浦製作所（二千萬元）北海道炭鑛（七千萬元），日本製鋼所（三千萬元）王子製紙（五千五百萬元）東洋綿花（二千五百萬元）等；此外尚有電氣化學、台灣製糖等許多有關係的公司。

餘如三菱、安田等等與三井一樣，皆各擁有數萬萬的資本，能以支配各種企業。

企業聯合　企業聯合（Cartel）是聯合各產業的企業，成爲聯合體而行獨占的。主要者有大日本紡績聯合會，日本羊毛工業會，石炭鑛業聯合會（各地鑛業會之總聯合），製紙聯合會，糖業聯合會，蠶絲同業組合中央會等，其數約有四十，都是包括全國的團體。

資本家聯盟　這是日本全國各地資本家所組織的規模龐大的團體，叫做日本經濟聯盟會，在大正十一年設立，至大正十四年有加盟團體十，法人七十一，個人二百六十。其目的在『研究調查在我國（日本）一般產業進步與發達上最重要的問題，發表其決議，幷協力實行之，對於國際的經濟問題，則與各國實業團體協議，以期得圓滿的解決。』此外另有一個有力的資本家聯盟，叫做日本工業俱樂部，但也是加入經濟聯盟的。

以上是日本企業的合同，聯合與資本家團體的現狀。他們最大的目的，在避免競爭，獨占市場，成立所謂獨占價格，因以獲得最大的利潤。爲達此目的計，故有生產限制，共同販賣的實行，與生產條件等的協定。又利用其他有力的組織，使政府改正關稅，幷撥與補助金。然因獨占的結果，商品販賣者的競爭消滅，資本家因得其利，而消費者却受其害；因資本獲得平均以上的利潤，都是要從消費者身上支出的。故獨占不特搾取勞動者，也且搾取消費者。

此等企業獨占形態或資本家團體，對於勞動運動也是取一致態度的。他們製造黑表（black list）分配會員。如筑豐石炭鑛業會常將所謂不良鑛夫之辭職者與欠金未還者，製成名册，報告於各會員，使大家不去雇用。又如信州之製絲家同盟，爲防止爭用女工計，特採用女工登錄制度。如此可使收買勞動力之競爭消滅，更得以阻止工資增加的要求。又資本家團體干涉勞動立法，務期便於對勞動者的搾取。對於工人之工場法改正，健康保險法案，勞動組合法案等，則積極的反對。

五　統治階級的御用機關

年來因日本階級對立尖銳化的結果，一方面無產者運動有迅速的發展，他方面對付這些新興勢力的運動也在加緊的發展。

玆就無產者運動上看來認為反動的勢力約說如下：

一、所謂反動團體——團體數約有五十，主要者如次：（括弧內之會員數，根據大正十五年的報知年鑑，每日年鑑，日本勞動年鑑。）

國粹會（五〇、〇〇〇），赤化防止團（一、〇〇〇），縱橫俱樂部（二、八四〇），新日本協會（一五、〇〇〇），中央乃木會（二一〇、〇〇〇），乃木講元（一二、〇〇〇），帝國軍人後援會（一五五、七八八），帝國在鄉軍人會（三、〇〇〇、〇〇〇），日本弘道會（七、〇〇〇），國本會（六、〇〇〇），國風會（五、〇〇〇），青年國粹會（七〇、〇〇〇），青年愛國會（二六、〇〇〇），日本健兒團聯盟（一〇、〇〇〇）。

把以上諸團體統一起來的，尚有建國會。就這些團體的行動趨向上看來，是已離了單純的反動主義暴力主義而漸次成為明確的「法西斯蒂」了。試讀他們的言論機關建國新聞的論調：『已往之愛國主義者，把自己處於與一般社會運動對立的地位。這是錯的。在一般社會運動以外，再也不得有愛國運動。故我們要說是立腳於愛國神精上的社會運動，這個理由便明白了……』（建國新聞第四號。）又說：『無論是公然弄賣國口吻的社會主義者，或是口講愛國而實際欺騙國民的特權階級，都是我們要筆伐之的，我們不可不這樣覺悟。』（發刊辭。）在大同之檄上也說：『憲政亡國，政友天魔，本黨無為，無產國賊，俱不足以負天下之重任。我們要唾棄財閥之走狗與社會主義之妄想……』更在其宣言上有『吾人右抑吸血之鬼，左殺不逞之徒……』的話。從此可以窺見其一斑了。

二、御用團體——有青年團、處女會、青年訓練所等等，皆是日本政府及資產階級所「蓄意經營」的，其數量至為偉大：青年教團有一八、〇〇〇人，帝國聯合青年會有二〇、〇〇〇人，日本青年團有二、六七四、一〇九人，女子青年團有一、二〇六、三四八人，愛國婦人會有三、一二三、九二九人。但以上所舉的，祇限於主要的幾個團體，其他較小的組織，還是到處皆有。

三、新聞機關——日本現在較有勢力的各新聞紙，可以說都是受資本家與資產政黨的支配的。各新聞紙雖不情願明白表示與各政黨的關係，但就大正十四年八月各新聞所已公表的而言，在日本全國比較有力的一百七十七社中，其與政黨發生關係者為：政友會十四社；政友本黨十社；憲政會八社；非政友一社；合計三十四社；其餘一百四十三社則否認與政黨有關係。但實際上，這是不對的。例如東京各新聞社中，公言與政黨有關係者雖祇中央新聞（政友會）一種，然而事實上與這相反，東京的新聞社卻有過半數是與政黨有關係的。如每夕新聞（政友會）東京每日（政友會）讀賣新聞（政友本黨）報知新聞（憲政會）等等皆是。現在祇舉報知為例。報知在表面上是極力標榜對政

黨中立的，可是明知其內容的人，誰也不得否認其爲憲政會系的新聞。試看報知的主要股東：町田忠治（社長）二〇〇、〇〇〇元；大隈信常二〇〇、〇〇〇元；三木善八二〇〇、〇〇〇元；箕浦勝人一五〇、〇〇〇元以上四人都是憲政會員或憲政會系的人，佔有總資本一百一十萬元中之七十五萬元，且居於直接支配社務的地位，難道這還不足爲報知屬於憲政系的新聞之確證嗎？

至新聞紙與資本家的關係，可就東京大阪各大新聞紙加以分析。

朝日新聞——在新舊四萬股中社長村山一族郎占有一萬九千零四十五股，專務上野精一也占有九千三百零四股，其餘股本差不多皆爲主要社員所有；故朝日社雖不受其他財閥的約束，却不能不受村山乃至上野的支配。

報知新聞——已如前述。

時事新報——大股東福澤捨次郎一人占一萬九千四百五十股，此外屬於福澤系者共有二萬四千一百股，而且一千股以上的股東，全爲慶應大學出身者，故可說完全是三田系；但現在三井系的勢力也頗不小，因在大震災時，曾得三井二十萬元的補助金，因之與政友會很相接近。

大阪每日與東京日日——現任社長本山彥一有一千四百四十三股，就任以前曾當藤田財閥的助手；大股東藤田平太郎即有一千九百七十六股，故大體可說屬於藤田財閥支配之下。惟因與朝日對抗之故，遂把與資本閥及政黨的關係掩藏下去了。

* * * * *

日本新聞紙的廣告收入幾占新聞收入的大半，廣告行數也有超過記事行數的傾向。現在就大正十四年首三月的報知、東日、東每、二六、每夕、東朝、中央、中外、萬朝、讀賣、大和、國民、都、時事、大每、大朝這十六種新聞紙的廣告行數觀之，可得如左的結果：

廣告行數比較

廣告主	一月	二月	三月
仁丹	一五六、一九〇	一一四、四九三	一三八、一六六
講談社	一一八、二〇九	七六、一九八	一一七、五六九
星製藥	七八、三四一	八六、九五四	一一二、三六一
有田藥	六九、九八六	九六、一七六	六〇、四五〇
俱樂部	八四、〇一六	八一、六八一	八七、二七三

丸見屋	一一四、三八九	九五、七八一	八九、〇七〇
小計	六二一、一三七	五二〇、二八三	六〇四、九一三
總廣告行數	三、六三三、三七六	三、五三二、七六五	四、三一八、二六四

更就同年三月總廣告行數之種類觀之，如次：

種類	行數
藥品	四八六、二七九
化粧品	四五九、七二八
書籍	三一七、一二一
嗜好品	一九二、五六〇
吳服	八二、九〇一
其他	二、七八九、六七五
總計	四、三二八、二六四

我要寫上這些數字做什麼呢？這在表示日本的各新聞紙是在受廣告主的支配，即在受資本家的支配；氐之，星製藥社無故開除職工，各新聞紙並無記載；有田藥社用極惡辣的手段賺錢，各新聞紙也皆緘口不語。我們僅就這些例子一想，便可恍然於受資本家支配的新聞，是怎樣的影響到日常生活問題了。

六 現代統治階級的對抗者

從上述各項看來，我們可以明白現代的日本政治中樞是怎樣的為產業商業金融資本家與封建勢力的樞密院貴族院及軍閥所獨占，并已說明其過程以及其現狀了。現在再就對抗此種政治組織的運動形勢，極簡單地說一說，即作本文的結束。

目下對抗統治階級的運動，即所謂無產階級運動。這種運動的最近目標，是在鞏固階級的大衆的協同戰線以從事於政治鬥爭；領導之者為勞動農民黨。他們的政治鬥爭向以下的二點進行：

第一、揭破資本家政治貴族政治腐敗的事實，并暴露資產階級不特全無進攻封建勢力的能力，今且與封建勢力、軍閥勾結起來形成為法西斯蒂過程的事實。

第二、促進全國的單一的無產政黨的組織，使無產階級作有意識的政治要求，并作各種煽動和宣傳，以進行廣大的政治鬥爭。

最近日本三十九府縣選舉結果，無產派當選者二十八人，得票率占百分之四分五釐；在數量上雖無多，然以剛發軔的無產運動而有此成績，也足見階級意識之普及已開始趨於成功之路了。

一九二七，一〇，二四，於日本京都。

肥胖未必就是强壯

常有兒童，體甚肥胖，而腿骨作弓形，齒牙腐敗，血液稀劣，全無抵抗疾病之能力。設有某兒於此，手足挺秀，齒牙完好，軀幹優美，雙目淸明，必曰此哺兒合法之功也。

市上所售之乾牛乳，名目衆多，不可與好立克麥精牛乳粉相混淆。僅用牛乳，不足以應兒童發育之需要。此外尚有礦質鹽，得之於地中，爲營養筋骨與血液所必需。好立克麥精牛乳粉乃以純潔之牛乳與大麥小麥所含之礦鹽混合而成。

從今天起，請即購用好立克麥精牛乳粉，以哺兒女。調治簡易，無須烹調，祇須先以少許沸水調成漿狀，然後不論以冷熱開水冲飲均可。索取貨樣，請寄郵票二十分。

各處均有出售

（五）



茲附上郵票二角
請賜好立克麥精
牛乳粉樣貨一瓶
寄　　省　　縣
收
爲荷此致
上海郵政箱第一
四一六號
霍傑士洋行
27-10

東方829(三)銅



英帝國主義與新拉薩

江紹原譯

讀此文之，可先看去年十一月三日新聞報上面的一個特訊。特訊全文如下：

成都特訊班禪代表宮敦扎西二次來川請援，已於昨函茲覓得該代表——鄧錫侯，劉文輝兩軍長書，特將原文譯述如次，以爲留心邊事者之參考，呈爲呈請鞏固國防，挽救弱小事。緣西藏佛教，以達賴，班禪，爲正副教主。凡佛教普及之地，人民無不尊信達賴，亦無不尊信班禪也。達賴駐於前藏拉薩，班禪駐於後藏扎西倫布。而其政治，在昔前藏自一藏王，後藏亦自夏白（如籓王，）直接由清政府委任，凡財民諸政，自行接洽，但須時聽駐藏大臣之命令。當光緒二十六年時，藏王登莫鋪，被達賴誣諸大臣，拘禁賜死。從此教政兩權，咸歸達賴專掌矣。宣統元年，達賴由京回藏，備聞邊務大臣趙爾豐已在西康竭力經營，川軍大隊行將開拔入藏，藏官勢力日就消滅，乃欲聯英國爲後援，圖謀叛變。運動尚未成熟，忽聞川軍已越江達而西，相距拉薩祇數日程，乃畏罪潛逃，出亡印度。清帝聞達賴出亡之訊，已宣布其罪狀，褫革其名號。時駐藏之聯欽差鍾統領等，請班禪到前藏，討心合作。從此後藏僧民與漢軍互相爲援，一切納糈，亦莫不竭力資助。一至民國元年，達賴乘機回藏，煽亂稱兵，驅逐漢官，解散漢兵，宣言獨立，繼又侵犯川邊，自此達賴對於中國，仇怨愈深矣。達賴自回藏之後，擴張軍備，重興差役，對於班禪及後藏僧民，因親漢之故，記恨於心，乃借詞指故，時罰鉅金。班禪莫奈其何，只要力量所能及者，莫不遵從唯唯。繼後追令每年納銀九萬平，（每平合華銀五十兩。）軍糧青稞十萬馱，并將後藏重要辦事人員置之於獄。班禪乃將數百年所存之佛用器具及金銀名馬，均寄獻達賴，再三要求而不可免，乃不得已，率隨從潛行離藏入京。達賴聞班禪潛行，遣重兵追趕，幸託神天護佑，未遭險厄。而班禪不辭數千里之苦欲到北京者，因思漢藏兩族，自吐蕃與大唐和親，歷宋元明，類皆朝賀中國，清代更直接管握西藏政治之領土主權，繼則民國成立，五族共和，以強以弱，相提相攜，維持西藏佛教之秩序，解決政治之腐敗，宜皆永援於漢族。乃帝國主義者日張其侵略之利牙，自西侵蝕。藏若失亡，康亦不保，斯時不惟唇亡齒寒，恐國基亦爲動搖矣。班禪若圖爭個人之權利，與乎報怨於目前，則何必遠勞中原，只消運動西方一大國，量一前藏政府，何難用武力對待？其所以不如是者，因班禪抱

定宗旨，擬欲商同中國政府，以期解决政治，并求脫離使略，使民安國固，佛教長與此班禪最大之希望也。班禪到京四載，常睹內部各省日受戰神之洗禮，分崩離析，自相踐踏，對於康藏，毫無顧忌。當此時間，尙有某某國派員拜謁班禪，并許擔任種種問題，班禪宗旨堅定，乃用善言謝絕。夫民國成立，五族共和，然與藏族有密切關係者，莫若川甘雲三省。而三省之中，與康藏歷史素有糾葛者，又莫如四川。故凡關於康藏諸務，常賴川省爲前矛，中央爲後盾。是以欲求鞏固國防，拯救康藏民衆於水火，惟諸軍長是賴。西以庸才，自前年由京奉命代表川甘，復於今夏，進康盤桓數月，關於康藏最近情形，略有所聞。達賴新運大批槍彈到藏，與彼方日益親接。對於政治方面，有舊派以宗教關係，由中竭力挽回，（舊派即喇嘛）雖則如是，但軍財各政概歸諸走狗（卽新派）之掌握。至於交通路政，鐵道已達大吉嶺，又由扛多至廈司馬數百里之汽車道，亦在建築中。倘不速求解决之方，則西藏之地，不復爲中國有矣。康地已失之十餘縣，人民苦藏官苛虐，日望漢兵出關。現屬之南北兩路計十一縣，自民元以來，多數長官敷衍搪塞，只圖個人充飽之計，常違民衆之要求，且重捐增款。於是盜賊蠭起，稱雄奪霸，康事愈趨愈危。藏人覩茲現象，乃鼓吹唆使，坐收漁人之利。以致定鄉鹽井德榮三縣縣長相繼驅逐。此卽最近康藏之情形也。以上所呈各節，敬懇我軍長一致擁護川局，各表親善，努力合作，挽救康藏民衆於水深火熱之中，鞏固國防，免受侵蝕。否則脣亡齒寒，影響川局，曷可勝言！瀝血陳書，不勝迫切待命之至！班禪派川代表宮敦扎西謹呈。　　（十月十二日發）

班禪上次到北京後，備受北京政府及各界人士的歡迎，然他所以不得不離開後藏的近因，似乎很少人的確知道或想知道。那時我也在北京，曾以此事詢諸蒙藏院的幾位漢官，他們竟茫然不知所答，眞令人浩嘆。京報（邵飄萍氏主撰的）之「顯微鏡」欄（似爲王小隱氏所編，）且有過一段嘲笑班禪的隱語：中海（那時班禪住在那裏）在月明人靜時，一個班禪低吟道，這裏很樂，我眞不想回去了！孟加拉的太戈爾氏曾大發感慨，說中國人士不能了解他。班禪想也有同感吧。然而他既不能操漢語，又不會講英文，而且也沒學過柴門霍夫的什麼「世界語」，他心窩裏卽使裝滿了想說的話能對誰傾吐呢？這次他的代表宮敦扎西似乎倒替他發洩了一點牢騷。宮敦的信未必已得到普遍的注意，故抄錄於此，算作代他們向中國國民請願。

於是我又想起近來所看到的兩部講西藏的英文書了，一是英官 Sir Charles Bell 的 Tibet, Past and Present（牛津大學出版部刊行；）一是佛學研究者邁格文 (Wm. M. Mc. Govern) 的 To Lhasa in Disguise（一九二四年倫敦 Butterworth 公司出版，三四七頁，定價二十一先令。）Bell 的書，我曾譯出一章，改名英帝國對藏政策，載於北京晨報四(？)周年紀念刊。此次所譯者，則係邁格文書之末章，原名 Modernizing Lhasa。所以如此不憚煩，是因爲我相信中國雖然如此的七亂八糟，總還有些人注意西藏，總還有人想知道西藏近來的情形。

一九二一年冬邁格文博士扮爲苦力，潛入西藏，他沿途奮鬬，終於到了拉薩，在那裏停留六星期之久，於次年三月二十四日離拉薩回國。故他的書名喬裝潛入拉薩記。臨了我不妨點明，我譯的佛家哲學通論（商務印書館出版）也是此人的著作。關於西藏問題，我有許多話想說，但時機未到，不說也罷。

十六年十二月，於杭州。

在英國受過教育的「西藏」少年吉波（Kyipup）仍舊常來看我，他和梭南（Sonam）都把西藏新郵政局的有趣的情形講了許多給我聽。

西藏從很早的時候官家就辦有驛務。所謂驛務，是在各站備有快馬，替換着將信差從首都運到極遠的省分去。這些信差照規矩只管傳遞公家的文書，但有時可以行賄托他們捎帶私信。過去數年革新以來，政府有意將這個舊的驛制改變成正式的郵政，將私信以至於包裹的傳遞合法化。截至現在爲止，已設郵局者不過十二處，其中主要者爲拉薩，日喀則，江孜，帕里，及其間各地點。以上俱在西藏中心，邊省仍舊只有舊的驛政。

各地郵件仝用馬替換運輸，但就大體而論，傳遞總算很快。江孜離拉薩有百五十哩左右，兩地的信約二日半可達。

西藏人印行了各式各樣的有趣的郵票，照外表上說，他們的郵務是完全照歐洲的制度辦理的，但夷考其實，因爲致送了郵差一份小禮而信得以寄出比因爲上面貼有郵票所以能送到，要多很多倍。

西藏自然還不是萬國郵務公會的會員，拉薩與外面世界之間，尚沒有直接通郵的連鎖，但江孜炮台中有個英國郵局，同城中又有個西藏郵局，故一個人只須在江孜有朋友，能替他將信件從一個郵局轉給另一個郵局，他在拉薩便可以寄信往歐美，也可以接到歐美的來信。

我的運氣總算很好，能夠辦到這一層，所以雖有一兩次收到了許多望眼欲穿的本國信件，這些信是在大吉嶺積存後轉來的，但是說也可笑，其中有催我付本期所有稅的緊要通知書和我如其在十日內再不繳清將受什麼麼什刑罰的警告。

西藏的新氣象還有一個更驚人的明例——記清了因爲舊的樣子依然存在，所以新氣象愈爲驚人——是爲過去二年間裝置的電信設備。誠然，電線只限於拉薩江孜間一百五十餘哩，而且樹立的極其粗陋，極其兒童氣和外行，然終究是個眞的電報制度。電線每二三星期必斷一次，但不久就可脩理好，每星期所遞的電信則有五件之多！再靠江孜地方英屬印度的邊境電報站，一個人雖身在世界上這個最孤立最不喜與人往來的城裏面住着，也還能夠同外面的世界幾乎直接的通聲氣。

我樂於知道，這電線是遵西藏內閣的執行命令安設的。此令之下，札倫夏白（Tsarong Shapé 札倫是名，夏白是官職或爵號，此人是西藏政府的國務卿兼新軍統領）之力居大半，而且事前並未與國會相商。不必說，該反動團體對於這件新政是非常氣憤的；但更有趣的是藏人曾用這個近代發明物的幫助來拒絕我這個外國人入境。是這個電線送去的消息，說他們疑心我改裝入了西藏；又是這個電線傳出的命令，叫當地官員把我搜着送我回去。

我的最有趣的過客中，有一個名叫察毗拉（Champela）的人。他生平的經歷頗異乎尋常。雖係純粹西藏種，他在大吉嶺過的童子生活，英國文與英國風俗，他都非常通曉。因爲人生的聰明，在那裏一個銀行中得到位置。後來出了岔子，賬目算不清了——察毗拉明知逃犯引渡律不適用於西藏，就逃到拉薩，因爲他懂得外國風俗，終於在那裏政界上

找到了事迨拉薩感覺到應該有個懂英文的人在那裏之時他不期的成了政府的筆譯兼口譯官。

他在拉薩一年復一年的住了下去，時常想回大吉嶺，但因爲怕坐監牢，終於不敢嘗試。一兩年前，賴白耳爵士（Sir Charles Bell）慷慨施恩，他多年前所犯而大家已經幾乎記不得了的罪遂被赦，但如今他是個老人了，想起回印度去路程很遠，未免有點膽弱，所以至今他的行期，一月一月的延下去，說不定會要一年一年的延過去，直到他死於這重遊舊地的計劃中。

察毘拉之弟名叫噶磨蘇敷（Karma Suburm），我在大吉嶺時，曾請此人做我的藏文先生。我看出來他是個智力異乎尋常的人，能教授本國文的少數東方人中，他要算一個，因此我也極要會見察毘拉，他從前的不正當的行爲也不在我的意中了，而我果然不失望。他身格不大，爲人柔和馴良，有「幽默」趣，自從少年跌了那一交之後，生活一直是極正道。我所遇見過的人裏面，最眞心待人好的是他。他對於我的無數的優待使我在拉薩的居留加倍快意。拉薩城中，明白而且熱心於本國的公同事情，同時又很知道內中情形者，爲數無幾，札倫之外他便是其中之一。藏人甚至於藏官中能多少知道點其國家政務的細情者，眞少到令人吃驚，有許多次，我先從旁處去探聽消息，但臨了仍須去問察毘拉，從他那裏得到我所要的。

他說的事裏面有兩三件值得記下。達賴喇嘛接到歐美方面私人來的信很多，函中種切，據他（察毘拉）所說，眞令我心裏覺着好笑。上書者大抵向活佛表明他們虔信他的教條，承認他是神聖，和知道他是一個 Mahatma，隱隱中主持全世界進化的大人物之一。於是接着說，我同普通那般相信唯物主義的西洋人不同，倘若達賴喇嘛你老人家允許我到拉薩來，在這個秘密義諦的宗地中研究甚深無上的究竟教，則不勝欣感之至。有幾個上書者因爲要使他們的請求分外可以打動達賴的心，就說佛爺您在北京或大吉嶺駐錫時，我們覲見過。

將這種信一一譯出也是察毘拉的職責所在，譯出後達賴喇嘛親自披覽，但他始終沒賞過人回音，連個「來稟收到」的官樣聲明也不曾發出過。這些信不過是束之高閣，不再想到。

在從前，公文也常有相同的命運，所謂公文是指印度政府代表的去函而言；印度巡撫致達賴一書未拆開即遭退還，還是榮赫鵬遠征軍（Younghu-band Expedition）的近因之一。但這個遠征軍使西藏所受的辱，給了達賴喇嘛一個教訓。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他的政府要維持新從中國爭得的獨立，那時的掙扎，尤其使他知道了應向印度求幫，到了今日，印度政府發去的一切公文——這些公文通常由西金的（英國）政務官（Political Officer）轉致——立刻得到注意，而且立刻有個措辭甚恭即使有時性質閃避的回文。

我從察毘拉處又打聽到一點達賴與班禪兩喇嘛間的關係，這也使我心裏高興。在政務上，達賴喇嘛的權力高過日喀則他的對手遠甚，但

在教務上則此二元首的地位照例說是平等的。我從前以爲是因爲這個理由，西藏這兩位最高的肉身佛不便對晤，現在纔知道其實他們二人有時假手的確會見。距今不過兩年前，班禪喇嘛正式往聘於拉薩，受達賴喇嘛的款待。

這兩位統治者之神聖雖無高下可分，然按照藏禮，他們兩人應以肉身年紀的大小爲尊卑。現今達賴喇嘛比這一世的班禪喇嘛年紀大幾歲，故拉薩的統治者，得以乘勢凌駕他的對手。這大概是班禪喇嘛須駕臨拉薩的一個重要理由。

新班禪喇嘛應受戒（？）於達賴，新達賴喇嘛也應受戒（？）於班禪，達賴喇嘛與班禪喇嘛，按理說應該絕對的相親相愛。但實際上此二朝庭間時常極峻烈的互相爲敵；在現在這一回，則達賴喇嘛因爲過去數年的經過事項仇視班禪喇嘛之心頗盛。大家都知道的，班禪喇嘛就他個人而論是個夢想家，一個對於政事興趣極薄的遯世者。但是毫無疑問，只因爲這一點，他被旁的有切身利害的黨派用作貓爪。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達賴喇嘛因榮赫鵬遠征軍到來而逃往蒙古時，中國駐拉薩的大臣宣布革去他的名號並立班禪喇嘛爲西藏的最高統治者。雖然有了這個事實，達賴喇嘛設法與北京政府直接商妥後，仍勝利的回到拉薩，於是班禪喇嘛之地位又降爲第二。但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中國官憲覺察到達賴喇嘛不够聽話，於是中國軍隊大批的開來西藏如我在以前所說，等到達賴逃往印度時，他的位分又被褫去而讓給班禪，此時班禪在名義上雖然是最高統治者，握有達賴喇嘛所享的一切權利，其實是個傀儡而已。

一九一二年，西藏叛亂爭到了對於中國的獨立，達賴喇嘛也因此回來，班禪再高興不過的把印交還了；但達賴喇嘛始終不能忘懷，他的日喀則對手曾篡奪過他的權力，從那時起，時常讓班禪受各種小的迫害。許多年來，班禪極力忍受，但我從西藏回國後，消息傳來，說他已經逃躲了，出亡地點或爲蒙古或爲中國，但多半是中國。

這怕很難免引起將來的糾紛。中國人始終未放棄他們對於西藏的宗主權，達賴喇嘛的政府所發出的各種聲明，他們堅決的否認。他們不過在那裏靜候機會，好再打入西藏。班禪喇嘛在他們的手中將成爲一個有價值的傀儡。他們將可以宣說侵入西藏的目的只在恢復日喀則藏王之合法的地位，而班禪喇嘛在全藏固有許多精誠的服從者。達賴喇嘛將須嚴防家裏面的漢奸，不但須準備着抵禦外來的侵犯而已；特別因現在的分子所組成的達賴喇嘛的朝廷頗有現代化與歐化的傾向並對於英領印度政府表示親善，已引起甚至於拉薩寺院中僧侶的惡意。——布賚綳（Drepung）寺歷來尤其是親華，——所以我們不難看出，現在雖然安靜，其實西藏徧地都是擾攘的種子。

乘便我們不妨加說一句：印度政府之將繼續其過去數年間所守的親達賴而拒班禪之政策，幾乎是一定無疑的。

兩三位池巴（？）（Tsipön）或云度支官也來訪我，從他們那裏

我打聽出西藏政府也有經濟拮据的情形。

癥結在於政府的官員大都成了極有錢的富翁而政府依然是一貧如洗。表面上，各級官吏都只領一筆小額的薪俸，因為照理論來講，一切官吏既皆從極富的富家子弟中選出，他們自然無須乎用多錢來養而能自家情願為國服務。但在事實上，無論什麼官職，薪俸只是其入款中最小的部分。受賄，或「括錢，」是彰明較著的常情，應該入政府金庫的款項，有一大筆飽了官吏的私囊。這樣如其還不饜足，一個官大抵能想法再從政府領一塊官地，於是他又弄到一筆很可觀的進項。

西藏分為五十三省，由省長們派人徵收戶口捐與土地捐，——土地捐通常是收實物，即農產品百分之幾十，其比例則不盡同——但是這樣徵收來的錢能實際供中央政府支用者極其少，因為不但寺院的田產照例免征，而且政府必須從租稅中提出一筆來，支付拉薩大寺院的僧侶們年份的小額補助金。

拉薩政府常川使用的現金，來自另三個源頭：（1）羊毛稅；（2）鹽稅；以上二者皆按重量高下征收。（3）最後還有造幣廠的淨利。藏人試驗出來，他們的造幣廠竟是個賺錢的交易，原因在於他們暢造劣幣，強迫人民通用。在較普通的銅幣之外——銅幣的實值沒有與它們的面額相符的——時發行一些銀幣：一唐喀(trangka)幣，三零三分之一唐喀幣六零三分之二唐喀幣，還有值一三三又三分一唐喀的金幣一種；但文明愈進步，西藏人——或應說造幣廠長札倫夏白，——發見了印行紙幣比開鑄銀幣更省錢，於是西藏現在也有紙幣了，十，十五，和二十唐喀的。無怪乎西藏現在已不止一個造幣廠而有三個造幣廠了，而且正計劃在春碑（又作春丕）流域設立第四造幣廠！我們不難猜想在釀成金融大恐慌之先，這種降低貨幣價值的把戲會要到什麼地步。

札倫無疑看出這個危險來，正在用一個很大膽的方法想將藏政府的財政地位弄隱固。此方法非他，是強迫寺院與貴族們置有土地者也來交納照公道講應該拏出的稅。在過去，貴族大家的貨財已經積攢了許多世紀，各人將自己的家私藏在無人曉得的庫裏面。札倫極熱心於立法向這種不生利的資本抽稅並制定一種近於按額徵收的所有稅制。所不免令人廢然者，雖遠在西藏猶不能避去不可一世的理財標語耳。

札倫自然極熱心於增稅，蓋他的新軍自一九一二年成立以來很要一筆大款供開銷。他所計劃的其他若干新政，也需要新的大批資本。達賴喇嘛的財庫與進項，自然與國家的分管。他在私人名下的田地與其他堅旺收人的來源之外，每年還收受許多值錢的禮物，都是旁人自願獻給他的。所以每年份他的入款超過他的用費遠甚，早就如此的，現在仍然。西藏人沒有投資生利的觀念。唯一的儲蓄法是將錢埋在地下。因此一年復一年，布達拉（寶宮）所在的山巔，其底下的那個大御庫，時常有大筆的錢放進去。無論怎樣計算都可以算出宮中的地窖直

是些金銀寶藏。貯存物年年增加，若說提出點什麼，則最忌。這項積存之減少，見於記載者只有一次，是爲一九一〇年達賴喇嘛出亡度印時，那次他確帶走了些錢，足供在外面謫居多年之用者。但自從他回來之後，新存入的錢又不僅足償那一次所提用者矣。

我居留拉薩的初期中，曾因布達拉宮中失火人心大爲騷動。想不到的那樣湊巧，離失火前很近我曾經問起他們拉薩城裏失火的事。布達拉雖遠在一哩外，而且大衆雖明曉得我一直在梭南的幾間房子裏沒出過門，仍有些人疑心那件意外的事是我從中搗鬼。幸虧這種想法沒傳布遠，否則恐怕使我很爲難了。

因爲西藏造房很少用木料，大失火的事在那裏比較不多見。火起後大抵很早就被人用筒盛上水或梳打澆滅，這梳打是沒提鍊過的，附近許多河床中是有的。這似乎是最早的救火法。

那一次失火，受損失的只是布達拉的一翼，而且不過是有限幾間房的內部。這些不在達賴喇嘛所住的幾排房子裏面而是一個特別教務學院的房子，該學院設在這座大宮中。

我們想必記得，西藏的俗務政府中有一大班僧官，且舉個例來說，每省有兩個省長，一個是在家人，一個是出家人。就大多數而論，這些僧官不是從大寺廟的小掌教中選出，而是在濟通學院（？）（Tsetrung College）受過特別訓練的教士。他們年幼時入院，卒業時給與小的官職，然後往上昇。

在家的官吏沒有這種練訓學校可進。此輩人通常自請教師（教師往往是僧人）學習官用語的讀法寫法，於是靠人情的力量被選爲其康（？）（Tsikang 即財政局或度支局）的助理員，在那裏學習老式的記賬法，經過這一步纔能受委任做正式的官。

爲官員分等級的制度，是漢人給西藏人立的榜樣，當初連藏官也有與漢官相同的品級。自從漢人被趕走之後，這些品級已經弄亂，但至今官界中仍有七個品級可分。

最低的等級爲第七與第六兩品，其中是初入政界或找不到門路因而上昇不了的小官。諸 Dzongpön（即五十個普通省之省長）係第五品；第四品官則爲三特別省之省長，諸 Depön（即軍隊中的統領），以及各種特派官。（例如駐在江孜的 Kenchung；此官負有和印度政府辦交涉之責。）

四品以上，更加混亂，因爲從前西藏人本不得昇入漢官最高的品級；但是可以說在那個公認的尊卑次序中，有 Teiji 和 Dzasa 等銜頭者及大喇嘛是三品，夏白（Shapé）（即各部總長）及 Lönchen（即國務總理）是二品，而達賴喇嘛自己可算是一品。

我的過客中，最有趣的人物之一，是拉薩回教居民的領袖。拉薩雖然是沒有容忍心的西藏僧侶的中心，城中卻有兩個清眞禮拜寺，不過是准去參謁的只限於那少數特許入拉薩的外國人。二寺中一爲漢人的禮拜寺，因爲從前許到拉薩來的漢族商人中，頗有些回教信徒，但自一

九一二年以來，這一幫人已走了壞運了。

第二個寺是遠從西方喀什米爾和拉達克兩地來的回教小商們禮拜之所，此寺仍極興盛，據我的過客說，約有二百教友。他們都是印度籍；星期五禮拜時，雖有人朗誦亞拉伯原文可蘭經，然會衆大都完全不能懂，所以讀完之後另有烏毒（Urdu）語的經解，這班印度回教徒，大多數是講烏毒語的。我的過客怒怒然又說道，教友大都非常的鬆懈，不把回教的食忌與按時祈禱二事放在他們的心上，而且他們對於教祖的聖訓很少切實的研究。

關於這些回教徒及其他特許在拉薩居住的外國人之地位，我極其高興的探聽到一些。西藏相沿已久的禁止外人入境的政策，一直是很無定很不一致的。她雖板了面孔絕對拒絕異種人入境染汚她的國土，有若干外國人卻一直是可以進去的。極其合乎情理，通常准許西金人與不丹人隨意往來，因這些人實在是住在喜馬拉亞山南邊的西藏種。蒙古人，即蒙古一地的居民，也准進去，因爲蒙古的宗教和各種制度實與西藏者無殊。除此而外，少數漢人，尼泊爾人，喀什米爾人也不受禁令的制裁。一九一二年以前，拉薩駐有若干漢官漢兵，還有一些漢族商人，雖則漢官爲尊重西藏人的成見起見，將來往拉薩的漢人的數目自動加以限制，大隊的向西藏移植，則懸爲厲禁。自一九一二年以來，漢官已去，大多數漢商也跟着去了，得到額外許可居留在那裏的是極少數的人，大抵爲中國本部南方的小商，現在一般漢人之不准入藏，與歐洲人無殊。

但現在仍有不少的尼泊爾人在拉薩居留，尼泊爾且派有一位長官或云總領事駐在那裏。手藝工，五金匠，及細巧工人半是尼泊爾人。他們享有若干項治外法權的利益，如有不法行爲時，大抵受本國領事而不受普通西藏法庭的裁判。

我在拉薩時所遇到的尼泊爾人，不過四五個，但其中有一人於我頗有幫助。此人於攝影「一道」竟能略諳一二，當我被軟禁起像個囚犯之時，他遍遊城中爲我照了幾個地方的相片。

在拉薩的外國人，再除去上面所說的克什米爾回教徒便沒有了。所可怪者是這些克什米爾人雖然照相傳已久的風俗准到這座聖城來，然其餘的印度人，不論信印度教的抑信回教的，卻一概不准。一個直接來自克什米爾的人許從拉薩到大吉嶺，並從那裏回拉薩，但他再來時不許把他住在大吉嶺的同宗（？）（Cousin）攜帶入藏。

不但印度人，而且其餘一切東方人——日本人，暹羅人，緬甸人，錫蘭人，以及其他等等——都和歐洲人一樣，嚴禁入境。

這些喀什米爾人是英國子民，他們的領袖，即我的那位過客，曾被印度政府榮賜「可汗巴哈杜」（Khan Bahadur）的名號，既然沒有歐洲人准在拉薩居留，他多多少少便算是印度政府在那裏的非正式代表。但是一切外交上的交涉不經他手，而由 Kenchung 與英國商務經理員（British Trade Agents）或西金政務官，（二者皆駐在江孜），

通信或開會議辦理。

幾天之後，我處來了一個肥胖的樂天的商人，他是個 Sharpa 人（此字時常讀爲 Sherpa），此種人代表了一個雙重國籍。Sharpa 人屬西藏血統，而且說一種西藏方言，雖住在尼泊爾境內，然與眞正尼泊爾人不同，因尼泊爾人是個混合種，但所雜印度血分極重，說的也是一種印度語。Sharpa 住的地方與尼泊爾人相離很遠，是喜馬拉亞山正南一些不相連的小平原，四圍高深林密。以前他們只效忠於西藏，但近年來尼泊爾政府堅持其領土所有權，年年派一個官到 Sharpa 村莊去收稅。除此外，他們頗自由，關於本地地方上的事情，據我的 Sharpa 朋友說，差不多可說是完全自主。他們分隸九部，每部由一個會長統治，會長的位分似乎大都是世襲的，但並非必定如此。人民皆宗喇嘛教。晚近若干年來已經有了一個改正派或云黃（帽）教的喇嘛寺，但其餘的寺院全爲舊的未改正教或云紅（帽）教所有。從我所打聽到的而言，Sharpa 人住的地方至今還沒有歐洲人去過，但近年來有若干 Sharpa 人出來到了大吉嶺，在那裏證明他們能做有用的可靠的僕役。

（中略）

接聯拉薩與外面的世界者有三條貿易路線。第一條經過打箭爐直達北京，這在從前雖是最常走的路，但年來因中國與西藏的感情惡劣，大部分已不通。第二條路線從拉薩經日喀則遠至拉達克與喀什米爾。有過一個時代此路極其重要，但現在已不復如此，原因在路程太遠。第三條即現在最盛的貿易路線，起自拉薩，經江孜，帕里，春丕流域，到噶里綳（？）（Kalimpong）。這似乎是現在的西藏貿易流通的大道，雖則我確信通印度的更自然的多的出路是從 Kampa Dzong 下至 Tista 流域。這樣走可以避免上下那座極峻峭的雅拉山（Jelap），因爲沿着 Tista 流域造一條行車路或甚至於汽車路是容易成功的。這條路是這樣的容易走上去，恐怕即使造鐵路也不是辦不到的事，而且只要一到了西藏高原再接着鋪設鐵軌穿過平地便決定更容易了。但在將來許多年以前，這種工程怕還不會實現。人民固然想仍舊同外面不往來，然還有一個與此絕不相干的阻礙：就西藏現在的財源而論，未必值得開鋪這筆錢耳。西藏永遠不會成功一個大農業國，雖則它的羊毛和牲畜在改善的情形之下數量可以大大加增，但單單這幾項利益恐怕引不起造鐵路者的興趣吧。

最後還有西藏礦產富源之問題。這些天然富源所以一概不能充分發展，以僧侶的宗教迷信爲最大障礙，他們爭說往地裏下降足以驚擾裏面的惡鬼，傷害年成與人民。雖然如此，西藏人自己已開採了一些金礦，這些大抵只是尋找金沙，必如此纔能不過於觸犯掘地的忌諱。金礦中有些已開採了一二百年，雖則只是小規模的開採，用極簡陋極粗的方法。許多礦賺了錢，但至今尚未發見過大批的主要金苗。

西藏的鐵礦到處皆是，這在將來或許要開採出來。還不知道確有大

層的積煤，但許多人聲稱有些平原下面藏有大油井。這句話是從比較推論得來的，因至今還沒掘洞去找過。

在我被釋放之後的日子裏面，還有一件於我極有興趣的事，這就是走出到 Sutton 平原去看西藏新軍的兵士在吃力的操練。我們在前面已經說起過，新軍完全是一九一二年西藏爭得獨立後的結果。那時達賴喇嘛堅要組織一個新軍來維持新到手的獨立並奠定國內的秩序。榮赫鵬遠征軍教他知道歐式軍制與軍備高出其他萬萬；因此，創立西藏新軍隊時，即以英軍為模範。

在理論上，有一個以上男兒的人家應準備在無論何時出一人當兵，但這個徵兵制尚未實行，原因在缺少武器，經費與軍需，截至今日，兵士是個特種職業階級，人數年有增加。

現在已有工程，輜重，馬，礮等隊，雖則礮隊至今只有一些輕的過山礮而已。但最大的注意用在步隊上。

步兵的武裝為 Lee-Enfield 長桿來福鎗和短刺刀，軍服與其他用品均與英兵同——褐黃色布帽，貼身的上衣，褲與綁腿，有若干營是例外，裏面的兵不戴軍帽而戴一種包頭。冬季另發皮帽。各團的標識採用英制，但花紋是西藏的。各營用有色布剪出營數的西藏數目字縫在袖子上，肩章正下。非特任軍官(N. C. O.)亦遵英制用袖上的條紋分別。正式軍官穿英式貼身上衣，有硬領和領帶，Sam Browne 皮帶(?)，短褲和綁腿，長筒皮護腿，或只穿長筒皮靴。等級用肩章標出。

有些營設有軍樂隊，它們如我們所說，能奏英國曲。至少有幾種它們的演奏頗可稱讚。

步兵營的組織是四排一連，四連一營，正式的與非特任的軍官照樣分配在裏面。

藏軍現正練習使用機關槍，Lewis 槍也已經採用，此槍因易於攜帶，在西藏頗為合用。

藏軍隊伍整齊，對於工作，似具熱心，他們的工作，包括小隊操演，野操，打靶，打旗號及收傳日光反射信號等項目。統觀之，便知他們質地之佳，可用以造成一個極不可侮的實力，將來如有必要時，當能一顯身手。

照我所能看到的而論，西藏軍務最弱之點在於軍官。軍官全數從拉薩那些頗不振作的富戶中徵來，具有普通的吃苦耐勞的本領者，似佔絕少數。

槍械與軍裝有些是直接從印度輸入，其他的則係在拉薩製造，刻意摹仿歐製品。那些從印度輸入的東西，藏人得到時，印度政府是知道并且允許的。

藏軍的操法，很多是從英國的正式軍官及印度的非特任軍官處學去的。這些軍官自然都不准到拉薩來。但我們想必記得，英國在江孜設有軍站，或西藏政府已商妥英國在江孜駐紮若干隊藏兵，以便參觀并效法英國軍法。近年來且曾商定，允准英國軍官直接教練藏兵。一隊兵練熟後，即送還拉薩，另調一隊新的到江孜去練。

西藏在這方面既然已大大的受過英國人的實惠，故拉薩仍不肯一天比一天的歡迎英國人前去，殊屬出人意表之事。大家想必記得，我們的第一隊人到江孜後請准前往拉薩時，他們明明是以英屬印度政府所默允即使未直接贊助的團體之資格去的。我們要去訪拉薩，所抱的又是個完全友誼的目的，——然而他們仍是極堅決的拒絕了。其後我個人的祕密入藏旅行，自然完全絕對是個私人的冒險，印度政府不但不管而且並不知道。

但最饒興趣者是英國政府對於中國政府與西藏的態度。英國與中國現有邦交。中國一向未承認西藏的獨立而且至今還不肯承認，何時軍事方便便將在何時再進兵西藏。西藏練新軍，大半就是爲了這個原因。



在公事上，英國對於中藏間之爭完全中立，英國或許將正式聲明，願意西藏在中國的名義的宗主權之下自治，而且無疑英國外交界中許多官員對於此事的態度極其親華；但英國政府的印度院（India Office）雖口說保持中立，卻希圖將這個中立弄成於西藏有利的一件事，這是確定的。英領印度政府大概頗喜歡見西藏成爲一個獨立的緩衝國，而且要並非沒有親英的感情和英國的勢力瀰漫其中。因爲這個原因，印度政府雖拒絕承認達賴喇嘛對於中國獨立之宣稱，同時它並沒遮擋那條路，使達賴喇嘛得以加增他的勢力和武力以便中國無法執行她對於西藏的國權的。外交的確是件力量很大的東西，外交的結果說不定將令我們可以眼見以後數年間亞洲有些極饒意味的發展。（下略）

新土耳其

西人眼光中有兩個「病夫國」：——一個是近東的土耳其，一個是遠東的中國。土耳其已經復興了，中國怎樣呢？我們要知道土耳其是怎樣自救的，不可不讀這本「新土耳其」。

柳克述編

四開本 四百六十頁 硬布面

定價三元

郵費七分半

本書共分土耳其發達史、土耳其衰落史及土耳其復興史三編，於土耳其之政治史，爲源源本本之敍述，尤詳於數十年來的復興事業。閱此則於其在歐洲處境之艱，受凌之亟，以及新土耳其志士努力奮鬥以脫離帝國主義羈軛之勇，皆可得其大概；而近代歐洲列強對於近東問題之縱橫捭闔，於此亦可一目瞭然。惟著者最大之目的，在以土耳其之復興途徑，資我國人奮鬥之借鑑，所有注意俱集中於此；則關心我國近今民族運動者，尤當以先覩爲快。至其文筆之犀利，敍事之明暢，尤屬餘事。

商務印書館出版

東方與西方



殷虛龜甲文字發掘的經過

河南洹曲一帶，在光緒庚子以前，便常有龜甲文碎片發見；當時得之者如王懿榮等雖頗引爲寶貴，惟尚未能辨其文義。遺後轉入丹徒劉氏之手，始有鐵雲藏龜之刊行；未幾上虞羅振玉和海寧王國維等出，考釋甲文事業乃大盛。惟以外人而具科學興趣考察殷墟遺跡的，要以本文作者英人明義士 (James Mellon Menzies) 爲第一。本篇原名 "Oracle Record of the Waste of Yin——Preface" (殷虛卜辭序)，一九一四年由上海別發洋行 (Kelly and Walsh) 印行，文中對於龜甲文字之出土，紀載頗詳；其所計劃之工作於吾國歷史文化亦大有關係。今承陳柱君譯寄本誌，用特介紹如下。 記者

明義士

甲寅之春，余乘老白馬，至河南彰德城洹水南岸，時農人方從事開墾，以備植棉，泥中碎片，紛然發見，其物甚古，足令余注視，仍沿河岸而下，則隨地皆有，直至河流灣曲之處，始絕跡焉。余乃將碎片逐一檢視河之兩岸，柳芽初放，有兒童成羣，攜籃而取柳葉，時余方檢視一碎片於井旁，以余爲洋人，深爲驚異，羣聚觀焉。中有一年稍長者，問余曰：爾何爲者？余曰：余今方驗視此碎片也。則又問曰：驗此何爲？余曰：此物足悅余也。則又問曰：此枯骨耳，亦足悅人乎？余曰：然，顧視其物何如耳。則又曰：余尚可示君以龍骨，骨上刻有文字者。

言畢，余乃溯河岸而上，至一斜坡，坡上碎片益多，蓋斯地乃殷朝武乙之古都，在孔子以前，久已失其所在，止知武乙遷河北，而不知在河北何處也。(竹書武乙三年) 十五年前，有中國考古家王姓者，在北京雜貨店買龍骨以爲醫藥之用，於此等龍骨碎片中，其一刻有極精小之文字，其文字與向所藏之古鐘鼎文字甚相類，因問其所由來，商人亦不知所以對，于乃獨攜其寶物以去，祕密察驗焉。此可謂發明殷虛骨甲卜辭之第一人也。庚子歲，有洋人 (Cowling 及 F. H. Chalfant 於山東濰縣，復收藏碎片甚衆，獻之於英國博物院及蘇格蘭博物院，芝加哥之 Field 博物院。又有 L. C. Hopkins 者，亦收藏甚富，且在 Royal

Asiatic 月刊，時有討論此項之文字發表。凡以上數人，皆於甲骨文字大有貢獻者，且為首次介紹此項文體至科學界者。然而彼覆所收藏之背甲，究從何來，皆未嘗知之，而Chalfant則以為從殷末紂辛時名城朝歌，或比干墓中掘出者。比干者殷之忠臣，為紂之寵妃妲己所害者也。若夫以科學興趣考察殷虛遺跡者，中外之考古家，實自余始。余以一人獨乘老白馬，徘徊於此故虛者久矣，雖殷虛書契之著名作者羅振玉，亦始於近年至故虛一二次而已。而其時劉鐵雲方印行其藏龜於上海。

余於甲骨既加討究，而市上之贋品亦已日多，在常德及附近殷虛之小屯(Hsiao T'un)村，偽品尤衆。余第一次所得之大者，乃全為偽物，於是始知小者之不可忽也。蓋小者殆可謂完全屬於龜甲，在古時為帝王祭時所用，甚為貴重；其龐大動物之骨，則普通祭祀所用而已。此亦猶希臘人無力購羊皮紙，而以羊骨代之也。甲骨上之文字甚為精細，其小如米。蓋一骨之上，所刻文字或至數百。夫然，故刻文宜縮之甚小，帝王之卜辭如是，人民亦則而效之。其祭時用火灼龜甲使之裂，其裂兆成從橫形。以是之故，龜甲極易成為碎片。故吾人之討究者，不宜以其物之大小定貴賤，而當視乎文字也。是故余於龜甲上之文字，甚為注視，凡異形之字，及其句讀可通者，尤為留意。而余今此著，則不過所得之十一，此外碎片尚夥，異日或當再有成書也。往者余得此物，即按物圖形，或上或下，多不準塙，速寫之間，或有不免於誤增者，其後經驗稍深，始覺以前多有未妥，乃將所有之物，從新討究，改正錯誤，搜求材料，凡三次於茲，始成今本，得以貢獻於世。

是編於中國文化，及古代歷史，實為重大工作之初步。此一類之書，余定名為「史前之中國」，其首册雖為討論文字之書，要不害其史前之名也。凡此所載，在中國可謂最古之遺留物，與中國之文化宗教，殆有密切之關係。故余今者，於余所擬之工作，雖未完成，然先以此等成績，貢獻於中國國學界亦良屬要圖，余以戰事故，此後或不能繼續有作，則此等基本之材料，已得供之於世，亦無恨矣。

凡奇形文字之發見，已屢足使國學家尋究，然至甲骨之出土，始於文字之研究，得有實證，足以使以前之考古家驚歎。余深信余此編之作，於增進中國有史以前之智識外，必可以使文字學立有堅固之基礎。余此書共有龜甲及動物骨二千三百六十九件，蓋從五萬件中選出者。

余將出之第二部，或為此等文字之字典。中國文字，每一字之字形，至今可謂已經五次之變遷。第一為龜甲文，如此本所載之殷朝龜甲文是。第二為鐘鼎文，如周朝鐘鼎所雕刻者是。此類鐘鼎文字，與龜甲文字，實有不同，大部蓋因材料不同，與雕法不同故也。鐘鼎文字，有古文大篆小篆之別，凡刻於周朝鐘鼎者，其形體尚未及說文解字所載者之進化也。

第三為小篆，如說文解字所載者是。蓋起於秦代。

第四為隸字，或名為官書，今見於漢朝之碑文者是。

第五爲今體，如康熙字典所載者是。此等文字形義之變遷，與佛教之侵入極有關係。吾輩可於六朝佛教之碑見之。一言以蔽之，古來文字之變遷，依其材料之不同，可分爲三部：第一，其雕器爲刀，其物爲龜甲；第二，其雕器爲鑿，其物爲銅器；第三，其寫器爲毛筆，其物爲竹帛。凡說文解字及康熙字典所載，則屬第二與第三時期所發達者也。

余所擬出之第三或第三以後諸書，則將根據此等甲骨之碎片，及別項之證據，以闡發中華民族之古代宗教。並將根據於各種古石古骨古瓦器以討論中國最古時代之文化焉。

余於未得正塙之結論，及明白之解釋以前，猶未敢將余之成績問世。余今不過爲研究殷墟者之提倡耳。余固知余已有極好之材料，足以爲多年之研究，但以戰事之故，爲國服務，不得不暫時犧牲此等之事業，以待之他日矣。

余於此等甲骨之號數，尚須贅以數言者：此等號數，係在河南時所定。余在河南有數載之久，於傳教之外，光陰多費於此，常手攜刀刷，徘徊檢驗於叢石之間，以搜集證據，其始或不免有誤，後來已悉加更正，蓋苟非余之珍視而朝夕研究，三年於此，則吾敢斷言玆編亦不能出世也。

余此序文，乃當余奉國家之命，回加拿大，將參與戰事，在上海數時內所作，言詞簡陋，固不得目爲玆編適當之序文也。

——陳　柱譯——

東三省的經濟發展與鐵路

莫薩耳

自日本在滿蒙積極進行其「鐵路網」政策後，東三省的鐵路競爭問題，因此益爲人所注意。遠如美國，亦派員來華調查情形，可見其關係重大之一斑。此篇即爲美國商業報告中莫薩耳的報告，由孝炎君譯爲華文，原登上海中央日報之「經濟特刊」，玆特轉錄於此，以供留心時事者之參考。　記者

近數年來因內地人民移居關外者日益增加，同時東三省經濟的發展，又較內地各省爲速；於是東三省鐵路擴張的計劃，大引起一般人的注意。這幾年中內地各省因受戰事的影響，鐵路事業幾完全入於停滯的狀態中，但在東三省，則日本蘇俄及中國本身，對於新鐵道之計劃與建築，都與以極深切的注意。

在這許多正在計劃或已在建築的鐵道中，其目的大半是在開闢土地，發展經濟及安置移民；但有時對於經濟以外的利益，也加以注意。

東三省包括奉天，吉林，黑龍江三省，其面積在二十六萬五千方英哩以上。它的土地極肥美，而農林礦產的寶藏又極豐富。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僅北滿一地的生產，其總數已達三億二千萬元。東三省主要的農產品是大豆，麥，小米，和高粱，但近年來種蔗與牧畜亦漸形重要。東三省的工業雖尚未大發達，但在大城市中，新式的磨麵廠，豆油廠，肥皂廠，製糖廠，鋸木廠，製酒廠，玻璃廠及製革廠等等，已逐漸興起。東三省的居民雖只佔全中國人口百分之六，但在一九二五年，東三省的商業，佔全國商業

百分之三十。

三十年以前，東三省的居民還不到二百萬；一條鐵路也沒有。到了現在，它的鐵道已有四千英哩長——幾與中國其他各部分所有的鐵道相等。同時它的居民，按照最近的統計，已過二千七百萬。鐵道的發展，使東三省發生了一個空前的大移民運動；在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在這樣短促的時間中，而有這樣大的移民運動，是我們在歷史上找不着的。在去年四月一月中，差不多有二十萬中國人經過大連，移入東三省。去年以前，中國內地居民移入東三省的，平均每年四十萬人，但在去年，移民總數，實際上已達到一百萬，其中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是婦人和小孩。

現在中國鐵路的建築僅僅只限于東三省。中國本部，因軍事紛忙，政治紜亂，又加以款項缺乏，鐵路事業幾完全停頓。但在東三省，在過去兩年之內，至少有五條鐵路止在建築中，茲分別敍述。

一　呼蘭海倫鐵路

在五條鐵道中，有一條專為經濟的目的而建築的，就是由呼蘭到海倫的鐵道，普通稱為呼海綫。這條鐵路由中東路線上的松浦起點，經哈爾濱橫過松花江，直向北延長，貫穿呼蘭河流域；這一帶地方，土地非常肥美，為東三省產麥最富的區域。這條路綫已經築成的為呼蘭至綏化一段，約長七十英哩；由綏化到海倫一段，有五十英哩已將完成。這一條鐵道是純粹中國人的企業，資本完全是由中國人籌募，現經理其事者，為黑龍江省長吳俊陞。據一般人稱說，這條鐵路全線的工程都很好，路綫測量很精確，建築很堅固，沿綫的橋樑也很寬大，所用鐵軌都是最好的美國式的鐵軌：每一英哩建築費約需二萬元。在去年夏天，這條鐵路在呼蘭河流域的一段，被水冲壞，所以在已修成路綫上的交通因之斷絕，建築工程因而暫時停止。

呼海綫是計劃中的由哈爾濱，經呼蘭，海倫，到愛琿的大鐵路的第一段。這條鐵路的建築權，曾於一九一六年以濱海鐵道的名稱，一度讓與華俄道勝銀行。俄國人的計劃，是想用這條鐵路聯絡哈爾濱和西伯利亞的海蘭泡（Blagoveshchensk）（在黑龍江沿岸，為西伯利亞產麥的中心）以開拓八千萬哀克（約合六華畝）的農業區域。現在這條鐵路沿綫可以開墾的地方，有八百萬哀克，可以容納墾民三百萬，每年農產品的出口約在一百萬噸左右。

二　大虎山通遼鐵路

東三省第二條正在建築的重要鐵路，就是京奉路的大虎山新邱支路的延長綫，即由新邱起一直延長到通遼（即白音太來）。倘若這條鐵路修成功，則以前錦州愛琿綫計劃的南段即告完成。錦愛鐵路的建築權於一九一○年曾讓與美國，但後來這個契約破裂。由新邱到通遼一段路線，約長九十英哩，現由京奉路局監工建築，預計一九二七年全線土工完畢；倘若沒有特別阻障，今年就可開車。這條鐵道所經過的地方，居民很少，並極適於農業及

牧畜之用。

這條鐵路完成之後，中國國有鐵道，可以由北滿中東路線上的昂昂溪直達南滿重要海口葫蘆島。日本人對這條鐵路的建築表示反對，因爲它有一段與南滿鐵路相競爭，而另一段又與計劃中的四洮鐵路（四平街到洮南）的延長綫相平行。

三 瀋陽海龍鐵路

第三條就是瀋陽海龍鐵路的延長綫。由海龍起而向北延長到吉林省城；綫長約九十英哩；已於去年十一月動工。這條延長綫是由奉天，吉林兩省當局建築的，預定一九二八年竣工。

對於這條延長綫的建築，日本人也表示反對，說它與南滿路及長春吉林路平行了。日本人恐怕：倘若兩省當局將這條鐵路完成，並且使它在瀋陽經過南滿鐵路管理區以與京奉路相連，那末現在建議中的全滿中國鐵道統系，也可以藉這條支線而以葫蘆島爲終點。這樣一來，不但東三省日本鐵路的經濟壟斷權要動搖，並且使吉林全省的出產直接向南出口，——日本人的計劃，是想築一條鐵道，聯絡吉林同朝鮮北部各海口，使吉林的出產，由朝鮮出口。

四 吉林朝鮮鐵路

據說在北京的中俄兩國當局最近得着報告，說已延遲十年的吉林，敦化，會寧鐵路，現在將藉日本的資本完成。這條鐵路分成兩段，一是由吉林到敦化，長一百五十英哩，現在已實際動工建築；一是由敦化到會寧，長七十五英哩，現在還在計劃中。全線所經過的都是山地；由吉林到敦化一段，松花江的鐵橋已造好了，由吉林往東二十五英哩的鐵軌也鋪好了，全段土工亦已大半完成，但因沿途山洞太多，非至今年十月二十八日，不能通車。會寧在朝鮮邊境，吉朝鐵路到這裏，就與朝鮮的鐵道聯絡。

一九一七年，日本人就答應借給中國一千萬元，爲修築這條路的建築費。後來因爲中國政局變化，這條鐵路的建築，亦因而擱淺；現在由南滿鐵路會社着手完成。這條鐵路與中俄共有的中東鐵路的東支路平行；將來完成之後，由中東路運往海參崴的滿洲出產，將有一部分由此路運往朝鮮海口。不過現在聽說，大連的日本商人，對此鐵道計劃，又表示反對。

五 洮南索倫鐵路

北京奉天當局，現在又在計劃建築由洮南到索倫的鐵路。這條鐵路，長二百二十五英哩，路線可不經興安嶺高地。按照他們的計劃，在洮索綫完成之後，即開始由索倫向東北延長到中東路綫上的呼倫，以便輸出蒙古的毛皮，牲畜等貨。此段全綫長三百五十英哩；所經過的都是肥美而沒有開拓的地方；將來往蒙古的各鐵路，即可以由此路延長。此綫現已由京奉路局的工程師着手測量；但因其與中東路平行，將來或不免遭多少反對。

六 通遼開魯鐵路

除上述五條重要鐵路之外，還有一條鐵路，現已着手測量。這條路就是由通遼到熱河境內的開魯。全線長僅五十英哩。這條鐵路可認爲熱河，察哈爾兩區內部鐵路建設的初步；將來發展之後，卽將由開魯再築三支綫。其一北向至多倫諾爾；其一向西北至張家口；另一支綫則向南至葫蘆島。

在上述諸路線之外，還有幾條尚未成熟的鐵路計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由昂昂溪到齊齊哈爾。這是洮南昂昂溪路線的末端，長僅二十英哩。這條鐵路雖短，但因爲它要在昂昂溪地方經過中東路線，所以一般人頗爲注意。爲這一點，曾經磋商多次，最後中東路始於一九二七年八月允許經過此路亦由南滿鐵路會社建築，預定今年完成。

另外還有一個計劃，就是建築由齊齊哈爾，經過嫩江到愛琿的鐵路；全線長二百七十英哩。這一條路綫，當最初將建築權讓與美國的時候，曾經測量一次；後來一九一六年華俄道勝銀行得到讓權之後，又測量一次。現在中國已決定借日本資本實際開工建築，倘此路築成，則醞釀已久的錦州愛琿綫的計劃，卽可實現。

字林西報與中國政治之關係

密勒氏評論報

在華外報之言論，對於我國內政外交，有時影響頗爲重大。上海字林西報於在華外報中資格最老，歷史最長；又有官報性質尤足以代表在華頑固派的英國商人政府的意見。故其言論較其他外報影響還要大。密勒氏評論報近載一文批評該報，由世界新聞社節譯要旨，刊登各報。吾人於此，大可窺見在華外報造謠生事之一斑。　記者

（上略）字林報英報也，其股東皆係英人，而社會上又多視該報爲官報；其主要原因，爲本埠英政府機關如英領事館及英按署等之正式布告皆揭載於該報；又公共租界工部局（名爲國際的實爲英人佔統治的地位）之每週公報，亦由該報印刷附送。數年前美人主辦之大陸報商諸工部局，欲於字林報未附送該公報之前，取得小樣，工部局不許，後大陸報力爭，工部局始以小樣分送各報。然字林報之爲官報，仍爲衆所公認。某華人方面且以爲該報曾得英政府補助，雖此說未必確，要之該報確有上海其他西報所不能享之便利；凡官場消息，彼必先知，英領署英法庭工部局以及惟英人馬首是瞻之他國領事館（美領館亦在內）之付費廣告，皆先登字林報；不但此也，該報年齡亦獨高，幾與所謂「公共」租界之開闢同壽，故益有「官」的威望焉。

格林君於一九〇七年來滬，始爲字林報副主筆，繼升主筆。字林報內容之刷新，斷然爲格林君之力。君雖不脫英吉利人傲慢習性，然於該報議論記載，公正無偏，故從前該報頗受歡迎。吾人欲知英國之對華政策，亦可由是窺見一斑。然而近年來該報竟失其「官」報之威

望，不復為英國政策思想之代表，推求其故，斷然由於該報之經理方面有所變遷，致令該報成為一種宣傳機關，往往與英國政策相抵觸。如最近二月八號路透社有一倫敦電報告國會中辯論情形，其開首云：

『麥唐納君（工黨領袖）今日在下院中辯論致答英皇訓詞時，指此次訓詞為內容貧乏，向所未聞。』

上海泰晤士報及大陸報皆如是登載，頗無錯誤；而字林報所登之詞則如下：

『在辯論致答英皇訓詞時，工黨領袖麥唐納君懇切歡迎訓詞中述及中國之語。』

然則字林報已將麥氏之語「編過，」而刪去「指此次訓詞為內容貧乏向所未聞」一句矣。其意在不使讀者知麥氏曾指摘英皇訓詞，顯然可見。至對於中國內政，該報又不與英政府一致取中立的態度，而反對國民革命軍。當國民革命軍未抵滬之前，字林報不斷的聲稱孫傳芳之兵力如何雄厚，用以製造一種假安定的空氣；迨孫軍失敗，則鼓吹鐵絲網之發狂政策，甚至於社論中主張在上海造成一種事故，致令列強不得不實行武力干涉。直至最近二月六號社論中尚指摘國府新外長黃郛氏，謂其有『傾向蘇俄之嫌疑。』又十號報中載有「國民軍之政治問答」稿一篇，據稱從離滬二千英里之蘭州寄來，其用意乃在使人覺馮玉祥乃排外者。該報不知何故，不喜馮玉祥，一有機會，輒攻擊之；而黃郛氏與馮有關，字林報因反馮，故亦及黃。其反對王正廷，亦因此故。

當去年春間英兵來華時，字林報竭力製造一種印象，謂此乃大舉兵力干涉中國之初步。致引起中外間不少惡感，凡美政府不願干涉中國之表示，該報均不登載，或置諸不易見之地位。其後柯列芝總統發表不干涉之宣言，該報乃不能不載；然既載之後，即開始抨擊美國，且鼓吹英日復活聯盟，以消滅美國對於中國時局之勢力。（下略）

美議員對中國現狀之妄論

古夫

美國參議院議員古夫氏（Senator Gug D. Goff）去年秋冬間來華遊歷考察政局。歸國後於西佛及尼洲的派克司堡新聞發表談話批評吾國備致醜詆。上海星期評論記者特選譯其談話中之重要部份載於該報。逆耳之言要亦足供國人之反省，特轉錄之。

記者

中國人民，以一個國家而論，今已在萎靡垂死之狀態。彼為多種民族之雜揉物，方言不同，目的不同，缺乏一切民治民有民享的政治需要之衝動。全國混亂，成為無政府狀況。彼今日仍在耕種畜牧時代，除商埠外，與四千年前殆無異。彼沉浸於陳死人之制度中，大不知學，不足於國際間佔一有益於人的地位。彼雖在吾人文明之間，並非吾人文明之一部。故今日之重要問題，即為彼如何能革新及調整其心理習慣，俾與現在左右世界之心理習慣相調和，

吾人姑忍待至百年，果有革新調整之方法否歟？易詞言之，彼對於彼所希求立於平等地位之各國，彼果有何物與之接搆歟？此等問題乃包含租界商埠所謂不平等條約治外法權及稅關稅則在內者也。

距今二十年前，英日美三國與中國協定某種條件，依此條件，三國願拋棄上述租界等一切權利，並將彼等僑民歸中國法律管理。然中國迄今絕對未有所作爲，徒表顯一種因循玩愒之美德，而一有機會，卽高呼「打倒洋鬼子」「驅逐外國走狗，」其聲震天。然而凡此呼聲，亦並非表示其中心之實在願望，不過爲一種作用而已。中國今日顚頓於至少二百萬人之軍隊踐踏之下，此乃世人所共曉。此等軍隊，經過之處，悉遭搶刦，且無時不準備賣於最高額現錢之收買者，彼以刀與錢囊相結合，所到各省，人民自由完全蕩滅，甚至聽外國之指使，與本國之鄰與友作戰，不知愛國爲何物，其蹂躪地方，破壞民生，與韃靼蠻羣無異。試思此種情形將繼續至何日，始受命運之裁判，誠爲疑問。

今日貪妬疑懼憤恨，充滿於中國。自大主義與自利主義皆過度發展，警察責任已由可怖的罪惡代之。夫組織一自由政府，團結放任與裁制之兩反對分子而治於一爐，此需不少之無私的犧牲，偉大的自克，深厚的愛國心，開通的輿論，及最賢明洞達的心理，試問中國有此等品德乎？曰有之，僅見於小說家言而已。

自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產生以來，彼已有八個總統，四十四個內閣，今日則竟至無政府，並且無絲毫法律秩序。彼之統治者，從未出於民意之公選；名爲民國，實與民國相去甚遠。官吏賄賂公行，對於人民巧取豪奪，無所不爲。夫政府官員乃人民最神聖的委託者，並此而自私自利，又何望其能自治哉？官吏就職之始，亦復照例宣誓，然一至與個人機會發生關係時，卽將誓言置諸腦後。牛莊一埠，有人民十萬，近行選舉，投票者僅三十五人，（？）可怪孰甚！總之，中國人未有自治之訓練及教育，彼從不向前設想，亦不退後考慮。

中國人不會自動的思想，彼之精神軀體均不活動。蓋彼實爲數千年陳舊的環境所害。全中國凡非挾有槍礮之人，無有受充分之信託而爲領袖者。民族的自覺或團結，均無其物。中國人恆以一種政府的改變卽是一種革新；殊不知僅換人而不換法，無濟於事。彼等不悟大人物與大智慧絕非同物，徒有優秀的智慧與高尚的品性，決不足爲萬病有藥也。中國已被工業革命所挾持，而彼總不肯屈服，其病根卽在斯。

中國人因缺乏鐵路，交通不便，每年工業上之損失不下美金四萬萬元，中國人祇知自利身家，不問國家大事，對於自由政府之狀況，未嘗夢想及之。彼又缺乏創作心，不會自作主人，十六年來紛紜擾攘，毫無進步，皆坐此故。

昔美總統梅狄孫批評美國憲法云：『雖個個公民皆爲蘇格拉底，而個個雅典議會仍不免爲一種暴亂團體。』其意蓋謂未經閱歷訓練的頭腦，識解幼稚，不足以解決實際問題也。曠觀歷史，凡少年之責任在採集知識，老年之責任在運用少年採集之知識。今中國之老成

人被一般青年男女所劫持，噤不敢言；而此輩青年男女則同聲大呼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治外法權及所謂不平等條約乃中國之病源，其實中國之病源不在此，中國亦知之，即青年學生亦何嘗不知之向使中國未有此等接觸，今日情形必且更惡，而此等制裁若一旦推翻，則列強必於三十日內實行干涉，蓋此等制裁乃保障也。若以之交託於暴亂叫囂之華人，乃出於想像之外，斷不容許者也。

一個較偉大的中國，容或可於此搗亂殺害及毀壞的循環波動中產出，吾亦希望之。然吾又極端懷疑之。蓋民主政治之主要原素，中國根本上完全缺乏。民國成立十六年矣，即一部分行政立法或司法的權威尚未見確立，人民十分之九不知自己造福，自己尋樂，安定自己之生活，及自由，僅能悠悠忽忽，得過且過，耗廢無目的之歲月而已！

美國青年的心理

育幹

就青年人所表現的心理，很可窺見將來一時代的國運是怎樣。最近美國某州對於六百八十二個兒童舉行心理測驗，問他們願意做甚麼樣的人。測驗的結果，被他們所崇拜的人所得的票數有如下表：

林白大尉……三六三票

柯列芝總統……一一〇票

亨利福特……六六票

湯姆斯，愛迭生……二七票

司密斯市長……一六票

潘與將軍……一四票

琴實尼……一三票

洛克弗勒……一二票

其他十四人……六一票

我們看了上表，飛行家林白大尉巍然居第一位，得票最多，可見美國航空事業與飛行熱的一斑。其次柯列芝總統與候補總統司密斯等也為一般青年所崇拜，足見做高官的畢竟為美國青年人所歡喜。又汽車大王亨利福特的票數僅次於大總統，煤油大王洛克弗勒也得了十多票，足見「美國人只知道有大洋錢」的話，畢竟是不錯的了。

原书缺页



殷虛文字孳乳研究

聞宥

安陽卜文既出世，為此學者凡數家：丹徒劉氏鐵雲，瑞安孫氏仲頌，篳路藍縷，首啓山林，猶未能洞悉幽隱也；上虞羅氏叔蘊，海寧王氏靜安繼之，訓釋文字，疏證史實，名篇鉅製，絡繹貢世，而後此一學也，卓然成一新天地；其後踵之以出者，有天津王氏簠室，丹徒葉氏葒漁，一則網羅有大功，一則補苴具神恉，固皆可為懸諸日月不刊之作矣。雖然，籀諸家之齎，而猶覺有二憾焉：（一）詳於文而忽於字。諸家所釋，非象形，即指事，以六書舊例言之，罕出獨體文之範圍。實則商之史實，雖難徵知，而能以工眇之技巧，契茂密之文字，其文化必已可觀；人智之要求，決難長畫於獨體文之故囿。且卜辭製作，出於掌卜之官，雖歷祀孔多，非出一手，而先後相承，自有端緒，纔益為之孳乳自易；非若彝器任器所出人不相謀，難於印合也，故合體之字，在卜辭中必多有之，而諸家憚於綜合，多未啓發。（二）詳於形而忽於音。諸家之於形體，點畫務求其晰，屈信務求其眞，若屮與中中，截然三分，信密察矣。然制字之始，半由摹聲；形體既成，多相通段；乃我國文字史上不可否認之事實：諸家所釋，往往一形囿於一音，一音囿於一義，似與古代流動不居之本象，亦未密合；雖靜安以𩙿為風，葒漁以㠯為父，而類是者未多見也。詳斯二者，合以一言：即多明個別之各體，而罕明孳乳之相生是已。端居諷籀，輒本斯恉，先立初文，次求所出，母子相合，每得近似；雖不敢謂獲古人心意，亦庶幾訂已往之缺失，拓方來之心胸。茲先櫽從8諸字如下，（凡諸家所釋，私衷仞為已安者不及。）其他排比，俟之異日。

8 ♦ 士

此皆卜文午字，據干支表知之，羅王諸家，未言其義。宥按8士皆象交午之形，（♦與8同，古字空白塡實，任意作之也，說詳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太保敦釋。）儀禮注所謂一縱一橫曰午是也；其作8♦者，又通為象約束麻絲之形，以約束必交午始成，而約束之事，又莫著於麻絲也；其字則後來孳乳為糸字，此觀于說文糸之古文作8（殷虛書契卷七第三十五葉有午字作8與之全同）而可知也。古糸系字又不分，（諸

家所出系字，作[illegible]者，實皆繇字之誤。）以糸象約束，本有繫義，而丿字卜文金文皆無之，當是後來所加之偏旁，許氏不達，誤析爲二，（段氏不知此義，故必強改繫爲縣以曲爲之說；實則許書中不當分者甚多：如弋與[illegible]八與八，皆相傳點畫小異，而許氏妄據以分之者也，既分之後，其偏旁不能無所出，則強指曰厶字，而按之經典，從未之見，如丿乀諸文皆是。林藥園文源於此等字，必斥之曰「不爲字，」識最堅卓。）此觀于卜文孫之作[illegible]而又可知也；凡約束系繫之物，其初必皆違牾，故引伸之又有牾義，則許書及淮南天文訓釋名所出是也。以初義言之，午，牾，糸，系，實通爲一字。其後作[illegible]者漸變而爲[illegible]，（湯叔尊）爲[illegible]，（子禾子釜）作8[illegible]者亦漸變而爲[illegible]，（賀鼎）爲[illegible]，（弭叔簠）遂以成小篆之午字，而許氏遂猥稱與矢同意矣。

又按王氏簠室類纂於十三編誤收8字爲糸，實亦午字；商氏承祚類編不收是也。王氏所出二辭，皆曰：「卜午貝，」（貞）蓋亦貞之專名，其意當與韋貞相似。葉氏菿漁殷契鈎沈乙卷搜貞名頗富，於此未及，揭之以補遺闕。



此字類纂類編皆釋幼。宥按許書幺解本未安，林藥園所謂「與子初生形不類」是也。（見文源卷三第三頁）卜文亦未見幺字，（類纂雖收兩文，均未能碻，類編不收，較爲矜慎。）此仍从午，孳乳爲糸，从力从糸，

蓋卽功字。集韻：『功或作紡，』紡雖未見他書，然以力治糸爲紡，其義實較从力从工爲長；按之經典，亦碻然有徵。其專言麻事者：如喪服凡衰之鍛治之功麤沽者，謂之大功；布細其縷者，謂之小功；其字皆當作紡。其兼言蠶事者：如周禮九嬪典婦功，注曰：『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其字亦當作紡。蓋古人立名，從其朔誼，皆極審諦；若本從象人有規榘之工，則於義不相密合。且工字卜文未見，許解又極迂曲，其朔誼實不可知；卽以象人有規榘爲說，而以力治規榘，亦與以勞定國之義未合。蓋許君此解，進退相違；而集韻存古之功爲大。然非卜辭有此文，則亦無以證成其說矣。

至此文之不當釋幼，不第幺字無徵已也；又徵之其辭而可知。類纂著錄中，此文凡兩見：一曰『[illegible]貝（貞）紡魚，』一曰『[illegible]貝（貞）紡𩵋，（漁）』文並相同。貝紡漁者，言卜婦紡及𠭯人之事也；兩者在周並爲天官之屬，故殷時貞卜亦連及之。𠭯與虞同音，（古皆讀ŋa）𠭯人與澤虞乂聯事通職，故𠭯人又稱水虞，（見國語魯語）而功虞亦連稱，史記貨殖傳『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是也；雖其字又變易作工，其義亦有遂改，然其爲成語則灼然甚明；而周禮之囚於殷者，於此亦彰彰可見。若言幼漁，則辭誼不可通矣。



此字類編錄爲宰，未言其義。陳氏邦懷殷虛書契考釋小箋釋爲寤，謂寤寤同義；寤晝見而夜夢也，宰從午與之相合。說至迂曲。宥按此字在卜

辭中爲地名，如曰『壬寅王卜貝（貞）其田于宰，往來亾災。』（殷虛書契前編卷一第二十一葉）『辛丑卜貝（貞）王其田宰，亾𢦔。』『王其田宰若』（後編卷上第十三第十四葉）『癸丑卜乙上其田宰，凵日亡』（龜甲獸骨文字卷一第八葉）是也。貝字當爲网之別搆，說文『网从冂，下象网交文。』古文宀冂不分，第以交覆爲義，（金文如散氏盤宰作㝘，受尊寶作𡨦，父乙甗守作守，永宮简宮作宮，皆不从宀；其他亦多作宀。蓋平作之爲冂，折作之則爲介，更銳其頂則爲冂，而遂與宀形近矣。古文點畫小異者極多，漢儒膠滯，乃必欲分爲二部。）故卜辭从冂；（正始三字石經网之古文正從宀）𢆶土則象其縱橫交午之文，與㸚同意。在辭中又實孳乳爲羅字，汗簡所出古文羅字爲网，與此全同，可爲碻證。郭書所集，其形似他書者，或不可憑，此獨殊異，定有所本；按之文字孳生之義，亦正有理。說文：『羅，以絲罟鳥也，从网从維，古者芒氏初作羅。』芒氏之說，雖不可稽；然初民以佃漁爲活，捕鳥之具，當已夙有，若車蓋之維，則後來服用大備時方始有之，不應以草昧之名，從文明之字，此按之事理而可決者也。且卽从維，亦與罟鳥之義未合，此蓋古文之网，既有作网作㒺諸體，而其義亦兼通捕魚捕鳥諸事，一形數讀，爲事不便；後世分析漸細，乃綴隹以別之，而綴者不察，誤將㸚𢆶兩體並存，遂成羅字。此觀於网之或體，更有𦉼字，既象交文，又復从糸，重累爲之，尤無意義，可知誤存者不僅羅之一字已也。千載譌文，得此而釋。至類編釋𦌾爲羅，不知𦌾實爲罕之繁文；倒書之說，出於肊決，不若有他書爲證者之可憑矣。

又按上揭諸辭，疑皆爲武丁時所卜。（卜辭本不盡出祖乙後）春秋有羅國在宜城，本爲祝融之後，當是殷之故國；其地則由殷入楚必經之道也。詩殷武稱『奮伐荊楚，罙入其阻，』是武丁足跡，固嘗遠及於楚，其卜田于羅者，當亦在其時矣。



此字類編與𤔔同列䄜下，宥按从二與从𢆶迥異，此當爲𤔔之古文。說文：『𤔔，幺子相亂，𠬪治之也。』幺子無所取義，冂形尤不了，（段若膺強改亂爲爭，以冂爲介，而曰彼此分界則爭，說特繳繞無取；又引門部「鬩善訟者也」爲證，不知鬩本形聲字，王氏煦謂善訟之說不可從是也。王菉友謂𤔔之形非幺非子，故曰相亂，是益無取。）幺實午字之誤，从午从又會意。午通爲糸，絲麻之違牾者也，以又治之，故𤔔訓治，朱氏豐芑說文通訓定聲謂『幺，絲也，冂，介也，絲棼𠬪分理之，』說較近似；惟介仍無所取義。卜辭又有𤔔字，王氏簠室亦彻爲𤔔，似卽𤔔之繁文。又增爲𠬪（𠬪訓上下相付，已不如从又之諦。）𢆶孳爲𢆶，其義一也。金文來獸𣪊有𤔔字，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釋亂，近似，其字亦無冂；至番生𣪊作𤔔，則已加彡飾，而與小篆同矣。



此字諸家闕釋，按卽辭之古文。說文「辭，訟也，从𤔔辛；𤔔辛猶理辜

也，』（依小徐通論）卜文辛作䇂，辛作𢆉，兩形相似易譌，故說文辛部辠辜以下諸字，皆當改入辛部。（參閱觀堂集林卷六釋辥下）此从㚔从辛，其正字也；作从辛从午者省文。



此字羅叔蘊釋約，以吳大澂釋格伯敦𢆶字爲辭，王氏類纂從之。按吳氏以𢆶爲象繩約束之形，詁本未諦；傳世格伯敢凡數器，（參閱周金文存卷三第二十七二十八頁）其字亦有作𢆶者，兩體離析，尤與約束之意不合。龔孝珙謂从糸从刀，當是絕字，（此龔批積古齋款識格伯𣪘語，世未有刊本，余從友人陳君乃乾傳抄得之。）其說是也。說文：『絕，斷絲也，从刀从糸从卩。』从卩無所取義，故段氏強改爲卩聲，林藥園文源又以其與古文絕形近，疑其「與絕同字，而相承誤用爲斷𢇍之𢇍」，不知除𢇍而外，古文自有正字也。此从刀尤顯，兩體之離析，亦甚分明，蓋爲絕字無疑。類編又收𢆶字，从勿从糸，當別爲一文。



𢓊孫仲頌讀爲絕，非是。羅叔蘊讀爲御之省文，而與𢓊𢓊仞爲一字，諸家從之。（林泰輔抄釋亦然）宥按羅釋是也，惟其說則未諦。羅之言曰：「𢆶與午字同形，殆象馬策，人持策於道中是御也。」𢆶實不象馬策，𢆶與卩體析離，亦無持意。此午實爲聲，（卸字雖不古，然小徐猶曰午聲，可以爲證。）卩象人跪而迎迓形，𠆢道也，（依羅說）迎迓於道是爲御，詩『百兩御之』箋曰『御迎也』是也；迎則客止，故又孳乳加止；客止則有飲御之事，故又孳乳訓進訓侍，詩小雅傳箋所出者是也。諦言之，當曰：从行，从人，（从父爲譌變）从止，午聲，其作𢓊者省文也；其訓迓者爲朔誼，其他訓者爲後起誼；故前者今猶讀ŋa，其他則已讀ŋy；以汪榮寶所考古音證之，適相密合。至馭馬之馭，卜辭作𢓊𢓊二者截然兩文；金文不𡢁敦蓋先出𩣡（馭）方厭允，後出余命女𢓊（御）追于䓞，前者以其人善馭，故稱馭方；（依王靜安釋，惟王氏未知二字之不可混。）後者以厭允入寇，故命御而追之于洛，猶今人言迎擊也，二者亦絕不同用；至許氏乃誤合爲一，又誤以御之省體爲卸，（經傳無卸字，明其非古。）而以卩釋卩，去古誼遠矣（參閱林藥園文源卷一第一葉）羅氏能不从御說，惜乎仍合馭字爲一談也。

凡卜辭所出御字，多言迎尸之事，如御于且（祖）辛御于且（祖）乙御自唐（湯）大甲大丁祖乙是也；積久則爲祭之專名，而其字則孳乳爲禦字，猶帝之孳爲禘，果之孳爲祼也。其非言迎尸者，則大抵用如親迎之迎，如簠室殷契徵文典禮第一百一十三版曰：『貝（貞）御帚（歸）好于高，』龜甲獸骨文字卷一第二十二頁曰『貝（貞）御帚（歸）好于申，』明義士殷虛卜辭第九百二十一版曰『己酉御女，』第二百七十四版曰：『貝（貞）㚔御帚（歸）好』皆是也。王靜安戩壽堂殷虛文字考釋曰：『御假爲禦字，』蓋亦牽於馭馬之說，遂至本末倒置矣。



此並爲御之或體。第一字从门从御省，客止則御而賓之于內，故字亦從门；第二字从㫃从御省，蓋專用之於軍旅者。古文多任意更易，如盨之常體作𧇊，而或刻木爲之則作𣐑；（鄭井叔簋）或鑄金爲之則作鐈；（叔姞簋）或以其盛黍稷則又作𥂝（史𧇊簋）作𥁰（杜伯簋）是也。羅叔蘊以第一字爲寓，而曰『从宀，御聲』不知禺古讀 ŋöu，均在侯部，與御之讀 ŋa，相去極遠，烏得相通；而簠室殷契類纂尙從之，蓋二氏之疏於音理若此。



說文：『古，故也；从十口，識前言者也。』从十於義無取，故學者多致疑，注家曲說，亦均未安。今按卜辭有㕣古字，蓋卽古之正文。从口，从午省聲；其不省者作㕣，則極罕見。凡事物之故舊者，無從目驗，必憑口以述之，故从口；午古又同爲舌根音，故從之得聲，猶澆从堯聲，冠从元聲也。金文古字罕見，盂鼎亦省午作古，至許氏誤仞爲十，遂解形聲爲會意矣。此字商氏類編未收，王氏類纂收一二兩文而仍沿許說，不知卜辭所出十字至多，皆祇作丨，從未有作十者，故知其必非從十也。（又今按傳世古文字中，古之从午不省者絕尟，惟金文寶之偏旁多不省：如同敦作𡩧，頌壺作𡨦，伯頵父鼎作𡩧，陳侯作嘉姬敦作𡩧，皆从玉，从貝，从宀，从古，蓋玉若貝之古者，則覆而寶之，故字从古；後有省橫畫作古者，乃漸譌爲缶，而許書遂列爲形聲矣。其午形尤顯者，如南姬鬲作𡨦，番君鬲省口作寚，延簋作寚，均非缶聲之說所能通。此與古字牽連相關，故附及之。）

凡卜辭所出古字，大抵皆與牲名連稱，如曰：『丁酉卜卽貝（貞）𢦏且（祖）乙古十牛三月』又曰：『貝（貞）𢦏且（祖）乙古物三月』（均見戩壽堂殷虛文字第三葉）是也。其字實爲𣦼之借，而在經典中則以辜出之。周禮：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先鄭注：『罷辜，披磔牲以祭，』朱豐芑謂爲𣦼之假借是也；惟周禮用以祭四方百物，而別於宗廟之享，殷人尙質，故不別耳。古或又假爲吉字，以古吉皆見母字，形又相近，故得相假，如殷契書契前編卷五第十六葉所出者是也；其弘吉兩字連書者，字每作𢎘，亦卽假古字爲之。（卜辭又多出𠀠𠯑三文，孫仲頌契文舉例讀爲不紹龜，未安；羅王以下，未得其義。嘉善張鳳疑第二字爲吾，从口午聲，午與五通。宥按午聲誠近似，惟卜辭口字皆作𠙵；如言作𠮷，各作𠮮，唐作𠮷，問作𠮷，名作𠮷，告作𠮷，咸作𠮷，從無作▽者。類纂所收帝字古文之▽則與之同形；然吳大澂帝字之釋本未安，故其義仍未可強解也。附記於此，以俟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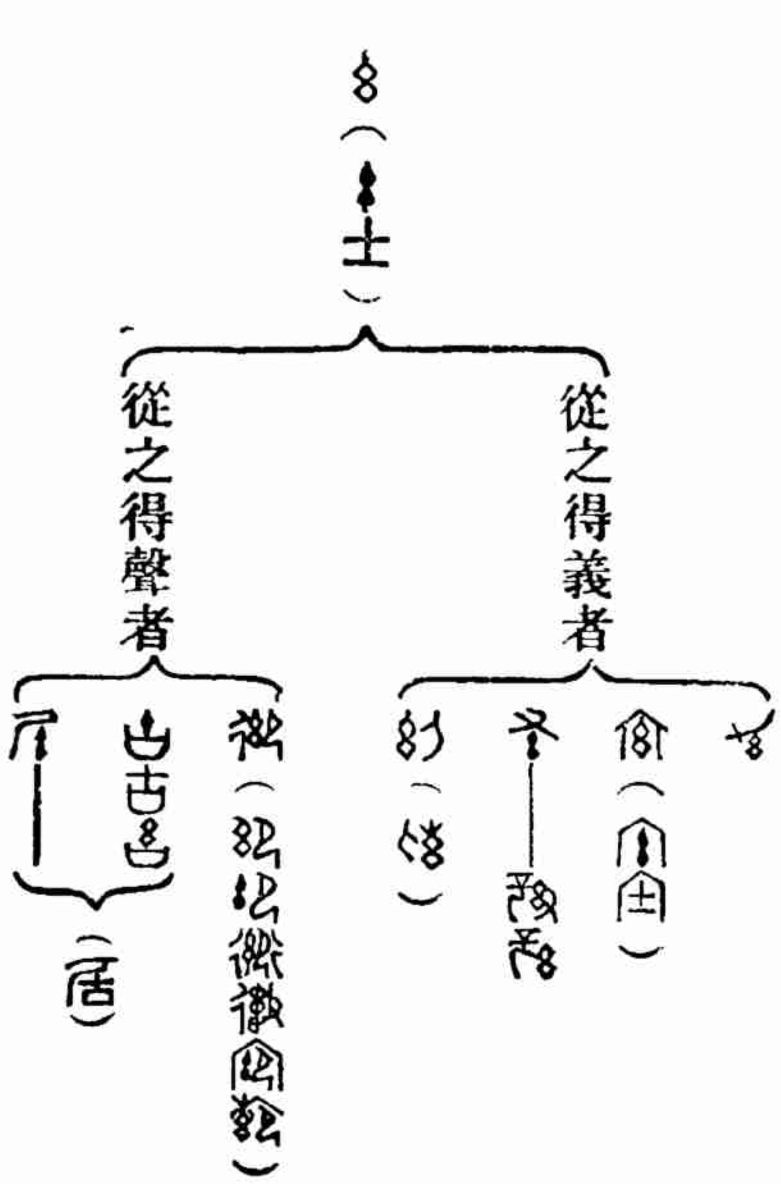


第一字諸家缺釋，第二字王靜安釋爲𢦏（𢦏）之別搆。宥按王說非也。卜辭十二支之子作𢀈𢀉𢀊諸形，巳則𢀋𢀌𢀍諸形，此古非倒子甚明；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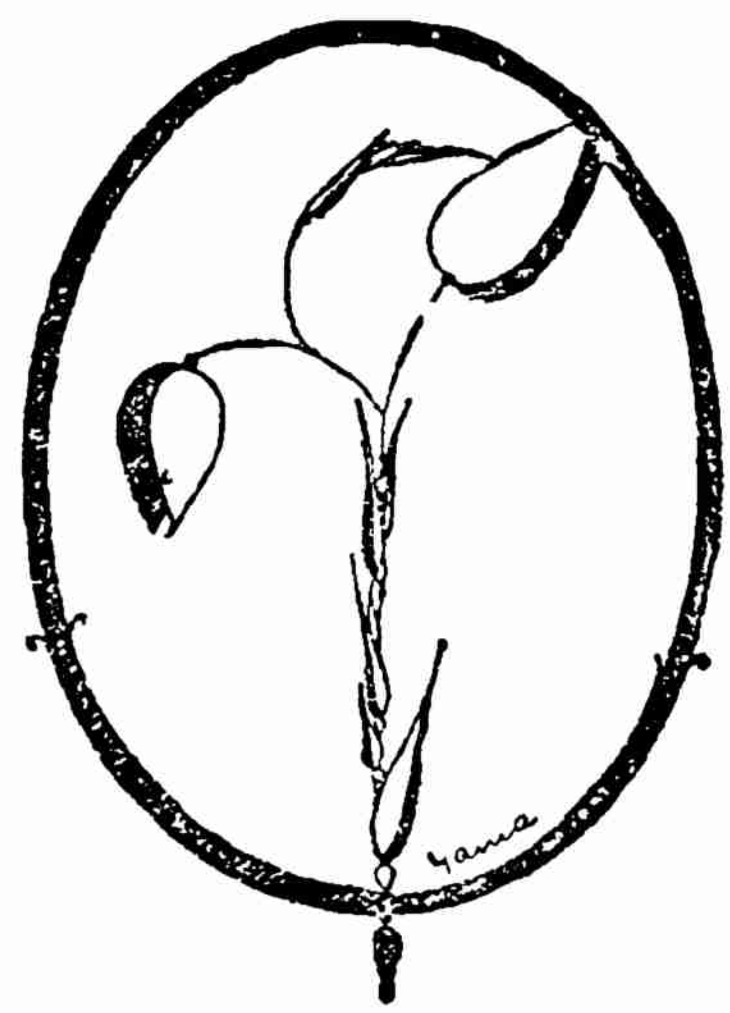
辭人名雖有巳字，然果當讀子與否，未可遽定；倒之之說，更不能立；蓋卜辭女與人罕通假，毓子爲爲母者之事，尤不當以人爲之；故𠂤既不當釋毓，而居與𠂤又非一字。居蓋與𡰪同爲居字；說文『居，从尸，古者居从古。』誼無所取，段朱諸氏改爲古聲是也，此从尸从古甚明；其作𡰪者，或爲古聲之省，或本別作午聲，以古亦从午得聲也。居與𡰪又即爲古居處之正字；說文分凥居爲二，然經典皆以居爲之，曹憲注廣雅曰：『案說文从尸几聲』居不當从几得聲明几爲訛文，而居凥本一字也。卜辭無凥字，𡰪象人安臥之形，居誼已顯，得几而止之說，蓋涉処字之解而誤，沈西雝說文古本考已言之矣。

卜文居與𠂤非一字，更有顯證：卜辭凡出𠂤字，則辭中必有先公先王之名，故王氏釋爲后，說頗近似；（古音后在侯部，毓在幽部，釋后亦不當從毓證入。）若作居，則多稱之于，如曰：『丁丑之于五居』『之于五居』是也；（惟殷虛書契後編卷上第二十頁居下有且字，王氏遂仞爲祖乙，實則影本未見乙字，王氏所引誤也。）言五居者當是卜大遷之辭，作𡰪者罕見，王氏類纂異字下出『韋貝（貞）異居』一辭，當亦卜大遷而不吉者；都之言居，猶盤庚之言『奠厥攸居』也，惟屬於何世，則不可考矣。

綜上所釋，得表如下：



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寫於江灣念就齋。



再論電耕機并答祖國之留心是事者

彭師勤

開場

今年四月，余曾著一文，題名農業界的新發明——克禮斯托夫羅氏電耕機，寄回國內友人吳覺農君，請其於中華農學會會報或他種銷行稍廣之雜誌發表。隨得吳君來信云已託東方雜誌刊出該誌并允印送該文單行本三千份，由中華農學會分贈各會員及農業界同人。

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十二期出版後，國內之注意農業及留心是事者，卽紛紛來函詢問。一月內每次郵船抵法，必有關於此事之詢問函件；現時到余手中者，已九十三封。言詞懇切，備承獎掖，下問之誠，尤令我汗顏之餘，不能不自努力，求無負於屬望之殷。惟以所詢各點多數雷同，故決著一文以作一總答覆。且可於此總答覆中將前文之所遺漏，詢問之所未盡者，略言其大綱。至詳細敍述，當另出專書問世。該書目錄，暑假訪克氏時，曾擬定概要，并經示克氏而得其贊成。茲將該書目錄列後，俾關心是事者參考焉。

書名農業電氣化與克氏電耕機：第一章電磁是否可應用於農業上之一切意見；第二章何謂電耕機；第三章電耕機發達之歷史；第四章電耕機研究事業之中斷；第五章克禮斯托夫羅氏電耕機之發明；第六章克氏機之構造及應用；第七章克氏機成效舉例；第八章克氏與人造化學肥料商人及資本家之奮鬭經過；第九章克氏對於食物之意見及對於現社會之批評；第十章電耕機與人類疾病。

何謂「電耕機」

以電耕機一譯名應用於克氏機本不恰當；因吾人見「耕」之一字，常聯想及於犂耙等農具，而疑此機為翻土、碎泥、播種、刈割之用；實則此機與此等效用完全無直接關係。電耕機法文原字為 Electroculture，此名自電氣既為人類所用，而科學家欲并用之於農業之日起，卽已通

行。意謂電氣耕種之學問及事業也。其後研究應用電氣於農業之學者及實行家有所發明，亦以此名其發明之物，是又擴張而為器具之名也。如克禮斯托夫羅氏機，本名宇宙電磁機（L' Electro-Magnétique-Terro-Céleste），因求簡易通行起見，亦常自稱為 Electroculture。一九一二年十月二十四至二十六，各國研究此事之學者及實行家會在法國雷姆（Reims）開國際代表大會，報告各國人士研究電氣與農業所得之學理與經驗，并討論電氣使用於農業上之各種問題，同時刊行定期雜誌一種，亦名 L'Electroculture（該誌主編為巴士地 Farnand Basty，其前三期均附農村天才 Le Genic rural 雜誌出版，為該誌副刊之一，迄後單獨印行，仍與農村天才，及摩托耕種 Moto-culture 兩誌廉價聯定；其經理亦仍為農村天才之經理西百耳納歐教授 A. Ph. Silbernagel。該會原定第二次國際大會於一九一四年在巴黎舉行，不幸大會期限未到，而世界大戰先期爆發；國際互助之精神消滅無餘，各國仇視之觀念油然而生。第二次國際大會因而流產；電耕事業一蹶不振，言之痛心。）據巴士地在其耕種中之電肥問題（De la fertilisation électrique des culture）一大著中所下之 L'Electroculture 定義，謂電氣應用於農業可分為三大部分：一為發動力之利用，內含電氣發動機，電氣深耕耘耨等；二為電氣化學性之應用，內含電氣分析，酒之電化，小粉及纖維物質之電氣漂白，電鍍法，以及牛乳消毒等；三為熱電學，內含電氣熱爐等。如將範圍縮小，亦可分為天然電氣與人造電氣對於植物空氣土壤之化學的機械的生理的之種種研究。故泛指 L'Electroculture 一名，含義甚廣。而拙著前文所論及今日所欲敍述之克氏電耕機（L'Electroculture de Christofleau），有時吾人或名之為克氏器（L'Appareil de Christofleau），其學名即宇宙電磁機（L'Electro-Magnetique-Terro-Céleste）是也。此機之主要用途，簡言之為代替肥料，改良土質，消滅寄生物，防禦病蟲害四語，而非翻土碎泥播種刈割之器。其作用為化學的，而非機械的與物理的也。循此則電耕機一名，應改譯為電肥機，始名實相符。然一則原文如此；二則耕之廣義，有栽培之意，栽培之手續甚多，施肥亦在其內，非犁鋤後即盡栽培之能事也。故著者此後仍擬保留前此譯名，而稱之為「電耕機。」

電耕機之原理

電耕機一字之意義既明，而克氏電耕機之作用亦定，請試進而討論克氏機之原理。

該機之原理，拙著農業界的新發明一文中，大體已經介紹，此處似無庸贅述；惟閱者尚有以簡略為憾，來函探詢者，不能不於此處再將各重要點加以說明。原理方面最易引起研究農業者疑惑之處，即依現時科學界所知，植物生長肥料之要素為淡、燐、鉀三者；該機所能吸取者為淡氣，因空氣中含此甚多，而狀態又為氣體；至燐鉀二者，空間飛遊之塵埃

中誠屬有之，然爲數甚微，供不足求；且爲固體存在，不能爲電氣所吸收而傳至地中供植物之養料。今克氏機實驗至十年之久，而著良效，固難謂其全不足取；惟以爲必係此機引電入地發生一種化學作用分析地中可供營養之礦物質——即地中之燐鉀二者，吸收之與從空中取得之淡氣相作用，以供植物之需求，則未免過當。蓋依此假設，則地中所含燐鉀，終有被此機吸收用盡而變爲不毛之日。故此機照埋只能助肥料之用，而不能取而代之也云云。

持此說者言之成理；驟視之，似無置辯之餘地。然實則不然。

造物之神祕，不惟今日之科學不足以語已探得其萬一；即若干世紀後，仍爲人類不可解答之大謎。蓋今日所認爲自然法則用之以解釋物理而無誤者，不過今日之假設；明日又有一新假設以證明今日之假設爲不足憑。愛因斯坦（Einstein）出，而牛頓（Newton）之定律爲之搖動；若干年後，當又有X其人者出而否認愛氏之說，代以新奇而合乎其當時智力所能解釋之假設也。是欲認定一顚撲不破，放之四海而皆準，行之萬世而不易之定律，在此造物神祕下之渺小人類，只可存之夢幻之中，非現實天地間所能有者也。克氏有言曰：人類欲用其腦力，製造勝過天然之事物，乃妄想耳。誠至言也。

明乎此，可與談科學；明乎此，可與談電耕機；明乎此，可與談克氏器。

何謂電？電乃一種力（Energie）；何謂力？何來此力？……吾人之問無窮，而能解答此問之知識有盡。此有盡即未開發之神祕；此神祕乃無量數之鑰鎖，開一鑰鎖，只能窺見此鑰鎖內所祕藏之寶物；蓋如長途旅行，晨見一山，而午度之；度過此山，他山又在目前；日復一日，旅行一日不止，而前途之山無盡。譬如竹筍，一殼之內，又有一殼包覆。此天然之耐人探尋，人類之努力因之永無止境也。而人生之意義亦於是乎在。

電之如何組成，現時科學尚不能有肯定之解說。但已有不少之科學家，認電爲宇宙萬物生命之源，凡屬生物所需以維持生命之原素，電氣中均含有之。許士丹克禮斯托夫羅，即此信仰及主張之有力人。其電耕機即建築於此種信仰與主張之上。克氏在答著者第一函中有云：無論何種生活於地球之上之動植物，均採取其生命之源於萬有振動中之自然電力。……即此意也。

克氏之此種主張，斷非信口開河不顧實際者可比。彼對於此種「電爲生物之唯一源泉」一假設，曾以十年之科學的精細試驗證明之而無誤者也。

自宇宙電磁器發明以後，克氏即於距巴黎四十七魅之一小鎮名尾鄉者購地葺廬，以資試驗，至今已屆十年。在此十年中，每次收穫，均令其發生莫大之快樂，增加無限之信心與勇氣，而爲此與一切惡環境奮鬬，不稍灰餒。此果何爲者？謂爲糊口，則已足够豐裕；謂爲愛財，曾言不欲專利。蓋人類之愛，益以眞理之愛之熱誠而不能自已也。或有謂克氏容有他種作用者，故於此痛切言之。

克氏於其居所左側之園地，安置其本人所發明之電耕機約十架，十

年來從未施用肥料。或疑此言容屬子虛，今有一實證，可令人深信不疑：克氏曾對著者言：『余十年來如曾買一文錢肥料者，肥料商人當藉此機會向外宣傳，謂余曾買肥料一百萬元一萬萬元，而余機之無効用亦不須他種理由，已可證實，而被推倒。』此言誠然，蓋肥料商人久已與克氏不兩立，如克氏曾用肥料者，彼肥料商人豈甘棄此可乘之隙而不利用之耶？是十年來克氏除用本人發明之電耕機外，并未加用肥料，可無疑義也明矣。

吾人既承認克氏機能代肥料之用，而結果且較用肥料之收穫多至一倍以上，病蟲害亦能完全治癒，則克氏假設「電氣為萬物生命之源泉」一律已能成立，蓋此機除能發生電磁外，并無他種作用。此假設之「電氣為萬物生命之源泉」一律，即克氏機之原理。茲為集中閱者注意力起見，將此原理再以簡明之數語括之如次：

電氣為萬物生命之源泉。植物一生物也，其生命之源泉當然為電氣。電氣之人造者，強弱之度甚難適合生物之需要；如有妥善之法攝取天然電氣之時，則能因一種非人工所能為力之神祕的天然律，令生物依本身之需要適如其量收受此電氣以變為其生命之力（Energie）。生命之力不絕，生物自能生存。此原理經十年實際試驗所證實，而非徒託空談者也。

此乃電氣與植物生長之原理。此原理乃經試驗而證實之假設。如能以科學的實地試驗方法從各面指出其不合邏輯之點，此原理此證實之假設隨時可以推翻，而代以新的假設，如此始得謂為科學之態度。若徒以此原理及證實之假設推行時與已成習慣及事實發生衝突，即武斷其不能存在，或更有因妨礙本身利益，蒙昧良心，以反對此原理此證實之假設，則今日之文明，惟有全盤推翻，而還於太古洪荒之世；然時至今日，如竟有人謂電燈乃鬼火，摩托乃巨靈，航空乃飛鳥，潛艇乃海魚，非人所能駕御所能幾及，則未有不為人所訕笑且被謚為鄉愚者。而每屆一新發明之始誕，必有人無端致疑，傳為妄想，則又何耶？

農業為保守性最重之事業，農人為保守性最重之人類，克氏電耕機不能一日千里推行於農村，而為農民所採取以改良農業，無足深怪；惟如有以私人之利益為前提，破壞克氏新發明之宣傳，而本身又為一以改良人類生活條件自命之科學家，此種奇聞，則誠令人百思莫得其解。

原克氏於其機發明之翌年，即曾分送國立格里仰高等農業學校（Ecole Nationale d'Agriculture de Grignon）及美慈農業試驗場（La Station agronomique de Metz）兩地各若干架，以備試驗而廣宣傳。一九二一年八月五日，克氏得美慈試驗場場長函，并附該場農業化學主任沙巴吉耳（Sabatié）及場工弗爾慈（Feltz）試驗經過報告書，謂克氏機應用後所得之結果甚佳。不惟植物發生旺盛，收穫三倍於未受克氏機影響之植物，且杏樹之有害菌寄生者，亦由克氏機治癒。又謂是年天久不雨，未受克氏機影響之園地，均不耐旱，收穫大減；而受克氏機影響之園地，則乾燥不克為害，仍能保持植物發育之常

聰明年（一九二二）九月二十九日又得格里仰農學校校長碩維(Jouvet)信謂經過一九二〇及一九二一年兩年試驗，此機毫無特別改良農業生產之效驗。除此簡略之數報告語外，幷未說明其不發生效驗之原因的觀察。

克氏得此兩絕對矛盾之報告，曾於其宣傳小册大聲言曰：『余於美慈農學學院及格里仰農業學校不可掩飾之互相矛盾之試驗報告，請農部總長與有良心之人加以注意：美慈之報告謂增進三倍之收穫；格里仰之報告謂無絲毫功效。兩處所用之器相同，無論何種博學家不能謂兩處大氣中之電氣有所差異。此其中必有一方面不眞實，一方面依其所得結果從實報告。此虛僞者爲誰？余不欲於此指出，閱者當能從事實論理中推知也。』去年巴黎人道報直截了當代克氏揭破此黑幕曰：都滿君爲格里仰農校教授主理克氏機試驗事宜。然同時又爲某燐鹽肥料公司之經理，與聖歌板化學肥料公司有密切之連帶關係。卽此職務與關係，已能將克氏機在格里仰試驗成績爲負之原因暴露無餘。蓋肥料商人斷不欲將其每年二千五百萬之生意任人推翻也云云。

觀此則知克氏機之不克推行於法國以至全世界，非在其學理根據之淺薄與夫實際上之無成效，乃在肥料商人之暗中抵制。故有一農界同人孫清波君由倫敦來函詢問反對方面理論之根據時，著者向各方收集，竟一無所得。反對方面既無名正言順之理由，不惟克氏不服，且更增進吾人對克氏機之信仰。此信仰之成立，蓋因由實際試驗所得之假設，在今日科學界，無人亦能從實際試驗以論理方式否認之也。

尤有進者，此種大氣中電氣對於生物生命之重要，非克氏一人之創見；自十八世紀以降，卽爲一般大學問家所公認。有名之電學家古梅兒博士（Foveau de Courmelles）有言曰：電氣耕種乃一種「久已有之」之科學，毫無新奇之足言，自德拉（Delard），答里巴（Dalibard），白舫（Buffon），諾累（L'Abbé Nollet）以還，已有應用電氣栽培植物之理想，伯托郎（L'Abbé Bertholon）卽宣傳此理想最力之人。其後逐漸爲科學家所研究，得有相當之成效；惟以使用手續太繁，價値又極昂貴，未能推行耳。尤不幸者，卽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研究事業中斷，致進步遲鈍，三百年後之今日電耕事業猶在襁褓時期也。如再因既成社會組織之橫阻，則發達光明，更不知在吾人何代子孫之世矣。

吾人既明瞭克氏電耕研究所根據之根本原理及此原理之不能被人搖動，今當更進言克氏電耕機名宇宙電磁器者之構造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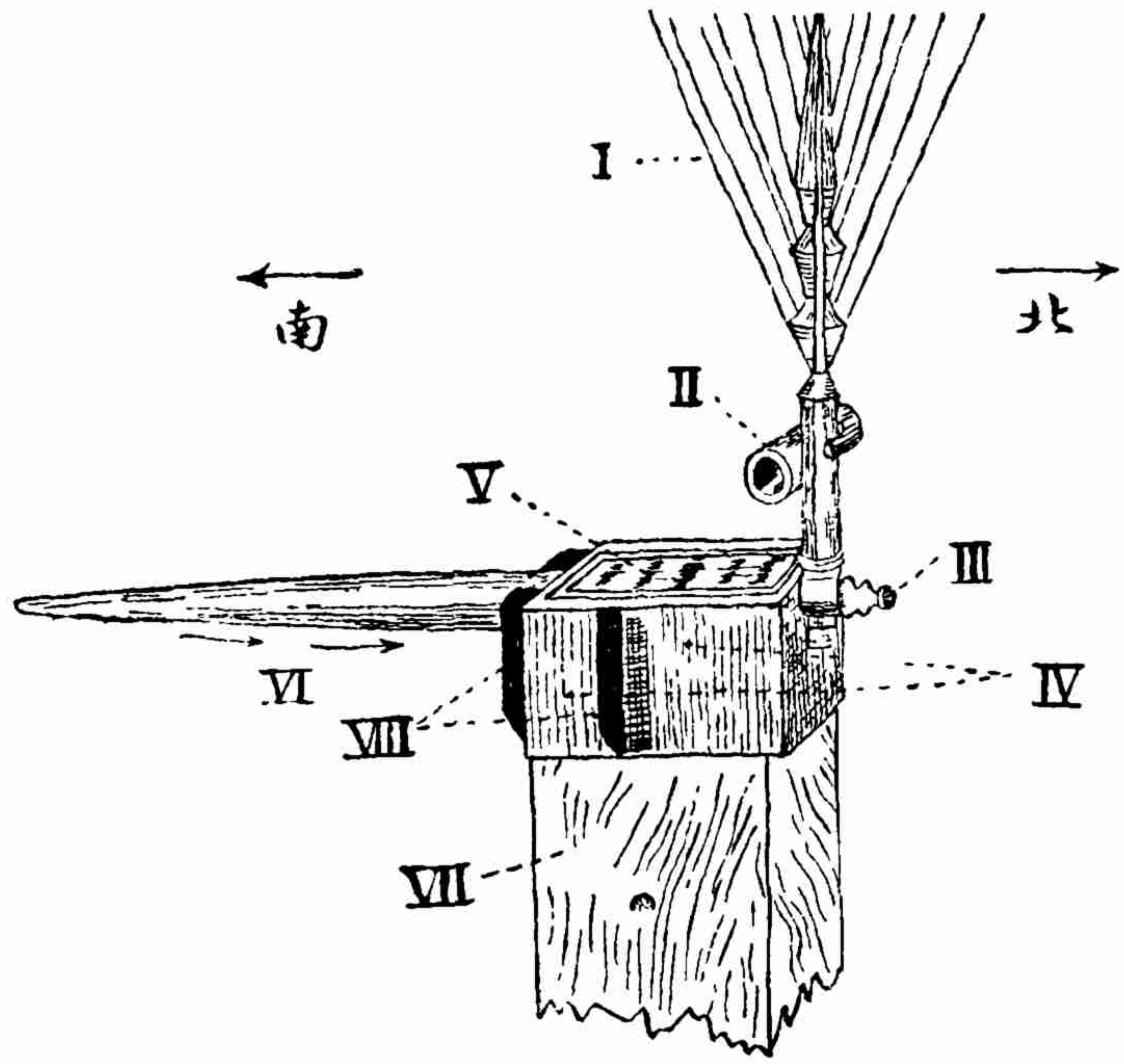
克氏機之構造

該器之構造原理，曾於拙著前文中約略言及，惟當時所根據者僅克氏自著用以宣傳之小册，敘述頗欠明瞭，且有一重大之錯誤，尤不能不於今日予以更正。此更正爲何，卽「鍗」是也。

克氏原著有「Magnétisme terrestre, Courants telluriques」一小標題，此標題的解釋，僅『向南北之橫柱能吸收 Magnétique ter-

restre, Courants tellurique」一語余惟知金屬中確有 Tellure 一質，乃萊西士丹（Müller de Reichstein）於一七八二年在特蘭西耳瓦尼（Transylvanie）之金鑛中所發見，并於友人曾君處覓得一化學原質英法德日漢名對照表，查知漢名為鍗。余因克氏未說明南北向柱為何種金屬所製，乃斷為鍗質，故稱為「地磁鍗流」云云。及今年暑假至克氏家，一觀其機，則南北向之柱并非他質乃鐵而已；於是始知「tellure」一字原出拉丁「tellus」即 La terre（土地）是也。法人通用之拉耳盧斯（La Rousse）字典雖此類之字根亦無然於大字典如里特雷（É Littré）字典之類，對於此字根之字，有甚詳明之解釋。蓋「tellure」一字於一八三五年已為法蘭西學術院

克氏機圖解



I 振動搖電線（風之作用）（周圍空氣和遊雲之電）
II 電溫筒（太陽作用）
III 入地線固定螺旋
IV 因太陽與寒冷而變化之電爐
V 瓦特電池
VI 尖頭檟（地流）（地磁發生）
VII 木質座柱
VIII 突起

(L'Academie francaise) 所承認而收入法文字典中。（法國每一新字通行於社會後，必得學術院再加討論，以定去取。）據此則 Courant tellurique 一字應譯為「地流。」

地球為一天然磁鐵，磁鐵之周圍自然發生一片磁場（Champ de Magnétisme）以通常鐵線近磁場，電氣以生；以通電之鐵線旋繞於一通常鐵塊之周圍，而此鐵塊亦即變為磁鐵。電與磁相緣發生，「地流」即由大地磁場所傳出之氣流，亦可稱之為大地之電氣。此「地流」常與空間電氣相感應。至大地磁性 Magnétisme terrestre）即指發生一片天然磁場之地球本質，即地球兩磁極所連成之一偏南北地磁線是也。

克氏機向南指之鐵質尖頭橫，卽爲與大地磁性相感應而吸收「地流」之器。然則吾人能有方法證明克氏機此種作用乎？曰有之。試先用羅針定出南北磁向，（Nord-Sud Magnétique 卽羅針所指定之南北向，因地球正南北與地磁南向有偏差也。）然後以克氏機之鐵質尖頭橫置針指定之南北向，而以尖頭向南；隨以羅針近克氏機之尖頭柎及突起（前文稱突出邊）則見羅針受感應而搖動無定，此卽克氏機向南北磁向安置後，尖頭橫與地磁性，或地流感應所生之電流，而令羅針動搖也。如或東或西亂其方向置之，稍遲，再以羅針近之，則羅針仍指原向而無影響。似此，是吾人已不必待裝置克氏機於地上之後始能驗其效力也。

克氏機之構造，前文略嫌簡晦，玆再加圖說明之。

（I）振動攝電線——此爲中實圓形小柱三個所合成，下二圓形小柱較短，頂梢一圓形小柱尖而且長，其大小層疊，上尖下闊，有如一塔。下二圓形小柱之頂爲六角形，每角有硬性鋼線一根斜指，每柱六硬鋼線，以鐵線縛緊於圓形小柱之周圍，三柱合共計線十八根，（每線長約八寸至一尺。）此一柱十八線與電溫筒之柱相接而裝於因太陽與寒冷而變化之電爐上。風或遊雲過其上，所含電氣卽爲此十八線所攝收，經入地線（軟鐵線——fildoux）螺旋，由入地線傳至地下。

（II）電溫筒——此筒爲鋅銅兩金屬合製。筒爲曲形，以螺旋固定於振動攝電線下之一圓柱上，（此筒之外彎面有單銀毫大之孔一，與曲面螺旋孔相對，以使上螺旋時可通緊螺器，）太陽東起西落，其光熱均爲此筒外壁所吸收，因鋅銅兩質傳熱之度不一，故發生相異之溫度，溫度有差異，則電以生。此電經其支柎由鐵線以達於地。

（III）入地線固定螺旋——此螺旋集中全機在空中所發生之電氣，由鐵線送入土中。此螺旋之蒂緊接電爐之後壁。以鐵線曲繞螺旋蒂上一度，并結一結，再以螺旋帽旋緊。此與螺旋相接之下行鐵線，入地後引向尖頭橫尖頭所指定之反對方向卽磁北向延長，以至無限。

（IV）因太陽與寒冷而變化之電爐——此爐之上層爲瓦特電池。前壁（卽安尖頭橫之邊）有兩向外突起面，尖頭橫之尾端卽經兩突起面之間，穿過此電爐之內部（中空卽木質座柱所嵌入之部分也）達後壁而與螺旋蒂相接。左右壁各有向外突起之面角，此突起面角之兩側，又有兩面向內，成交錯形。是此電爐除後壁外，前左右三壁，均外突則內平，內突則外平，使溫度因太陽和寒冷而有顯著之變化，以發生電氣。此爐爲長方箱形長十三生丁米突，闊十一生丁米突。此前左右壁，以方向論之，爲東南北，太陽上午照其右壁，日中照其前壁，下午照其左壁。一日之中無論因地球之轉動，而變更太陽照射之點，均能完全吸收。

（V）瓦特電池——此爲一普通電池之裝置。在電爐之上層，由鋅銅二質製成一長方形之平底盆，約一分深。銅質爲長方面積，鋅爲長方圓套罩於銅質之周圍。（圖中有五排黑色印跡乃機名商標出品號數及時日等，無關於機之功用。）雨水下降，卽爲此深約一分之平底盆所

與鋅銅兩者相遇卽發生一種電流，此乃發電之簡單裝置，人所無俟說明。

（VI）尖頭槓——此槓全爲鐵質，中實，首端稍尖，尾端穿電爐直達後壁，長三十八生丁米突。其作用已詳前述論「地流」一段，不贅。

（VII）木質座柱——此卽一通常之木料，一如電杆，其作用亦似電杆，任將機樹於空中。惟電柱之樹於空中，在使電線無阻於地上交通，故亦可埋入地下；而此座柱（如依「電杆」一名之例，亦可稱此柱爲電耕機杆）則在樹機於空中，使與大氣中之一切天然現象，天氣變化發生種種作用。埋入地下部分之長短，無關於機之功效，求其能支持機重，不爲風雨所摧拔足矣。其埋入地中之部，亦宜炭化或塗以防腐劑。其上端嵌入電爐之內壁，以釘釘之；能大小相稱固佳，卽不能密合亦無關重要。該柱之高度長約八粎至十粎，能較高更佳，因感應更易也。

（VIII）突起面——此卽電爐前壁之向外突起面，及左右壁之向內向外兩種突起面是也。其前壁無向內突起，因尖頭槓之尾端由此經過故也。其作用已詳前述（IV）因太陽與寒冷而變化之電爐一條，不贅。

克氏機之構造，已如上述。此乃就鄙人觀察所得者而敍述，蓋克氏自著之單行本對於構造及其各部分之作用甚簡略也。所惜歷時近半年，追記其構造時，甚爲吃力，或仍有不明了之處，亦未可知。（當日一見了然，故未另繪分析圖。且擬隨卽著一文將訪克氏及觀察之經過報告國人；後以前文發表較遲，諸務叢集，一擱以至如今。）私意以今日之介紹，希望國人能爲中國農業前途之發展計，在可能之範圍內，購置一二架以資試驗。機到月前之日，始知其誠簡單也。

克氏機之應用

克氏機作用之最大而最顯者有二：一爲代替肥田料；二爲防治病蟲害。生物之二大難題卽生死，生時不可少者爲維持生命之生命力。在昔吾人認定肥田料爲植物生命力之來源，電耕機能供給植物以生命力，故吾人謂電耕機能代替肥田料。實則生命力中之或種物質爲肥田料所缺乏者，電耕機均能供給。是嚴格論之，電耕機者乃供給植物在生時一切生命力之器也。死爲一切生物所憎懼，植物因病害不能暢其生，則人類經濟受莫大之打擊。克氏機能令植物生氣勃勃，茂盛繁榮。生物康強（vigoureux），則疾病不生；植物榮茂（vigoureur），則病蟲難侵。是電耕機能直接使植物榮茂，間接令植物無病蟲之害。觀此則植物由種植以至收穫，其間重大問題，均可由電耕機完全解決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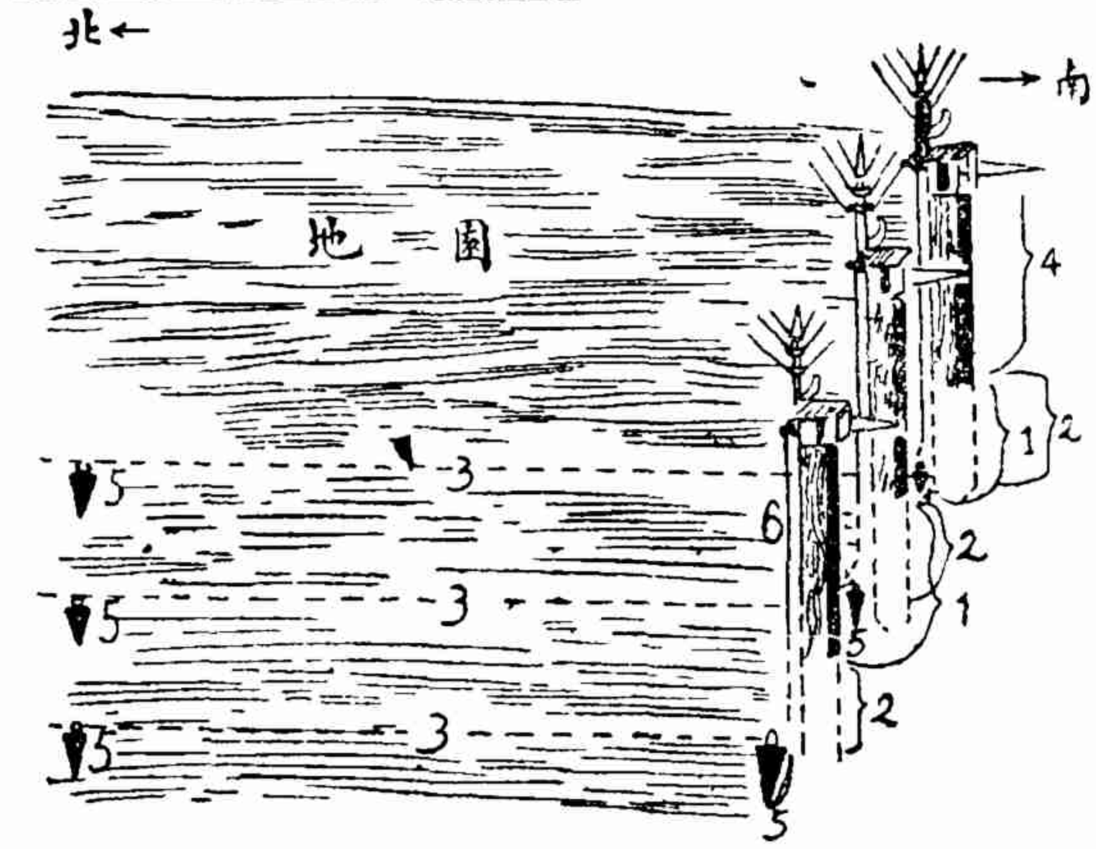
應用時之方法如何，換言之，卽如何裝置，如何收效，如何保護等等，當依次於此言其大概。

裝置方法，無論水田旱地，亦無論園藝森林，均無何種重大之分別，惟有某種特有條件，應稍加以例外之注意。

如有任何形之地一塊，先於其疆界之南端邊緣線上以羅針（指南針）定出南北（卽羅針所指之南北，）然後將克氏機置於座柱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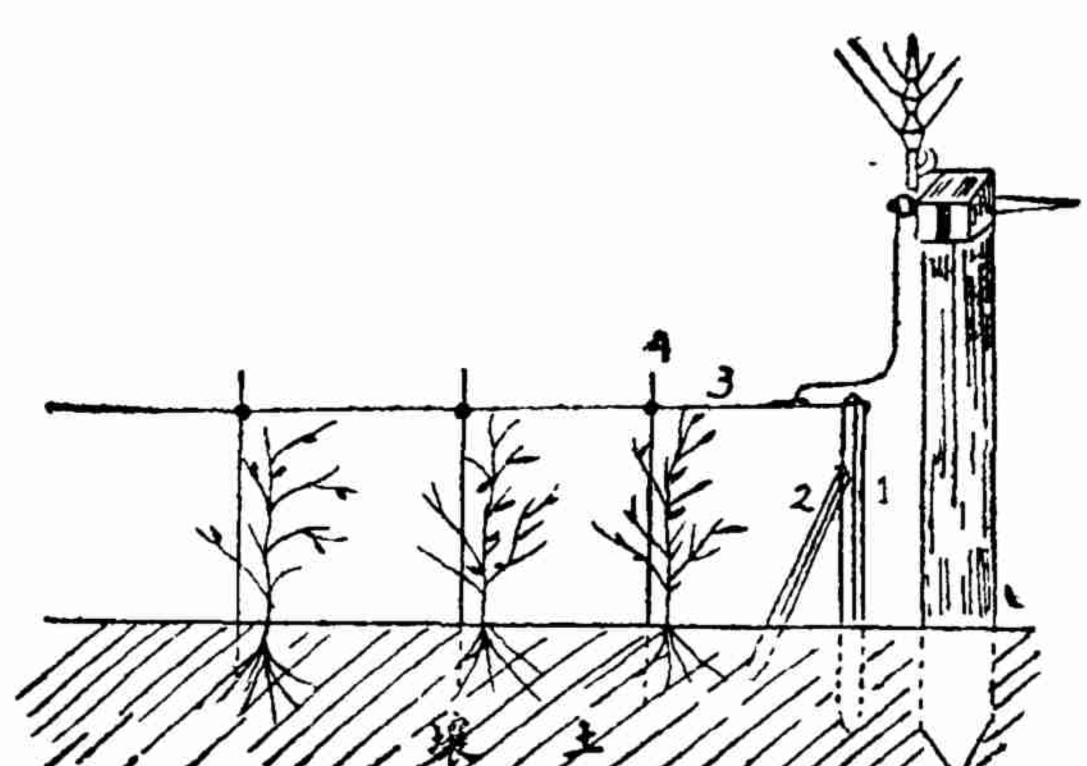
端，（如座柱頂端太小可以他木塞實）以釘固定，再將入地線活動螺旋開開，以軟鐵線（卽質鬆者，其粗約三米厘米突直徑）之一端繫一圜結螺旋蒂上，（此軟線之長度因裝置地之南北向長度而定）復上上螺旋。手續旣畢，卽將柱樹直放入挖好之穴中，（埋入泥中之部分應於裝置前有防腐準備，如塗以防腐劑或略燒其外皮）令克氏機之尖頭槓對正羅針所指定之南方始加泥踏實。如恐被風拔起可於柱半加支柱一二根。第一機樹於北方之一角，依次每三米突（均合一丈）樹一機。（通常座柱高七米突，埋入地七十五生丁米突，如係森林內，柱應較植物爲高。）各機柱埋好，卽引連「入地線螺旋」之軟鐵線入地，深約四十生丁米突，使不阻犁耙之耕耨。（如係水田，稍深亦無妨。）於柱下向尖頭槓所背之方向向北挖同樣深之溝（卽四十生丁米突）一條，直至北方盡頭，卽邊緣線而止，鐵線入柱下四十生丁米突深之地中，以木鍥固鐵線於泥內，引之延長敷於溝中，然後下泥埋實，至此工作全畢。鐵線旣入地，必須循羅針指定之方向向北引長，始生效力，但未入地以前，該鐵線不必一定循羅針指定之方向向北引長，可任意引至任何方。惟引至所欲達之方向後，必須導入地中，始有效力。如引至所欲達之地，其目的只在某一株植物，此線插入地後，不必再向北方引長，使電氣全注於此株。茲附五圖於後，俾閱者更易明晰。

第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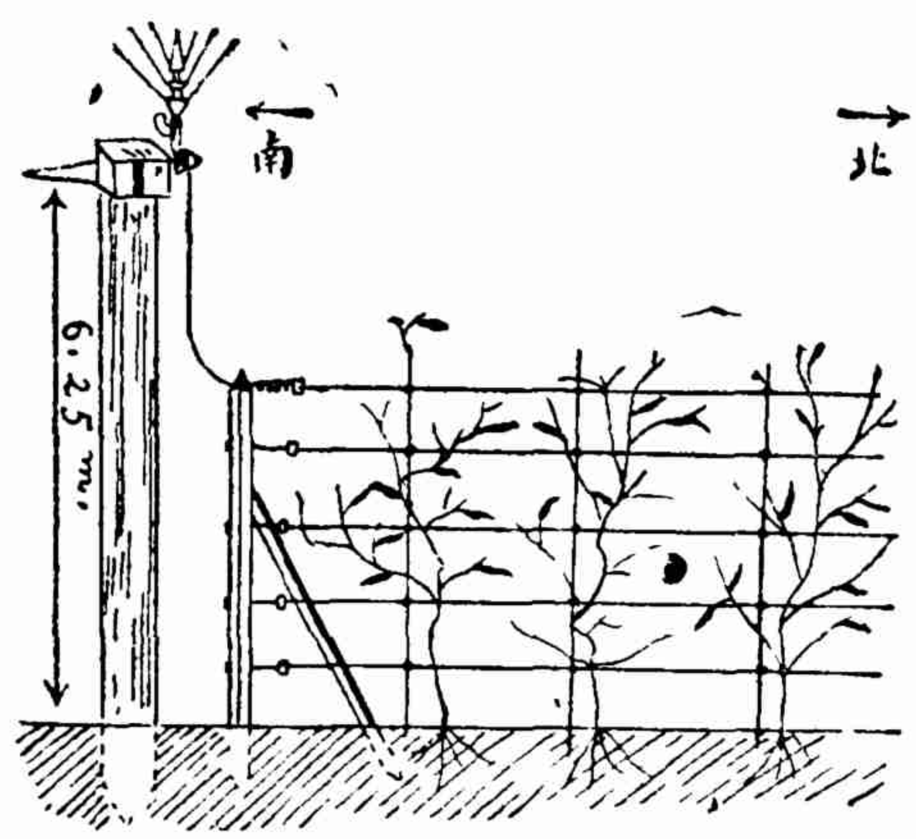
(1)每機距離約三米突
(2)機座柱入地深約七十五生丁米突
(3)入地線深約四十生丁米突
(4)座柱地上部分普通長七米尺
(5)固定入地線木鍥
(6)鐵線

第二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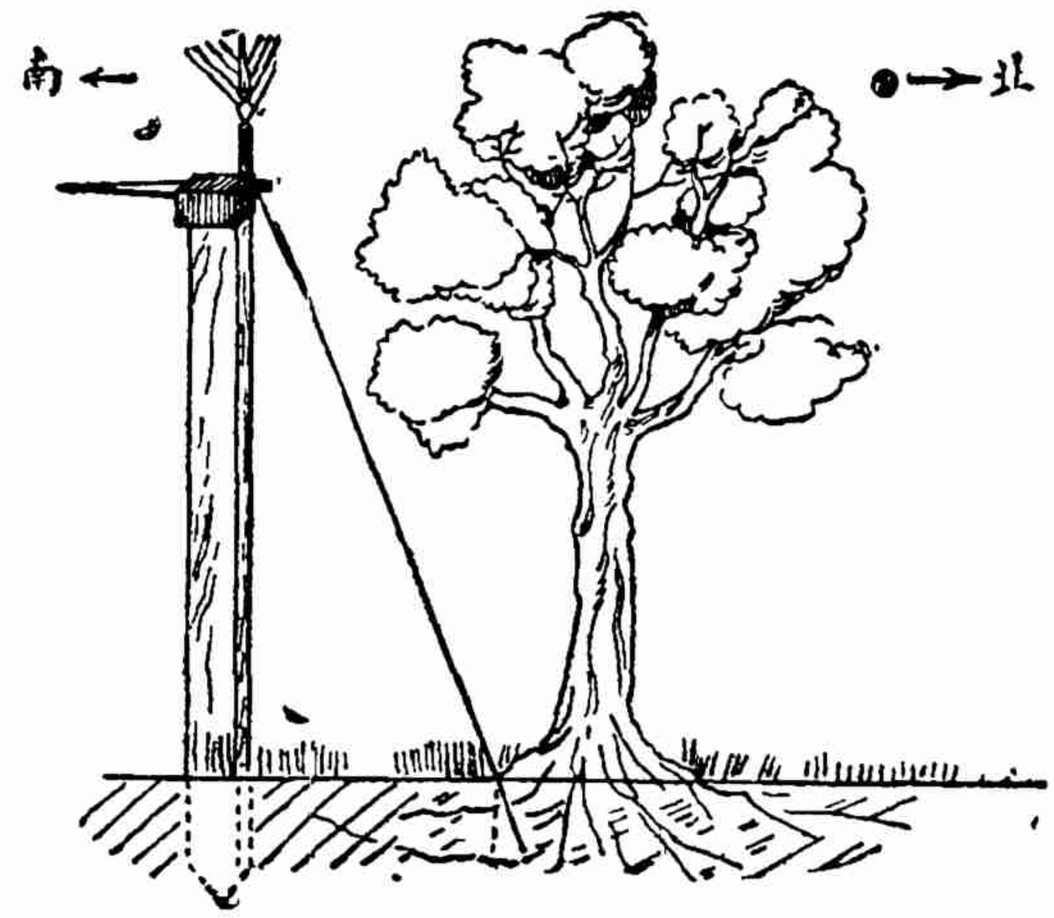
(1)(2)支柱(木質)
(3)橫行空中鐵線
(4)上通空中下入地內
每株根部之鐵線

第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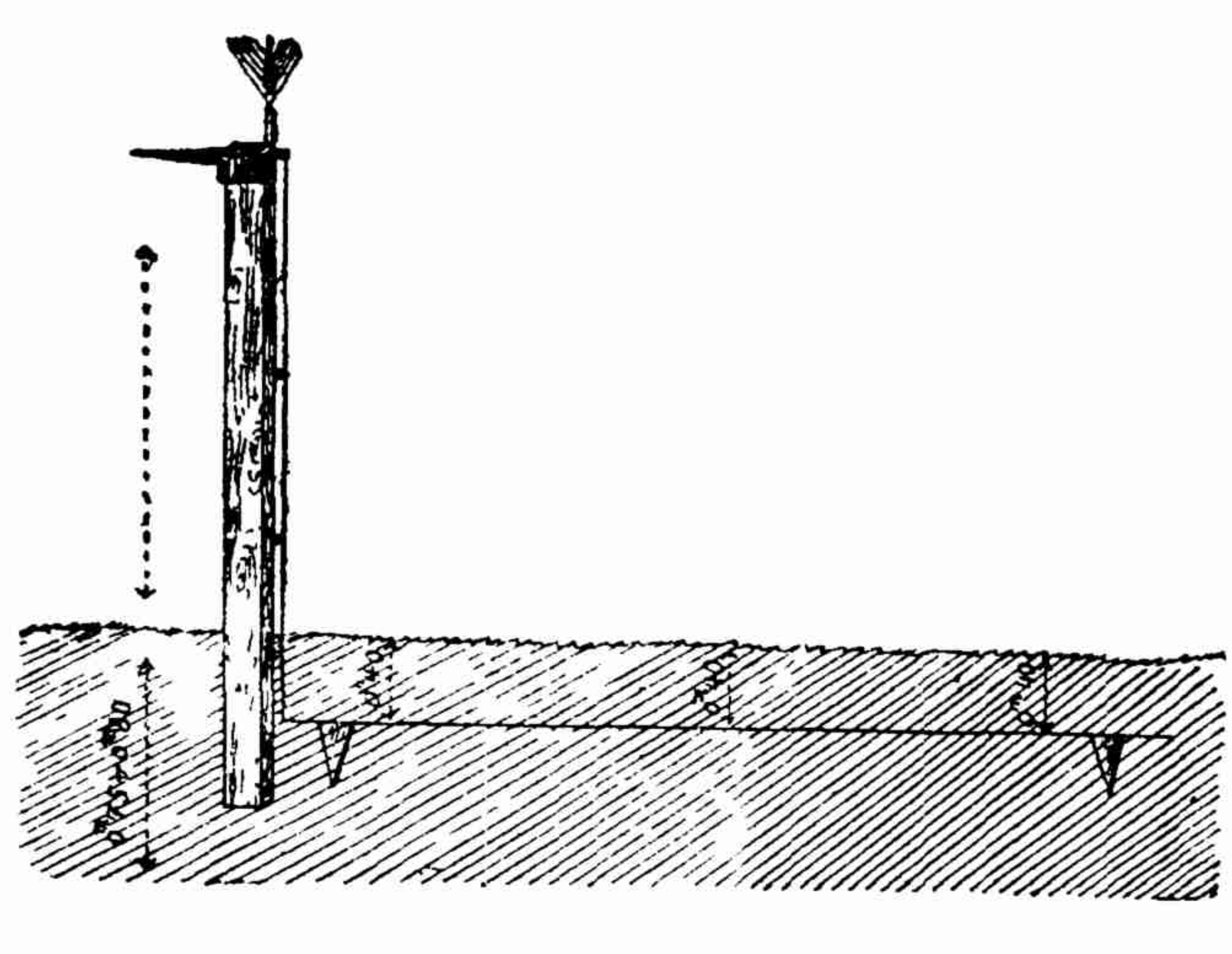
與第二圖之裝置相同，惟空中橫行之鐵線較多。如此裝置，所費固多，而效力亦大。在法國種葡萄多用之。

第四圖



此圖爲對於孤立樹木之裝置法。如爲森林或森林苗圃，亦可應用第一圖至第三圖之裝置法。

第五圖



女設克氏機縱面解析圖

此機最宜於向南北延長之面積，田南北無論延長至若何程度，由南端之機引鐵線向磁性之北極貫通之，其效與近機處之土壤所收之效果相同；據克氏云：因地磁關係，且離機愈遠之處其效用愈大，因加入電流之磁流更强故也。其南北鐵線之延長有效實數，雖尚未經過正式試驗，加以決定，然以理推之，如非因地理關係不能盡量向北延長，在其南北線上之土地，可以一機之鐵線貫之，至少仍能得到同等之效力也。如園地爲不規則形，有數小角，不在一南北直線之內，亦有救濟方法。蓋由機引下之鐵線，不入地以前，可任走何種方向，而無妨礙；至鐵線入地，效

用始發生，是以既入地則必須引向磁北延長，否則其效力只及於鐵線入地之處，而不能旁及他方也故遇有小角不在設機之一南北直線內之情形時，可於鐵線由機引下時分爲兩枝，一枝在置機處入地，一枝引至所欲至之不在此機一南北直線之小角南端入地，兩線入地後，均引長向磁北進行，則在此兩鐵線所貫過之地段內均能收到同等之效用。此乃欲經濟時之方法，初時試驗最好選一向南北延長之一地段，其東南（即闊度）之長如在一丈五尺以內，兩機即已足用。

此機之生命，據克氏本人言，其莊上第一次所安置者至今已十載，一切全如初年，從未加以修理，因機小而結實，本無損壞之虞。依克氏據第一機十年後之現況推之，每機一架，至少可用至五十年以上。

此機一經安置，則萬事俱畢，既不用人工或他種發動機以發動，亦不需工人之照料，一仍其直豎空中與宇宙間大地內之一切神祕變化相感應：風也，雨也，雲也，雪也，光也，熱也，均爲其所收用，吾人所忙碌者，種植收穫之工作而已。

克氏機可代避電針之用，如有巨電須於安有此機之地段內之電互相吸引，互相排斥時，藉克氏機之吸收通入地內，不致損毀屋宇，傷害人畜。即至電力最猛之時，克氏機傳達不及，亦不過將此機之座柱打斷，或使該機之振動攝電線彎曲而已。

答國內外注意是機之同胞所詢諸點

至著者寫至此地之日，已接到詢問函件九十餘封，綜括各人所詢者，共得雜問約五十餘條，茲逐條簡答其要如次。其牽涉上下文者，只註明其所屬之小標題，參看可也。

（1）克氏機每架銀若干？

通常市價每架法幣二百七十五方。（每百方約合中幣九元）包裝費在內，運費關稅另計。克氏月前來函云如由著者經手，每次買機百架時，每架減收五十方，實價二百二十五方。

（2）每機可蔭（影響）若干畝？

此條之解說大半見上述「克氏機之應用」一段。即應用克氏機之地，應爲羅針南北向延長之地，而此延長自一尺以至一里以至百里，以至無限度，如無他種外界物質條件之阻礙，置一機已足，惟須引連機之鐵線依羅針向直達北極地之盡端。在此鐵線所經過之地其兩側四五尺內土地上之植物，均能同等得到效力。是電耕機所蔭之面積，應以羅針南北向之土地長度如何而定。在此種條件之下，應用克氏機，最宜應用近代合作社之精神，在同一羅針南北向之田土上合組安設，經濟方面甚爲合算。

（3）應用方法如何？

此條亦詳上述「克氏機之應用」一段，不贅。惟將來此機在中國能推行，當另印一小册，更加詳細說明其應用方法，由克氏印行，隨機分贈購買人。

（4）考察結果甚覺滿意，前本擬草一訪克氏記，後以事擱置。其經過情形，當略述於稍後之「克氏家中兩週內之觀察與談話」一段。

（5）機體大小，全機重量如何？

全機重三基羅格蘭姆零九百格蘭姆（3 Kilogramme 900）機之正身（卽竈爐）寬十一生丁米突，長十四生丁米突，高十三生丁米突，另加機尾（卽尖頭槓）二十四生丁米突。振動攝電線及四柱合計之長爲三十一生丁米突又二分之一。是全機之高爲四十四生丁米突又二分之一，長爲三十八生丁米突，闊爲十一生丁米突。

（6）該機之構造如何？

詳上述「克氏機之構造」條。

（7）該機可應用於水田，蔬圃，菓園，森林等地否？

一切土壤一切植物均可應用此機。對於水田之人地線宜稍深，俾無礙於犂耙；森林內，宜將機樹高超過木梢，使與空中一切變化相接觸，相感應。

（8）有現成機購買否？手續如何？

克氏在外有小工廠製造，另有機械師三人在家配合機件。一九二四年布郎夏君（G. Blanchard）有一文介紹克氏機，謂當時統計，英，美，德，意，瑞士，丹麥，瑞典，加拿大等國已銷用十五萬架（Cent cinquante mille appareils）；瑞士一國曾有一月銷至千架之多。并謂「法蘭西乃強有力之托辣斯與電耕機作殊死戰之國，銷數仍達七千之譜，豈非一可訕笑之事乎」云云。克氏曾親告余以現時賣出之數目，當時未筆記，今已忘却。澳洲有一代理人名 Trouchet，十月杪該代理人曾令其子來克氏處調查。澳洲以及馬來聯邦，暹羅，新加坡，爪哇等處均由 M. Trouchet 經理。

中國方面之購買手續，如由中華農學會吳覺農先生代辦時，每架可省法幣五十方，因來信者已達九十餘人，每人一架，距百架數目有限，當可商之克氏照二百二十五方價值計算也。

如不欲由農學會代辦，亦可直函郘人，惟須在大城市如滬津京漢以及廣州等地兌成法幣寄下。連關稅運費能匯來三百五十方，卽可轉請克氏照寄。（價有餘寄還）（三百五十方合中幣三十一二元）（著者地址仍舊）

（9）運費關稅若干？

在一百方以內。此以寄澳洲比例推出，因克氏尚未寄貨中國，不知實數也。

（10）詢著者願再作文介紹此機否？

此文發表後，如環境許可，擬完成上所提及之一專書，并將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間電耕機雜誌中之重要著作及一九一

八年以後有關於此機之一切論文迻譯，題爲關於電耕機之參考材料在本誌或中華農學會會報或他種雜誌發表，以餉注意是事之諸君。

(11)應用克氏機後是否須再用肥料？

克氏所極力反對者爲化學肥料；卽人糞尿，克氏亦不甚贊成，惟謂廄肥尙可應用。因化學肥料爲藥品，有害土壤及植物，間接影響人生。人糞尿有病菌，恐致傳染。廄肥對於此兩害均甚微，故尙可應用。安置克氏機後，二三年後，直可不用任何肥料，蓋一切生活原素，已由克氏機供足矣。應用克氏機之初年，收穫卽增加至一倍，年復一年，迄第六年止殆成水平收穫，此後卽常保有此種收穫，不再增加也。

(12)前文插圖有「發明家莊屋上之電耕設施」一幅與電耕機解析圖不同，其作用如何？

此裝置乃發明家欲使遠處過客加以注意，原不在利用。蓋廣告性質也。

(13)有此機之樣本與說明書贈送否？

克氏前曾出小冊一種，定價二十方，現已無存；近又着手編一新者，尙未付印。此外有應用說明書一本，隨機附送。然均不及拙著之詳細。且著者身邊亦僅一本，不足分配。

(14)此機對於中國土壤合用否？

依著者從電耕機學理之根據，以往之歷史，克氏機之試驗報告以及暑假親自考察所得，認爲合用。且以此種合用，無任何之附帶條件；如謂某種土質某種植物始合用。中國亦當然合用。惟著者尙未親自闢地裝機試驗，不能以私人經驗爲擔保，希望對此有興趣者實地試驗，以觀其效果如何。兩月前接克氏寄到一報，內有克氏機實地試驗報告一份，插圖多種。以其爲西班牙文，託人譯成法文，始知爲駐巴黎威內瑞拉（Vénézuela）公使以克氏發明告阿新答大學校長(Directeur de la Haccenda)該校長卽購機實驗，二年後得有驚人之成績者也。（此文擬於暇時譯爲華文，一俟得有此種照片卽寄回國內發表。）

(15)電學原理如何？

已略見上述「電耕機之原理」一段。著者對於電學毫無研究，不敢放談；望閱者原諒。

(16)不知電學者亦諳應用否？

克氏機之長處，卽在雖鄉愚村夫，均知應用。照前述應用法裝置後，不再需要何種專門技巧，更何有於電學。

(17)中國亦可製造否？

著者曾以此問題商之克氏，克氏云『如中國應用極廣時，可以設廠自製。製法甚簡，派一二人來此學習一年，余授以祕訣，可也。』幷謂如著者有暇在彼處研究，盡一二月之力，卽諳製造。惟

設廠自造，將來或有條件，蓋克氏雖曾言非有意專利，然如中國能通行，銷路必大，克氏不能以此利雙手授之商人。如中華農學會辦理得人，克氏或能破例優待也。

（18）可否在中國設分店？

此條當然可以辦到。惟須俟中國通行以後始可言此。無論何處商店，予著者以相當信用，幷有相當保證，均可代爲介紹與克氏，由克氏請爲駐華某城代理人。

（19）機價可否分期繳納？

僅購一機，恐難辦到。如購貨較多而有擔保人，或可向克氏設法。

（20）華人購機有優待否？

卽前言之由二百七十五方減至二百二十五方。此外恐不易再減。

（21）一機能應用若干年？生銹否？須修理否？

依克氏十年來觀察之推測，每機至少可用五十年。不易生銹，卽稍生銹亦無礙於機之作用。該機無複雜機件，鐵板數塊，鐵線數條，無可損之物，故亦無修理之必要。

（22）無電廠之地可應用此機否？需用煤油否？

此機乃吸收宇宙間天然磁電與人工電氣毫不相關；無電廠之地，當然可用。不用一錢由空間攝取電氣，無需用煤油之時。

（23）氣候寒熱與此機有何影響？結冰地可用此機否？

無論氣候寒熱之變化如何，此機仍能不斷發生功效。蓋天氣寒熱乃溫度之差，不能影響於空間所含之物質，使之或有或無。無論溫度最高最低之何種程度，與此機之電爐相接，均能生出兩種相異之溫度，此兩種相異之溫度卽電氣之來源，故此機無論何時，仍不停止其作用。此機能令土壤溫煖，有冰凍之地可用此機以增加植物組織內之溫度，不致因寒冷而死。（一九一三年以前已有避霜霰器 (Paragrêle) 之發明，此亦廣義的電耕機之一種，將來另文介紹。）

（24）天乾或雨多之年，此機有何效用？

克氏機能令土質輕鬆潤濕，天乾之年，土壤能含有相當之濕度，地面不致龜裂。雨多之歲，水液容易滲透。

（25）鼠及他種小動物之咬害植物，可以防禦否？

人之身體強健，僅能抵抗寒暑之侵犯，時疫之傳染等，如有敵人持刀相鬬，虎豹爪撲牙噬，身體之強健，幷無何種直接效能，必有武器始能對付。植物亦然。克氏機惟能令植物生長榮茂，組織強勁，有害之寄生動植物不能寄生而已；至鼠及他種小動物仍須用人力驅除之也。

（26）購買時可否由銀行交款（卽在銀行交銀取貨？）

多買可以辦到。（十架以上）

（27）克氏機有無停止作用之時？

不分寒熱，不計日夜，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一日二十四小時均不停止其作用。因無雨時有風，無雨無風時有太陽，無雨無風無太陽時，空中任何溫度亦能使其作用不停止，而大地磁氣，地流，則更無時無刻不爲尖頭槓所攝取而利用之也。

(28)可否先由中華農學會先行購置試驗，得有良果，再行推廣？該會常駐幹事友人吳覺農先生已來函定購兩架，稍遲卽可運寄回國。個人對此如有興趣，亦可自行試驗，試驗結果佳良時，著文發表經過，乃電耕機在中國實用之歷史的紀念，價值亦自不小。

(29)克氏第一次試驗，是否用蒸溜水？是，有時用蒸溜水，有時用雨水。

(30)電耕機所影響之作物與化學肥料所耕種之作物其品質有何分別？

今日之土壤有如生氣奄奄之病人，腰酸以健腎丸醫之，貧血以補血劑治之，此化學肥料卽土壤之健腎丸補血劑是也。醫藥治病可少而不可多，宜於一時而不宜於長久，化學肥料之於土壤，有如人類之於鴉片，上癮以後，欲戒不得，爲之燒乾如柴而死。至電耕機於之土壤，有如人類於身體疲乏之後，加以適宜之修養；精神委靡時，應用遊戲運動以調劑并振發之，乃講衞生之功，非以毒攻毒之藥有病人所生小孩，自然軟弱；調攝得宜者所種後嗣，必甚勁強活潑。化學肥料所種之植物，有如病人之小孩；電耕機所影響之植物，有如調攝得宜之身體康健者之後嗣，其質地之差別，顯然可見也。參閱上述「電耕機之原理」一段中之說力(Energie)之言論，更易明了。此次來函詢問者中有廣州嶺南大學梁毓萬及福建郭尚本兩君，其函內有數語甚可證明化學肥料對於植物之有害，梁君之言曰：『商場肥料(Commercial fertilizer)外國農夫稍有農學常識，故用之無大(！)害，我國則不同，因用之不得當，反令植物受害。更有一點，我考察近處農村，農夫均謂商場肥料(化學肥料)所種蔬菜其味不及用糞所種者……』郭君亦曰：『吾閩漳泉二府，所產生菓尤夥；所有肥料，大多爲豆餅與黃豆，而化學肥料次之。惟若用此項化學肥料，此後或更改他種肥料，於生殖收穫均有阻礙。於北方想亦必然也。』梁君之言乃證明化學肥料所種植物之質地粗劣；郭君之言則證明化學肥料直如鴉片也。克氏機所種植物，在論理上有甚大之差異，實際著者在克氏家曾食受電耕機影響之雞兩只，生菜及生菓糖醬多次，覺口味甚濃美，不能分辨其與普通雞菜菓醬之特別不同點，蓋余素饕餮，無細味淸茶之習慣也

(31)反對克氏機者之理由如何？

著者曾細心收集此種理由，竟毫無所得。不惟不聞反對理由，且不見反對之文字發表於報章雜誌。(容或乃著者淺見之故。)

返思反對者之所以如此，乃其聰明之處，蓋如以無根據之理由反對，徒爲電耕機作宣傳也。反對克氏者有二種人：一爲肥料商人，一爲與肥料公司有關係之人。前者雖經克氏不遺餘力加以攻擊，（每週作文一篇題名多爲電耕機與肥料，由巴黎賽勒阿阿新週報——Seine-et-Oisien 發表，）仍未見與克氏正式有所駁辯。後者又可分爲二類，一爲政府及學者，一爲肥料商人所收買之人。政府只能祖護肥料商人，而不能明白予克氏以壓迫，更無反對理由足言。學者如前所述之格里仰農校亦未言克氏機不合用之理由，對於電耕機三百年之科學的基礎，更無能力一擘推翻。即法之化學專家夫利施（J. Fritsche）於一九二七年著園藝上化學肥料之應用（L' Emploi des Engrais chemiques en Horticulture）一書中之園藝上電磁之經濟的利用(Utilisation economique de l'electro-magnetisme en Horticulture）一章內，亦有電磁應用於園藝上得有豐饒之收穫，如有人否認，徒自暴其無識而已（il serait puéril de le nier）一語。惟謂電耕機與化學肥料當同時幷用，以增加收穫；其理由卽前所述之目下常人所承認之植物營養律。夫氏幷曲解克氏亦贊同此意見，實則克氏時在其文內否認之也。至爲肥料公司所收買之人，則更不知何爲學理，金錢而已。克氏曾於今夏所著之電耕機與肥料一文內，將一欲作政客之人與一牧師及三四鄉村中人會於一牛販家之種種怪劇，描寫盡致，令人捧腹。於此可知受肥料商人收買者之意見。席中一農人起而言曰：『爲害社會之物，無有出電耕機之上者。』滿座不約而答曰：『余甚以此言爲然。』牧師曰：『彼發明電耕機之人，必受上帝譴罰；此撒旦之徒，惡人也。彼所發明之物，非人所能了解，而予肥料以甚大之打擊。如某君今年卽因此虧失而不克於選舉時得一席地。此卽可噁之發明必受天譴之原因，而購此電耕機者，更上帝所能不宥恕之惡魔也。』……反對方面之意見，著者所知者僅此而已。

（32）樹膠樹，豆，麥，荔支，芭蕉，蔗，波羅，木瓜等植物亦可用此機否？所產品質如何？

無論何種植物均可應用，所產品質，較用肥料者更適於人類康健。

（33）製造費（專計材料不計人工）每架若干？

著者尚未詢之發明家，但以材料而論，每架當不超過十元。

（34）克氏願赴中國遊歷否？

克氏年事已老（六十四）旅行不甚方便，且目下彼亦無赴中國賽神會之必要。

（35）磁電度之強弱與植物生長有何關係，如太強有害否？可否裝置磁電度表？有何種危險否？

植物僅僅收其所需要之生活力，機初設時，或有不足之感，收穫增加因而有限，如係依法安置，三數年後，電磁當無不足之感；如有多餘時，依自然律而消散於他種方式，不至爲害植物：此即人造電器與天然磁電之不同處。因此亦無裝置磁電度量表之必要。幷無何種危險。

（36）何謂錦？

已詳「克氏機之構造」一段。

（37）克氏機出口，法國政府取締否？

法國乃「自由」「平等」「博愛」三字隨處可見之國，政府不敢侵犯人民此種自由，當然不致於受取締。

（38）自己開場製造時，能否贈與圖樣？

一部分答詞詳（17）（18）兩條。正式開場製造，當從長計議。

（39）克氏機大小分幾種？

僅有一種，無大小之別。

（40）每機能抵肥料幾何？

無從比較，請參閱（2）條。

（41）使用方法有何處可以學習？

細閱本文上述之「克氏機應用法」，即無師亦自知應用。

（42）可否專程來法研究此機？

如經濟能力可辦到，自屬佳事。惟專在應用，似不必多此一行；蓋以此旅費可買機數十架，結果較來此爲圓滿合算也。

（43）固定鐵線之木楔，長短如何？

長短無定，普通二三寸足矣。

（44）盆植可用否？

可依「克氏機之應用」一段之第三圖裝置。惟入地線不引入地而插入盆內之泥中。如此則每機一架，可應用於向磁南北排列之任若干盆栽植物也。

（45）此機可遷移否？每年須摩擦或換件否？

雖可遷移，但以不遷移爲佳，蓋機安置後六七年其効力始達最高程度，故七年內不可移，七年後效力雖達最高程度，然一經遷去此機，若干年後則土壤仍回至瘠瘦。此機幷不用摩擦，亦不必每年換件。

（46）需用養機費否？

此機自立於空中，與空中地內電磁相感應，不需人工照顧，又因無細小易破機件，無損毀之虞，故不需何種修理費。

（47）法人用此機者佔幾成？

三年前已買去千架，見第（8）條。因在法不惟無人代爲宣傳，又橫招各方極力阻礙，故甚難銷行。據克氏言，每逢有訪克氏者，於下車後詢鄉人以克氏住址時，鄉人驚而反問曰：『克氏乎，此一瘋人也，可先往訪牧師，彼將詳以告汝。』處此情境之下非有

克氏之毅力，即現狀亦不易維持也，遑論推廣乎！

(48) 新墾地可用此機否？有無應特別注意之事？

新墾地亦同樣可用此機，并無特別注意之點；據著者意測，如能於先年裝置此機，翌年種植，效力必益顯著。

(49) 莠支蟲害可驅除否？

一切寄生蟲害，均可剷除，請并參閱第(25)條。

(50) 此機可使植物抵抗天乾至何種程度？

對於此點不能有確切之答覆，據美慈等地實驗報告，普通天乾之年，有此機之地，收穫較無機之地多至數倍。

(51) 應用此機，可否兼用糞料？

據克氏意可不必用。裝置之初年因機力不足，亦只可施用少許，蓋恐傳染病也。又如有意作比較試驗，一用糞，一則否，觀其結果如何，亦科學的趣事也。

(52) 夏秋間雷電時作，有無妨礙。

此機爲一避雷之良針，有雷電時，不惟無妨礙，并可保人畜屋宇安寧。

今日以前所收得之九十三函，詢問之點，已全括於上五十二問中答之，如有遺漏或他種尙未問及之事，容將來另行答覆。

克氏家中兩週內之觀察與談話

抵克氏家時，由克氏女祕書長引入，握手道好，主客皆歡。辦公室兩間相連，外爲兩女祕書工作處，內爲克氏與其女祕書長工作處。外室四壁滿懸克氏所得奬證及電耕機實驗之良好結果照片，并掛有正楷書寫之橫幅，由此可以窺見其思想。如『資本不能令工人得到自由』『發明家應用其心靈之慧光，有如太陽之光芒四射，以謀人類之幸福，并導人類之思想入於一優美之世界，』『科學發現大自然之神祕，使常人接近天人。』內室四壁遍懸各種地圖及克氏家人照片，有文件兩架，整秩不紊。兩室三機打字，達達不絕於耳。略談片時，即僱一汽車至離彼居四基羅米突半之小城就宿。翌晨六時，克氏即親駕一汽車偕其夫人與一機械師相邀，駛入 Rombouille 大森林一匝，費時一時一刻歸克氏寓。決定是日下午回巴黎二十號再返彼處居兩週細心考察。克氏偕至莊上參觀，見園內菜蔬麥菓生長榮茂，葉幹均深綠有光澤。其機之設置，一如小冊中所載。午餐與其夫婦三人共食，席撤，其一女祕書來奏披阿諾(Piano)數闋。該女祕書即後述爲電耕機所治愈之患肺病者。在巴黎住八日後仍來克氏家。此後兩週，下午五時僱一汽車送至旅館，晚餐安宿，早八時前克氏或親來相邀遊一圈後至彼處午餐，或由旅館派車送至克氏家。上午九點鐘以至下午五點鐘，均克氏與著者談論或著者一人入園觀察以及在其辦公室閱讀有關此機之著作之時。克氏與著者所談問題甚形複雜，科學，社會，以及彼與資本家孤軍奮鬭之經過等等，非本文範圍所欲言。著者所閱之書，以關於電學及一九一二年雷姆

閉會後關於電耕機之一切論文，亦非本文範圍所能及。至觀察方面，可述之事甚多，強半散見本文前述各段，此處如再詳述，詞費令人煩厭。茲舉以前各段未及之數點略爲報告，諒亦讀者所樂聞也。

克氏僱有園丁二人，每日作工八時，著者談話閱書稍倦，卽入園觀察，藉此休息。入園必與園丁相遇。一日曾問其一：來此幾年？曰五年。復問五年內彼所經手曾用多少肥料於此園地？彼瞠目視著者，似未聽清，反詢曰：肥料？施肥料此地乎？從未曾有！戇誠之言，隨其天眞之面容表現，令著者深信非有虛僞。一晨曾見彼兩人刈麥，午餐後再入園，見以耙翻土將完，著者立園中觀其工作，稍遲土碎，卽播種其上，并未見施有何種肥料。過新耕之地，惟覺一片土泥鮮氣，撲人鼻孚，不聞有絲毫異味。而當時收割之麥，則較之野外施肥之麥，顆粒肥實，莖幹粗高。

園內東首一小角，種有番茄，用爲比較試驗區。其一行用「克氏機之應用」一段所述之第三圖裝置法，每株有一豎線經過橫線上通空中下入根部；一爲通常裝置，僅由機來之一地下線貫過。前法所影響之番茄較後法所影響者高大而榮茂，約及三分之一。蓋每株有一線與空中地內相通，感應頻數而容易也。

一日有二工程師來訪克氏，欲試驗克氏園地內電耕機之電量。克氏偕其女秘書長機械師以及著者與二工程師入園，先以剪截斷一機之入地線，置電量計於其近傍地上，然後以由機來之線及另一插地線接於電量計，隨卽見電量計指針突移至三十與五十 milliamperes 之間遊動。（確數曾記入一紙片上，今已遺失，上舉數目，恍惚相似，不能據以爲實數也。）二工程師僅以唯唯答克氏之是乎否耶（N'est-ce pas?）一語而已。

著者住克氏莊兩週，每日必至園內三四次，體會電耕機之實地裝置，從未聞覺有便臭或化肥以及他種穢物之氣味。

克氏園內之菓樹蔬菜穀豆等類，均葉色葱綠，質地厚肥，幹色鮮嫩，破其外皮，卽見樹汁。總而言之，一切種植，悉生氣勃勃，有逾尋常也。

電耕機與人類疾病

一九二二年有一都魯士（Toulouse）青年女子，因肺病太深，醫生束手無策，勸伊下鄉休養，保此殘年。該女子至尾鄉遇克氏，與言其病。克氏謂彼有一電耕機，專供種植，惟以其所攝取者爲空中電氣，地下磁流，故或能應用以醫肺病，因近來已有用電氣治病者，如女子願意，請就彼試驗。女子欣然諾之，并謂如痊癒，願終身助其爲電耕機工作也。

克氏爲闢一室，床之兩端各連電耕機十架，貫一鐵線由窗口沿壁入地，該女子卽睡此床上。約四月後，身體舒暢，咳嗽漸少，食量增進，病如大瘳，八年積痼，得一牛機矣。

女子乃都魯士音樂專門學校（Conservatoire）畢業生，得有銀質奬章。此後卽長留克氏家中，爲克氏打字，任祕書職務，每日午餐後，必爲克氏奏披阿諾數闋，著者在彼家之日每次必有國際歌，蓋克氏對弱者之

同情，及對大同世界之追求，一如東方之被壓迫民族，熱血迸發且著者為中國人，欲以此表示其無國界之意也。

今已五年，該女子仍常睡此床上，惟夏秋之交，雷雨時作，恐引電太多，發生危險。常於雷雨之夜，移睡他處或移出電耕機於室外。惟一二週不睡於連機之床，則舊病復發，咳嗽隨之，食量亦減。

克氏本人睡床兩端亦置此機。一日午餐，克氏僅飲白酒一杯藥片一枚。著者知其感冒寒署，詢其不要重否。彼答日來因天時關係移出睡床兩端之機，以致消化不良，停食一日，放回原機則妥善矣云云。

克氏根據電磁原理，製一靴鞋後跟，中貫鐵線一根，使脚跟與地磁感應。克氏謂如人能依此法以製靴鞋後跟，而頭不戴帽，則人之康健必益以增進。英人現雖有露頭之風，尚然尚不能通常。歐洲婦人之帽較男人者為輕，故婦人禿頭者甚少見，而男人一至五十之年，則禿頭光光也。

克氏謂彼莊因置電耕機關係，空氣中常有電磁之振動，全莊諸人康健俱受莫大之影響。

克氏之他種發明

克氏已被公認為十九世紀一大發明家，博愛多能。其所發明之麪包製造機(Pétrin m'ecanique)已普及於全歐，彼曾得法政府之允許，專利十有五年，今日為電耕機與資本家孤軍苦鬪十年仍能維持者，卽因當日使其經濟立有基礎也。一九〇七年五月份之國家發明家報告(Bulletin)載有法國近時之發明家名單，克氏為六位得金質獎章者中之第二人。第一名為發明 Frappeur pneumatique 之巴利兒(Baril)。克氏曾示著者以其所得之獎章，琳瑯滿目，而尤以為發明麪包製造機所得之金質獎章為其所珍愛。

克氏根據電磁原理，另製一箱，以促進萌芽，及保護種粒與食物之用，前文亦曾便及。此箱現時銷路最廣，構造甚簡單，將來另文介紹，恕此不贅。

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之大戰時期內，煤炭石油等燃料，各國均感缺乏。克氏為解決此種問題，虔心研究，發明一種合金質堅重，用製天然發動機，設立「氣流」工廠（L'Usine des Courants d'air）；于雷(Fernand Huré)曾於一九二一年自由人雜誌(L'Homme libre)對於此偉大之發明加以介紹。此機一如電耕機由空中吸收電力發動摩托，使燃料之恐怖得以免除。此機製造，克氏尚未發表，著者僅見其合金及解析圖。彼曾對著者言曰：俟電耕機稍有發展，不用耗余全力以為人類福利宣傳之時，卽着手著一書，印百本，再製此機百架，於赴上帝召之前，分贈各國，不欲有所專利，而以為余永別人類之珍貴敬禮（Un dernier Cadeau precieux pour l'Humani）也云。

克氏今年已六十有四，每日工作至十小時之多，晨二時卽醒，假臥披中流覽先日報紙約三四份，（克氏雖不喜政治，然遍閱各黨派報紙）四時左右起床，就先日預備早餐立食焉。餐畢指揮工作，精神煥發，日中

午餐，時間較長，至二時復行工作，晚六時不食而睡。

日夜多疑懼，閒恐肥料商人加害也。據云曾兩次被害，均幸免。現時出入褲袋中必有手鎗，其臥房之下為餐室，內有一鐵箱，重要物品所藏處也。午夜聞犬吠，必驚起，於其臥房地板上所留之一圓孔內窺視餐室中，有變則以手鎗於圓孔中擊賊。此乃發明家之逸事，無關本文，惟興至便及，且亦可解閱者看此萬餘言長文之疲倦也。

克氏乃窶人子，其父為人傭，日得八方二十五生丁，僅現時法國普通工值五分之一。晚年不能作工，為人辭退，克氏幼年即感傷世故，發奮有為，得今日之大成就，可敬佩也。

尾聲

著者甚愧於此無甚研究，而尤令著者汗顏者，即電學一科，尚未窺徑。上所陳述，乃依私見所及者，拉雜言之，錯誤之處，自所不免，望閱者隨時指教。

尚有一重要之點，不能不於此鄭重奉告留心此事者：著者僅據所知直言，未加絲毫修飾。友人或有為吾克氏機未經在中國實地試驗，不知效果如何，不可為之過事鼓吹者。著者應之曰：『余之有此篇著作，介紹而已，非謂凡屬農家，均應購置。如能力充裕，有興於此，欲實地試驗，亦一有價值之科學事業。科學事業，失敗成功，創初之時，固難預知，況失敗為成功之母，而電耕機又有三百年科學的歷史及不少學者實行家得有非常之成效，吾人又因何不可耗費少許金錢精力以試驗之乎？試驗有效，誠造福祖國之偉業也。』

著者介紹此機之見地如此，閱者或亦有同感歟？

一九二七，十二，十七，下午五時半，寫完於巴黎大學圖書館。





司各脫



乳白鱉魚肝油

療肺聖藥

The Lung Healer

SCOTT'S Emulsion

補身要品

The Health Giv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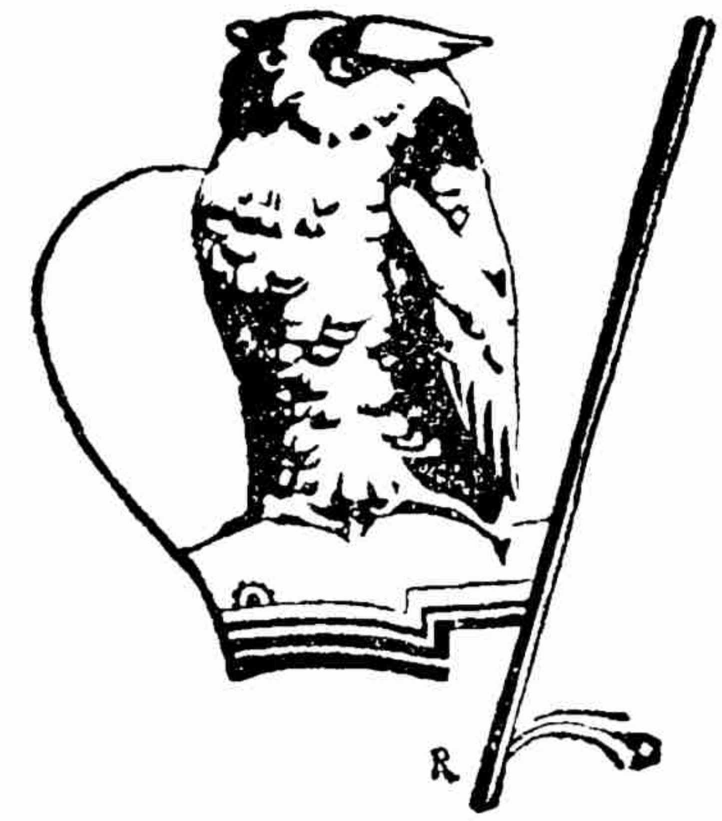
專治咳嗽
傷風喉痛
肺癆以及
各種弱症
其效立見
老幼咸宜





各處藥房均有出售

請聲明由東方雜誌介紹 Please men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伊本納茲的文學見解和政論

倪文宙

西班牙文學家伊本納茲，竟於今年一月間以尿淋症死於他那近年來隱居之所的法國門東地方了。

伊本納茲的全名爲佛仙脫、勃拉斯可、伊本納茲（Vicent Blasco-Ibanez），所以有些人又稱他爲勃拉斯可。他生於西班牙東海口伐稜薩，早年過的是政治生活，曾被舉爲代議士。他又努力於革命的活動，要建設西班牙的共和制度。近來更因一意反對西班牙的法西斯政局，而被迫避居於門東。據電傳他在病逝的前數日，還對人談世界政治說：『最近二十五年來，君主國如俄德奧匈希臘土耳其葡萄牙諸國，均已將皇帝推倒，現在歐洲殘餘君主，不過四王，預料本世紀內，帝皇必絕迹於世界。至於西班牙如不建立共和政府，余將不復歸國。』可見他的政治理想，至死不忘。

他參預西班牙現實政治的生活，不久就放棄了。他轉而過窮苦的記者生活。他當四十開外的壯年，便漸漸的成就了作家的聲名了。他飄泊時到過意大利，他得意時，曾受過南美洲的拉丁民衆的熱烈的歡迎。他那動因於歐洲大戰而寫成的啓示錄的四騎士，曾得到北美人民的熱讀，曾映入過上海人的眼簾。

關於伊本納茲的種種，國內出版界，已有人介紹了好幾件事。我現在也來介紹點。

伊本納茲既因亞爾豐瑣十三揭隱（Alfonso XIII Unmasked）一書的發行，爲西班牙政府所放逐。他的著作，也被西班牙政府禁止發行。於是他只好避居於門東地方了，在那裏他靜靜的住着，一面繼續寫作，一面關心於西班牙的政治。一九二五年的四月間，其時伊氏住門東已有一年多了，巴黎小說文學週報（Les Nourelles Litteraires）查倫沙爾氏（Charensol）曾有一篇伊本納茲訪問記。從伊氏自己的口中，流出他自己的意見，這篇訪問記全譯如下：

『旅行的人一下車，就可看到在離意大利邊境沒有幾步的一個車

站外，梨樹橄欖樹的叢綠中矗立着一所高聳的別墅屋子的色彩和建築，都很複雜而奇異。牠就路遠的場所看來簡直臨照了海邊全境這就是勃拉斯可伊本納茲隱居之所了。

『自伊氏的西班牙王亞爾豐瑣十三揭隱一書流行以來，世界的新聞紙，一時囂然塵上。法國政府，則宣言不以法律干涉此書。於是伊本納茲乃得安逸地隱居於門東小築，從事他的著作生涯，繼續寫他的週游世界的廻憶錄。

『當伊氏的紀室很小心的開開了伊氏別墅的門時，便問：「你讀過亞爾豐瑣十三揭隱一書嗎?」

『我說「自然是讀過的。」

『「那很好！你要進來去看他以前，你必得讀這本書。因爲他說是很忙的，你要是讀過這本書，那你所發的許多無關緊要的問話，可以避免了。」

『「啊是這樣的嗎！」

『「如此請進來罷，不過我要警告你一聲，他很忙，他只許你作十分鐘的談話。」

『伊氏的讀書室，是一間很大的屋子，四壁全是書籍，還有那親手簽着名的名作家的肖像——愛米爾曹拉的，安那托爾佛朗士的，比愛爾輝脫的，維克多囂俄的，鄧內塞布須的，——沙發上亂堆着打來的電報。伊氏穿一件栗色天鵝絨短衣，年約五十餘，面容沈重而威武。從他的厚唇中，發出高大的聲音。他的談話，初時頗似冷淡，不久便而溫熱。伊氏操法語極純熟，雖然時時有西班牙的重音。

『「你要問些什麼?」

『「第一我要問的，是你的亞爾豐瑣十三揭隱一書發行後，所發生的事件。」

『「好！這事件，要比我所預期的平和得多了。自然，我是處在危險的地位。不過他們只是批評我和我的文才，至對於書中所說的則不加置答。西班牙政府一點都不放鬆牠爲了此書，已經化脫一千萬配水塔(Peseta西班牙銀幣。)那些反動的報章在咀咒我，而自由主義的報章，則被壓迫而噤不放聲。法國人決不能想像西班牙今日的境況。在西班牙是更無自由這個東西了！一切東西，都在政府的掌握之下。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我寫這部書，完全是想有所益於我國。」

『「據反對者說這部書在西班牙以外，要比在西班牙以內流行得多，有這句話嗎?」

『「這完全是謠言，雖然此書銷數最大的幾版，是在英語國印行的，不過最大的售賣總在西班牙。」

『當伊氏和我會話進行的時候，伊氏的語態，漸漸趨於冷靜。他不再想到所許與我的十分鐘了，這十分鐘早已過去了。

『我於是又繼續問下去了：「我可以問嗎?關於現今文學的一般，你作何感想?」

「「我剛纔不是告訴你過，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嗎？對於文學上，我並不要下什麼判斷。我是一個創作者，我不能算是學者。我於文學生活中，並不參預，我是置身在文學的旋渦以外的。不過這情形，却並不使我與今日世界上所印行的東西離緣。每天我必有四五個鐘頭，消磨於讀書上邊。此間我就有許多藏書，總計各處寓居的庋藏，可得六萬册，包有各國文字的著作。」

「「不過人是繼續在那裏發展的，最近我在讀那些十年以前，傾心崇拜，但現在並不感有甚何興趣的書籍，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人如何可以會有值價的判斷呢？自從福祿特爾以來，法國總不斷的有一個作家存在，他可以作他的時代，他的國家的代表。福祿特爾代表了十八世紀的哲學，却都白利安（Chateaubriand）代表了加特力教對新教運動的反動。維克多囂俄代表了進步與自由的理想，繼之者有愛米爾曹拉，和安那托爾佛朗士。但是佛朗士已經死去了。取代佛朗士的地位的是誰，我現在還沒有看見。這個情形，是不會持久的，也許十年十五年以後，法國會有鋒利顯明的人格產生，也許這位未來的囂俄方在應他的學位試驗。在今日我們的期待之中，法國却還沒有一個作家，爲外國人所知曉。法蘭西以她的文學使她自己知名於法國的域外。法國新作家不出，法語先要受影響……就我所知，有許多西班牙人，他們雖不能講法國話，但都能讀法國書。」

「「最近的一個法蘭西代表作家，自然是安那托爾佛朗士了，法國域外的一般人，不見得讀他的書，不過各國智識階級中人，則大都知道他的作品。在這一流人的心目中，佛朗士象徵了法蘭西文學的傳統。當早年時，佛朗士和我，常有聚晤的機會。兩人會面時，佛朗士總是說到戀愛與女人。但當佛朗士近死這幾年，他已丁衰年，不喜行動，我就少看見他了。最後，我們會聚過一次，其時正是我預備出發，週游世界以前。在聚餐中，我們且有一段小小的爭論。法朗士他談到他對於共產主義的信仰，我則對他說，還是慢點講罷。且等到監禁過三十二次，並爲了他的理想的關係，坐過一年又半載的牢，像我在西班牙的樣子再說。我們兩人雖然有時爭論，我們終於結伴在南美旅行講演。在行程中，佛朗士愛上了一個女伶，他和她形影不離。在厖拿斯愛利司地方，我們勾留有一個月之久，但很少看見他出門。佛朗士不喜歡旅行，他同其他的法蘭西人一樣，他們簡直不大曉得室門以外的世界。大多數的青年的法國小說家，只是描寫他們靈魂的急流，以及賽因路上一點戀愛的事件而已。」

「「眞的此間並沒有許多眞的小說家。要找到能寫短篇小說的很容易，但長篇小說，却不是那回事了。長篇小說是一本三百八十頁的鉅帙，決不是小小的一本中間印着大字，行間留起許多白的空行的小册子。要寫長篇小說，第一須看得多。就我自己講，我以爲不是僅僅旅行便可完事的。」

「「人們每說此書寫得很好，不過要曉得，單論作風，是不相干的。作風在作品上是最後論到的事，最被要論到的，是生命本身。一個人眞有

什麼東西要說，他會長遠的留在心中。不過他總會有一天覺得迫不得已的要把這東西表出。我的寫作，就是如此。時候到了，我便要開始寫，否則我是要生病的。」

『「一切國家的文學，有許多是大家相同的，雖然其間有明顯的差別。但他們可比之一家的昆弟行，這個褐髮，那個黑髮，在許多的差異中，顯出一個共同的肖似點來。」』

這篇訪問記就終於此，雖然是短短的一篇文字，但此中有伊氏人格的活動的呈現。

復次，我們要一論伊本納茲對於西班牙政治的熱烈的政論了。他在文學上，是一個自由的人格，他在政治上，是一個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擁護者。他要推倒西班牙巴爾厖王朝的亞爾豐瑣十三，而尤其痛心於一手造成西班牙法西斯政局的西班牙狄克推多李維拉氏。他憂傷於西班牙人民的無知和溫馴。他攻擊西班牙政府最出名的一部書，便是上邊訪問記中所述的亞爾豐瑣十三揭隱，此書於一九二三年發行，以後伊氏便被迫而避居於法國的門東，此書一時震動了世界。

亞爾豐瑣十三揭隱一書中所述的大概，是亞爾豐瑣十三私人的游樂生活，軍閥的橫暴情形，執政官的私人生活，摩洛哥軍事的失敗。更深致慨歎於西班牙覺者之缺乏。他以為全西班牙只有伊氏自己和教授盎南莽魯（Prof. Miguel Unamuno）二人是覺者。他倆當時都被逐於巴黎，都以西班牙的囂俄自期。

他所最慨歎無奈的，是西班牙沈睡着的民衆。他曾說：西班牙人民之所以快樂，是因為他們一點不放政治在心上。亞爾豐瑣在行宮尋樂，他賭博，吃酒，玩女人，西班牙人民是知道的，但他們一點不以為意，他們很羨慕地說：『真是個幸運兒！』賭博，吃酒，玩女人，都為每一個西班牙人所深喜。西班牙王帝如不這樣做，到反要為人民疑異了。

自一九二三年伊氏發表亞爾豐瑣十三揭隱一書以後，他雖逃亡在外，但繼續寫他簡短的關於西班牙政治的論文，在各處的報章發表。一九二五年一月，他在倫敦某雜誌上，曾有這樣的一篇文字，題曰：西班牙之主者，分析西班牙的政局，至為清析，可作亞爾豐瑣十三揭隱一書的簡編看，他說：

『二十五年以前，有兩個西班牙。一個是傳統的西班牙，一個是自由的西班牙。前者醉心於過去的光榮，後者醉心於勇敢的新的創設。兩者各有各的理想，且願以死爭此理想之實現。亞爾豐瑣十三和他的母親，把西班牙變成一個可笑的物質主義的國家，牠只想到享受，不信仰什麼，不希望什麼，只接受了物質主義所加的種種的不光榮。

『真要謝謝巴爾厖王朝，使東闊涉（Don Quixote）的國家，變成了散莎般柴（Sancho Panza）的國家，變成了一貪婪，怯懦，賤役，只知有聲色之樂的國家了。

『國中資產階級因恐懼而成為兇殘。他們怕擾動了自己，怕變動了自己的態度，雖然明知變動是於國家有益的。他們兇殘地宣稱，他們對

於法西斯政局表示同情，主張以武力爲解決一切的方法。而勞工階級這方面，則較別國更陷於迫害之境。他們每次表示有所請求，所得的答案，是被鎗斃在通衢之上。軍人有制人死命的利器在他手中，工人既沒有對抗軍人的東西，他只好作種種犯罪的嘗試。這情形，簡單說，就是在別國以減弱的形式出之的社會鬬爭，在西班牙都變作兇殘的鬬爭了。

『在五十年中，西班牙的王帝，不創設學校。他們對於國民知識的發展，一無建樹。西班牙人民受這些王帝所贊許者，只是爲了他們有野蠻的傳習。人民的惡德，也受這些王帝們的稱贊，以爲是國家的遺產。如費狄南第七，伊薩培拉第二，亞爾豐瑣第十二，亞爾豐瑣第十三等，都模仿西班牙鬬牛人和馬特力特流氓的言語和態度，以爲這些乃是純粹的西班牙風，而值得保存。要是有人表示一點同和於他國文明的行動，就被諡爲非愛國者了。

『在這樣的毒性的局面之下，亞爾豐瑣十三的存在，將近於不可能了。一方面分立主義在威嚇他，一方面又有社會的鬬爭，統治者的軟弱，更不消說，他們只好被稱爲非統治者。這又是西班牙王帝策略的結局。當亞爾豐瑣十三及女王萊勤脫時代，只有兩個政黨，一個是自由黨，一個是保守黨。自由黨領袖，爲甘拿代司，保守黨領袖，薩加斯太。這兩個政黨，交互的握得政權，這是頗有點滑稽的喜劇。不過當時因爲只有兩個政治家在前方，所以對於西班牙王還頗能引起他的敬意。只要兩黨領袖結合行動，他們便可以他們的意志去支配王家。亞爾豐瑣十三原想.做一個絕對的君主，想把立憲君主的制度推倒，就暗中運動兩黨分裂。他的陰謀詭計，居然成功了。他嗾使黨中的次要人物，反對黨中的領袖；他厚獎賣黨者；他資助叛黨者；日使那些賣黨叛黨的人，分別自己起來組織政黨，自爲領袖。他於是把西班牙舊有的兩大政黨，親手打碎爲許多新的小政黨了。

『這個分裂政黨政策的結果，遂致數年來西班牙沒有一個政黨能自維其勢力。此仆彼起的內閣，無論那一個，只存一種卑劣的念頭，就是如何維持自己，反對敵黨。他們的第一件事，是繼續在朝，不致去位。而要達此目的的最通用的方法，是一惟西班牙王之命是從。

『一個國家，既爲君主這樣的從道德上毀壞了，而治理國政的內閣人員又一心只求維持自已的存在，這情形當然只有趨於毀滅的一途。而君主自己，其實也成了這個情形下的犧牲品。因爲他一方面受了社會鬬爭的壓迫，他不得不利用軍閥的狄克推多，以爲救濟，以便利自己專斷的行爲。君主自己造成了國家的大患，却說是要以武力的干涉，來制此大患！

『西班牙巴爾麃王朝所給與於西班牙全國的毀壞的勢力，也波及於軍隊方面。當十九世紀時，西班牙軍隊時時干涉政治的生活，有時趨於自由主義方面，有時趨於反動方面，不過在這些動亂之中，軍隊還表示有某程度的理想主義。亞爾豐瑣和他的母親，曾毀滅了這個舊軍隊的精神，他們把軍人變成了一大羣的資產階級者。軍人唯一關心的事

體，只是以軍隊為職業而於中取利。

『一九一九年西班牙組織了武人議會（Military Juntas）這些議會相當於俄國的蘇維埃，不過組成這些特別的蘇維埃的只有軍人而已。——自校官到將官的軍人，——這些喀斯脫性的蘇維埃乃是以較卑劣的形式出之的俄國蘇維埃的鈔本。

『君主的唯一的念頭，是在諂媚軍隊，把軍隊高高抬起來，好讓牠來擁護他。軍隊既已諒解自身對於君主的需要，於是就經由上述那些蘇維埃的武人議會，而要求增加俸給，要求特權。武人自己成為一個階級，自己有特別的法律，罩罔了自己的地位。在西班牙你可以討論任何的事件，但決不可談論到軍人的行動。你要是一開嘴，你便會落牢監，你便會受軍事法庭的審判。

『軍隊中的領袖們，既明白了他們自己的權力，他們自然會驕縱起來。武人議會與王帝直接談判，而把他們的意志去支配他。而亞爾豐瑣十三呢，他認軍隊是王家手製的物品，他只敷衍地接受軍人們過度的要求，以為這些要求只是暫時的。他以為他靠了武力來治國，總要比周圍繞着文人時有權力得多了。

『西班牙王費了四年的功夫，預備一個武力的政變，這武力的政變，壓下了立憲的政局，樹起了軍閥的局面。一九二二年可陀巴宴席上，亞爾豐瑣十三以濃酒蓋着的醉臉，他流露出來久蓄的苦心了！他訴說，他在立憲君主制度下所處地位的乏味，他忍不住要做西班牙絕對的主政者了。

『武人議會，也沒有實力，他們在摩洛哥打了敗仗，則委過於文臣的內閣。在軍閥和王帝的眼中看來，文臣簡直是代人受過的替罪羊（Scapegoat）所有國家所遭逢的禍害，都卸與文臣去負責。西班牙王和西班牙的軍閥都以為只要把文臣丟開一邊，讓他任意治理起來，則對外的戰事就無刻不會勝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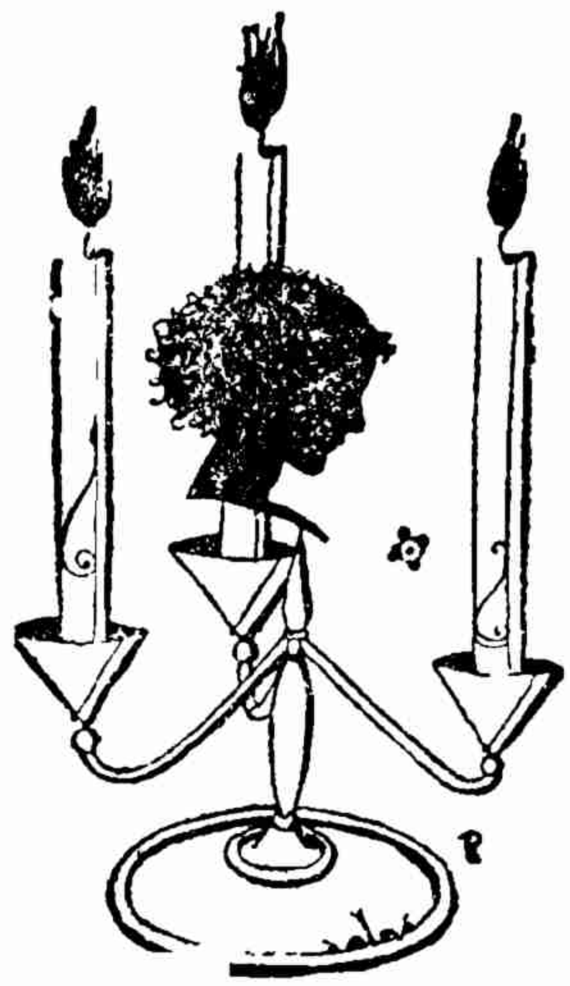
『先是那些變成了政客的軍人，想以亞古婁拉將軍（General Aguilera）為狄克推多。（亞氏是海陸軍最高法庭的主席）亞氏的為人，比較現在的狄克推多李維拉氏要誠正近人得多。但是一天晚上，西班牙的元老院中文臣派和軍閥派，發生劇烈的爭論了。亞古婁拉將軍聲言武人的光榮要比文臣的光榮直錢得多，而文臣派的領袖詭拉氏（M. Sanchez Guerra）則飽亞氏以老拳。

『因了這件事，於是詭氏的狄克推多的希望就失却了。西班牙王只好轉李維拉（Primo de Rivera）的念頭了。李氏的私人生活很不名譽，在軍隊中也不為同輩所喜，因為他的升遷太快了。不過他是一個甲太隴尼亞地方的上將。在一般西班牙的將軍中，李維拉是最不足以代表健全的道德的改革的。三十年來，西班牙人談到援引親故的例子，必呼李維拉之小名，而舉密古力多潑力麻台李維拉（Mignelito-Primo de Rivera）其人。他現在雖做過大將，雖在支配西班牙全國的政治，雖以他的意志在支配西班牙的王帝，但始終是一個密古力多，

他的性格，始終沒有變更。

『李維拉是大將軍李維拉（Marshal Primo de Rivera）的姪子。這位大將軍，便是破壞了一八七四年的革命，擁護巴爾底王朝復位的功臣。他自己沒有兒子，便一意要把姪兒抬舉起來，以維持李維拉一門的族望。

『果然少年的李維拉升遷得非常之快。西班牙每有戰事，他無不參加，無不有所勝利，而進爵增榮。當三十之年，他已是西班牙的一員大將了。



『但是摩洛哥之役，李維拉却被那曾在梅立拉受雇於西班牙政府，曾教過他亞剌伯文字的里夫民族的領袖，亞伯特克林打敗了！

『李維拉的私人生活，也是一樣有趣的。他生於求勒士，富有南歐人繁冗瑣瑣的性質。他眞配做亞爾豐瑣十三的從兄弟！他自以為他知道一切，他只消以喋喋的陳語，便能解決一切複雜的問題。

『自巴塞龍那的政變以後，西班牙的立憲君主制推倒了，李維拉起來了，西班牙的政局從此便水洩不通的，被包在法西斯主義之中了！』

汚膜

爲齒牙之敵



汚膜之在齒上、對於齒牙齒齦、咸有極大之危險、尋常種種牙病、皆起於此、故欲得潔白之牙、健强之齦、非時時去膜不可、蓋汚膜一經黏附、卽潛留齒隙、容留食物餘屑、發酵而生敗牙之酸質、牙垢又由此產生、現在已經著名牙醫之研求、發明一種去膜之捷徑、其法卽用必素定牙膏刷牙、至少每日早晚二次、必素定牙膏能先使汚膜凝結、然後去之淨盡、萬分穩妥、毫不損傷牙磁、同時又能鞏固牙肉、增加口涎中之鹼質、以消除所生之酸質、并增加口涎中消化澱粉質之能力、以減少食物餘屑之留存、而免發酵生酸、直接保護齒牙齒齦、間接卽所以健强身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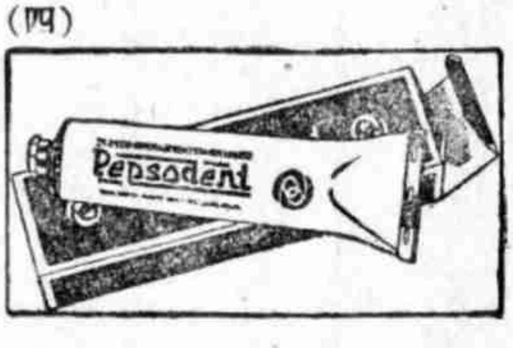
各處藥房百貨商店均有出售如欲先試用請寄郵票三分至下列地址當卽寄奉可用十日之試用管一管

上海郵政箱第一四一六號

必素定公司 D E

PT. CH7-6.

(四)



婦女235(三)

新語林

▲新得諾貝爾獎金之意大利女作家黛利達……哲生

▲爲兩性鬥爭的工具的非洲黑人秘密結社……哲生

▲土耳其廢皇的新婚與新回教運動……微知

▲列强準備化學戰……育幹

▲從蟋蟀的鳴聲測知氣候的發見……遂初

▲零下五十度……微知

新得諾貝爾獎金之意大利女作家黛利達

哲生

一九二七年，得諾貝爾獎金者中有意大利女作家黛利達其人。黛生於意大利之沙廷尼亞島，此次獲得諾貝爾獎金，乃引起文藝界之注意，茲據瑞典婦人週刊之論文，為黛氏作一簡短的評傳。

也像別的國家一樣，戰爭使意大利在文學上發生了一段演進的步驟，就算不是演進，總不失為文學價值上的變動。果然不容易說一般人因此而有所獲益，但讀書的慾望，總說是已增進了，不過現在似乎奇異炫人的題目，最吸引人們的注意，最能獲得極大的成功。

舊的史詩文學，已是過時的東西了。福格柴羅（Fogazzaro）吉亞可薩（Giacosa）和佛爾加（Verga）這等人，已被認為名家，而格萊士亞黛利達（Grazia Deledda）也是一個為人尊敬羨慕地稱道着的名字，不過她也像她的同時代的幾個作家一樣，已移向別一個平面上去了。

她的藝術，曾佔過重要的地位，她始終有這一股藝術的活力，有力而嚴整，正如沙廷尼亞島的瘠土一般。——黛利達是生在這個島上的一個農村女子，對於這個海島的存在，即意大利人自己也不甚覺得的。

凡親身見到黛利達的，當她破卻沈默，開始發言的時候，總可聽到她講述關於這個巉嚴苦瘠的海島的故事。這海島上有多少的賊隊，有莊嚴的宗教祭節，有奇異的風俗，有殘虐的中世紀的習慣，有犯罪的事件，有迷信，有復仇的鬭狠，以及人民的無知和窮困，凡此種種，她可滔滔的說個不休。

黛利達的童年時代和青年時代的生活，是很單調的，她的家庭生活所資，收入甚少。不過她寫作的能力，不久便表顯出來了。她的作品，很有力量，能擺脫遺傳下來的成見。她對於沙廷尼亞海島的愛好，始終不衰，所以她決計終身致力，要使意大利甚至全世界，知道這個為人所棄絕無聲名，毫無精美生活的荒島的真象。她要使世人知道，這個荒島，是如何的不幸，為人所忽棄。住在這荒島上的人民，如何沉入於窮困和無知，他們受困於非法的高利貸，受困於腐敗的法律制度。

從這個意義講來，所以她的書，乃是宣傳。他們都有一個傾向，不過她的藝術卻把他們高舉在任何目的之上。她以藝術的尊嚴，描寫沙廷尼亞島的風景和人物，顯出牠那可驚的岑寂。她描寫高聳入雲的大山，在這些大山的陰影裏，沙廷尼亞島上的男女生活着。——一切都定命地向着一個悲劇的終結，為不可忍受的命運所壓迫着。一切失望，只能想念。額上流着汗工作着，隱隱地含着怒意。有時想到債負，想到報復，想到永久的憂悶，不祥震恐，和一切，沒有人會忘卻。

黛利達的第一篇小說灰（Cenere）引起了一般讀者的贊許。此書所敘的是一個沙廷

尼亞的青年，智慧而富於野心。他不知道他的生母是誰，他終身想念着，要尋到給與他生命的這個人。他日夜的尋覓着，從不敢息休。他終於尋着了她了，他們的重敍，是非常可怕的一幕情景。當尋到時她已是一個飢餓狂亂不類人生的人了。她隨着一班苦人，在大道上行着。這位青年，一方面認看護母親，是他的天責，一方面又須力戰一個狂亂的願望，願他的母親早死。因為她實在是他的前途的障礙。末了，似乎是因了她的兒子的不說的願望，她終於尋死了。這個描寫，對於讀者心理的人物擬想，是非常的不慣，同時却也非常的熟習，讀者終深深地感到這是一個眞理。

後於灰的便是籐（L'Edera），這篇小說，含有更有力的恐怖分子。敍述的是一個青年女子，她對於領養她的一家的人，非常忠愛，幾至發狂。因此有一晚她竟把她所終宵守護着的老祖父窒死了。她做這事，是因為她深知老人是全家的孽障，老人不死，快樂與進步決不會到他們的家裏來。老人死後，全家人衆雖然都知道兒手是這個少女，但他們還是保護她，因為她確是做了全家不說出的願望的實現者。既沒有人控告她，她自然不會定罪，不過她的心情，從此擾亂了。她憂慮着，她時時冥想到恐怖的情景，她只好亂奔，最後她始回家來與家中的這位兒子結婚，他原是她所極愛的。他呢，是一個早熟的老少年，是一個放縱，沒脊梁，負重債的男子。她一旦重坐在殘舊的屋子的石級前，一家的生活，仍照前一樣地進行了。

俄國放逐反對黨



蘇維埃皇帝「現在還有西伯利亞」

黛利達是一個極豐富的作家，要把她的作品詳舉出來，很費點紙筆。她的作品中，有時衝破了荒島生活的範疇，也描寫到北意大利都市中的現代生活，但讀者總覺得這個環境，不足以使她喜悅。

她的作品的風格是淡遠的。在描寫的地方，含有詩史的趣味。她的戲劇的對話，是集中的而富於活力。她的文字，讀時即在不熟於意大利文字者之耳，也足以引人的詩意和情趣。而正宗的拉丁意大利學者，卻也不敢批評她。

她的風景描寫最好，簡直沒有人及得來。在風中蘆——是一部材料豐富的書，其中含有許多沙廷尼亞島風物的描寫，和人物的擬想——一書中，讀者讀到關於一個老年隱者早晨步下山徑的描寫，總能深深的印在心頭。她的用字，她的寫色，有超自然的雄偉，有切近的唯實觀。她的自然觀，也是生動而明澈的。

談到黛利達的所著的書的結構，是頗困難的。她只是把幾個生命的經過，敍說一下。這幾個生命，是生活在滄溟出沒，撥人寧靜的巉巖的山影之下的。在這個荒島上，爲親屬復仇這件事實，還是存在着，表示家屬對於報復的願望，他們甚至以報復爲一種義務。

以這樣的人民，在這樣的自然背境之下，怪不得黛利達的作品總是以悲劇終結的。她的作品中，簡直沒有一件含着一個微笑，或一個調和。她作品中的人物，簡直沒有一個是常態的穩定的個人。——可能的例外，只有上述的風中蘆中，這位散步的隱者了。

從她的作品上來判斷，黛利達似乎有一種悲觀的失望的傾向。但眞際並不如此。九年以前，她的態度老是怕羞而沈默，但後來生活改變了，她和世界接觸了，她有了聲名了，有了家庭了，有了丈夫了，有了兒女了，她不再在荒島中過隔絕的生活了。她的兩個兒子，是她的歡樂所寄，她伴着兒子在學校中讀書。她深信意大利的生長和未來。她繼續地工作着，她很有系統地每日工作兩三小時。她的作品，還是在那裏增長，現在已達二十大册。其中大部分已有英法文的譯本。

黛利達反在國外更爲知名，文學批評者馬典寒以爲這是由於意大利人讀書太少而且又不善讀書的緣故。黛利達自己說，她在企圖一個新的較變化的表出的方式，她的新著生命之花（Il Fiore della vita）就是一個嘗試。她在羅曼那度夏，而不在沙廷尼亞度夏了，這擴大了她的觀點，對於自然，對於人物，使她得到了新的印象，她是一個世界性的作家了。

但是無論如何，她的沙廷尼亞的精神終沒有變卻。她對於這個荒島的愛好，還是燃燒着，正如她初離此島向意大利陸地，高山漸沒的時候一樣。

爲兩性鬥爭的工具的非洲黑人祕密結社

哲生

常人誤以爲非洲土人中，婦女的地位，是非常受壓迫而極不愉快的。以爲非洲的婦女，只是她們丈夫的奴隸和負重的牲口；丈夫很自由地尋快樂，妻子在田中工作。男子可有許多妻子，並逼迫她們去做勞苦的工作。事實上，則非洲黑人的接受基督教，由於放棄多妻制度的動機居多，而並非出於放棄傳統娛樂的願望。他們信基督教——或說一夫一妻制——將使他們勞動的代價擡高。

在非洲，有許多土人，工作極苦，他們在非洲林薄的諸省中，過着極緊張的生活，男子和女子間，勞動的分配相等。在那裏，女子不僅得較優的待遇，而且她們在一般的社會生活上，有重大的勢力。因此母性主族制（matriarchy）很流行，有幾處地方，竟成了女性指揮的政制。正如古人所記古代社會生活一樣，不過實際情形，沒有像古昔的流行罷了。在這些母性主族制的社會中，女子地位的優越，是根據在屋

舍及土地佔有這個習慣上的。在那裏,唯有女子,精於農藝,家事生活上以婦女為拱堵之主石,而遺產則由母親傳給女兒,不是由父親傳給兒子。男子呢,他被剝奪了家事的勢力,他們只好從戰事上去爭得他們的權勢,以博得妻子的歡心。因此人頭獵取的這個風習(head-hunting),在母性主族制的社會裏常常可以見到。一個青年男子,要在他所愛的女孩子面前,顯出有價值的樣兒來,他的第一件事,便是取一個仇人的頭來,呈給女孩子,作為他的戰利品。男子往往祕密地組織成許多爭鬬的團體。在這些團體中,年長的佔了重要的地位,又按着原始社會的通習,青年男子一達可婚的年齡,便須舉行一種入社禮,行了入社禮之後,於是他們乃為種種祕密的可怖的儀式,及而具所保護。這些儀式和面具使女子見而大怖。這種祕密團體,常常擴展及於全省,握有極大的政治勢力,因為各地土酋,必與他們聯絡。

就女子這方面來講,他們要對抗男子中祕密團體的權勢,所以也組織許多祕密的聯合會。對於這些聯合會異性中人不得加入。聯合會的宗旨,是在使青年女子參加於她們的祕密的儀節,教導她們禮儀,並使她們準備結婚中種種的義務。在非洲西部,男子的及女子的組織,常在同一部落中找到。男子的團體,他們權力的基礎是在種種可恐的祕密行動和面具,而女子的,則注意於兒童之教育,並祕密的懲罰組織中不能完全施行家事威權的分子。當過去一世紀的早期,孟哥派克氏(Mungo Park)旅行西部非洲時,曾描寫這個習慣。舞者穿着乾草製成的衣服,帶着可怕的木面具,走着狂野的步法,手中搖着長矛,快步衝過閙市;這使婦孺看了非常駭怕。大鼓敲時,跳舞開始了,忽然一個戴面具的人,抓住一個女子,把她縛在一個木樁上,此中領袖——他往往便是這個女子未來的丈夫——則拿起鞭來,狠命的打她。女子的團體,則權勢的根據,大不相同。她們靠的是年老而富有經驗的先輩者的醫藥技術和巫術的知識。她們以此引起男子們心中的懼意,而因以獲得相當的勢力。



意國私運軍火往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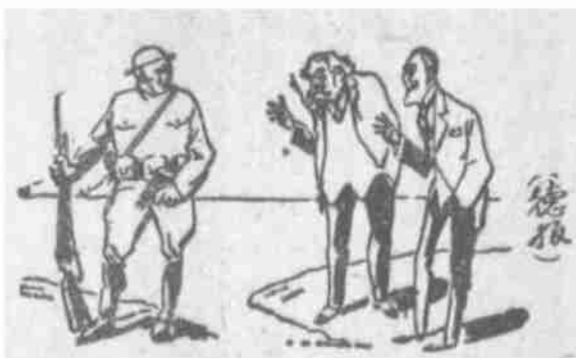
倍德爾:「我們不要為國際聯盟瞧見才好!」
墨沙里尼:「還怕什麼,只要這些機關槍暫不開放,國際聯盟不會注意的。」
(南斯拉夫報譏國際聯盟祕書宣稱,他全不知道有意大利私運軍火入匈牙利一回事情)

非洲西岸勞安哥部落的婦女,有他們自己的神,她們得到了大醫者的盛名。鎮上有人生病,婦女們便把這個患病的人,擄到森林的祕處,以便舉行幾種奇怪的儀節。當舉行儀節時,沒有人敢傾聽進行中的種種。雖然當病人和醫者回來的時候,他們可以把發生於病人的種種,盡量告訴。在滂灌省(Pongwe),婦女有許多團體,以敵對男子們的團體。在團體內,很小心的舉行祕密的儀式。要加入這些團體,要化不少錢。幼女於十一二歲的時候,便得加入團體所行的儀式,約

須經過一個禮拜。當儀式中婦女們用紅白色的奇異的飾品來裝飾身體，並在林中舉行夜間的儀節。一方面打着大鼓，林中燃着聖火，使外邊的人不得入此盛會而有所發見。

尼善巴（Njamba）的婦女是咒術的專家。她們能發覺竊賊並聲言能尋出他們仇敵的祕密。她們知道如何使一地方的男子，陷於異的怖懼的境地。威爾遜在他的西方亞非里加一書上說：這些女子團體的宗旨，在保護團中人員使不受男子的橫暴。於此，她們所恃的是他們的祕密行動中光炫而嚇人的性質。

幾內亞海岸乃是許多可怖的祕密社會的歸宿地。在那裏這些祕密社會中人，住在澤菌般多的草屋內。他們有極大的政治勢力，卽白種人也不能不同他們打照呼。在那裏，女子們也有許多祕密社會來對抗男子們的組織。不過兩方有共同的儀式，這些共同的儀式中，尤以婚姻儀式最爲重要。一六七一年時，曾有一個年老的荷蘭人名曰達褒，他是從亞姆斯透丹來的，著有一書名亞非利加，書中記載幾內亞海岸瓜哥（Quoga）地方青年女子加入成年婦女團體的情形。幼女當十歲至十二歲之年，便被擄到叢林中去。叢林中有特爲她們建築的房屋。幼女們，就在這裏在女司祭們的看管之下住上三個月。生活頗類學校，所受的是關於結婚的義務。『在那裏，她們學得許多複雜的跳舞和歌曲。要是幼女們在日常生活的談話中能溫馴清潔而尊貴則在這些歌曲中她們原不見新異之處。她們在叢林中住着的時候，她們是赤着身的。因她們一到叢林居住之處，她們的衣服便由女司祭取去。』老年女子，如到叢林中去也須除去她們的衣服。



白里安和張伯倫聽着美國軍人干涉尼加拉瓜的消息後，對他說：「這算甚麼！我們在摩洛哥敍利亞中國南洋羣島一帶做得多咧。」

當加入禮終了的時候，幼女們便重新穿起衣服。不過這些衣服，並非是原有的衣服，乃是用種種乾的植物葉做成，再加紅黃顏色染就的。幼女的朋友，送她們種種的飾品，如珊瑚手串，貝殼手串之類。『當她們行進了人衆聚集的市鎮時，雖然此日是一個節日，女司祭決定誰是就中穿得最漂亮的一個。每個人坐在地上，其中有一個很用力地以兩木棍擊一塊圓空的木，於是幼女們成羣的跳起來。自此以後，她們便是婦女社會中的立得定的人員了。她們便得在 No-goggo 前宣誓了……No-goggo，是這個婦女團體的名字，此字在信者中，有極大的威力。』

在色伊拉里番納的英國殖民地及在里比里亞有兩個祕密社會特別有名：一曰波羅一曰彭都（Poro and Bundu）。前者爲男子的祕密集團，後者爲女子的祕密集團。彭都有極大的祕密，分作三大羣：第一羣曰狄葛巴（Digba）。第二羣曰諾爾梅（Normay）諾爾梅中人戴着奇醜的面具，穿着粗黑布的

衣裳。他們的木面具懸在額上，手中拿着長矛。第三羣，大抵是領袖，他們是一班醫生，有極大的醫藥技巧。幼女一與這個社會連合，立須誓遵社中祕密的齋戒。立誓的手續，是就羚羊角中吸取飲料，一面立誓保守祕密，並聲言如偶不小心而祕密洩漏，則願以死謝社會。這個飲品由社中高等職員之一準備，此人對於社中的各項祕密，最能深悉。又這個飲品經了她的準備，其中便有魔力。要是有一男子，進入於樹林祕處，舉行儀節的場所，聽到了進行的種種，他便被送到彭都魔神之前，受大棍的打擊，或則解交一村之首，被賣為奴。

當收穫的時候，社會的獻祭舉行，達於高點。新加入社的少女，用白色條染她們的身體，使自己近似於她們死去的祖先的靈魂。祕密社會的種種獻祭，就為了這些祖先。她們刺她們自己的肉，雕繪她們自己的身體。又既經入社為社中的一員，便另取新名。少女們在叢林中所過的一段時間，可以說是一種家庭經濟學教程。她們所學的，是烹飪，針黹，染色和跳舞。此外又受點關於藥草的祕密，及結婚生活的祕密。最注重的是跳舞。跳舞時有特別的步法，和着急響器的聲音。受教的時間既過，少女們便衝過市鎮，同時急響器繼續作聲。新加入社的少女們的親屬，送給這些戴面具的女子許多貴重的贈品。最後，她們戴起所謂魔冠，一面宣誓，並以黑泥塗頭。這些黑泥，事後就河中洗去。這個手續行過以後，她們於是準備結婚。當儀式終結之際，少女們必須就市鎮近處幽僻之所息宿三夜，以回復疲勞。在彭都社會中，有一羣人稱為藥西級（Yassi order）的，全是些女醫生，她們以種種的草類醫治疾病。



美國對尼加拉瓜說：「戰事應當取締，但對於我的鄰國又作別論。」

在勃羅姆（Bulom），又有一個婦女的部落，名曰亞頓茄社（Attonga society）。這社，是專行死者的祭禮的，在她們的村議廳附近，有一所建築物，建築物中有許多墓石，就由這班女子看管。亞頓茄社中的社員，如有死亡，則存者須在死者的屋內住三個月的時間，戴着黑色的貝殼製成的頸串和首飾。又死者的墓石，放在她自己的特別的室內，如她留有一個丈夫，要是她的丈夫或有意或無意地走進了她的墓石所在的屋內，那麼他必被迫加入這個社會。當他死去的時候，他也同樣的得有一塊墓石。同樣的事也應用在幼童的身上，他們母親必須把他們帶到社會的所在處去。

在北喀茂倫（Northern Kamerun）又有一個很有趣味的婦女的社會，名曰水妖社。只有自由的婦女可入此社，奴隸是被擯的。水

妖社的社員，有她們自己的言語。在黃金海岸的福爾泰區（Volta District）有一羣婦女，在她們中共奉着一個上帝名曰亞比(Abbe)。凡娶此中女子的，必須認她的上帝爲主。亞比之崇拜者，以跳舞祭神。跳者必須裸體，面上畫着紅白各色，身上塗着汙泥。

葉發社的總會處，是在代荷美（Dahomey），牠又是另外的一套，是只許男子加入的。這社是許多的帳幕和小屋的聚集，外圍以厚牆。其中有一所屋子，是敬奉聖石之所。在這間屋子裏，有一個用泥土築成的神座，座上灑以人血，飾以白鷄雛的羽毛。此處只有社中人可以進去。在這個小廟內，住着一個主祭。此外還有許多雌狗和雄狗。（此中人自己呼爲雌狗或雄狗。）他們分作兩大級，一級是新進者，一級是老前輩。老前輩於社中種種密祕之事，都已深曉。社中社員，或自初生便行加入，或俟年長後，自行加入。這小廟，是社員的逋逃藪。社員雖然明明的犯了罪，但不能有人控訴他。於是在這小廟內的人，便可以過任意的生活，不必怕什麼的煩苦，因爲沒有人可反對他了。有許多人，犯了將被活埋的罪，便逃到這個小廟裏來，加入爲一個社員。這些人走到時，社員舉行一個可怕的跳舞。因此人們不惜費大量的費用，呈獻於社中最高職員，以獲得社員的權利，避免困阨。

法國與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姑娘對意大利說：『你若再同我胡鬧，我便要喊我的大阿哥來。』

要是一個婦人或一個少女，想加入團體，她須投身於主司祭之前，主司祭接受她爲一個新進的社員。在以後的六個月中，她的朋友必須繼續以食物供給她。要是她已經結了婚的，她的丈夫非攜有贈物給她，且自己加入於這個社會時，不得接近她。要是女的不願看見她的丈夫，她只消告訴主司祭不讓他進來。葉發社對於一般人口有一種毀壞道德的傾向，因爲牠毀壞了家庭生活。就算一個女子，加入社會之後，再回到她丈夫這裏去，也只有吵鬧的分兒，因爲她從此只管社中的事體，不問處家的瑣事了。她的丈夫，如因此惱怒，她只消一逃了事。她有她的朋友去強迫她的丈夫呈獻種種贈物，以向妻子求和。社中更不公平的事體，是把新進的社員冷落在一邊，不讓他們受選。

在韋達地方，（也在幾內亞海岸）這地方是崇拜蛇的。女司祭每年選幾個少女，專服役於他們的上帝。他們當晚上，從廟中排隊出來，手中持着大棍，然後再分作小隊巡行街上，任他們的意思，抓捉少女，沒有人敢抵抗他們。社中社員，分別住在特別的住屋中，學習神歌和神舞，用花獸的圖案裝飾身體，刻畫肉身。

此種刻紋傷愈之後，頗似花圖。在黑夜中少女們被擕到他們兩親的屋內去，放置在門限上，家中人很快樂的歡迎他們因家人都以爲神聖的蛇，已給他們有這個光榮了。要得這個光榮，常須花許多錢，因爲家中須以許多錢繳納與女司祭，以作訓練少女之費。

要是少女們達了可嫁的年齡，她們就盛裝起來，被引到廟中去。她們在蛇神的面前跳舞，定位爲蛇的妻子。一個少女，一旦定位爲神蛇之偶，便得了高等的社會地位。男子如要向她求婚，則必須準備去加入於高等的生活範疇，並須屈膝向她表示敬意。

土耳其廢皇的新婚與新回教運動

微知

土耳其前皇，回教教主，摩罕默德六世，自被土耳其國民政府放逐亡命瑞士，已經三年，每年僅由政府供給一萬八千鎊的金額，以作日常零用之資。他今年已達六十歲之衰齡。但傳聞去年十一月中旬，復和芳齡二十二歲的巴黎女子賴幫緜結新婚，這正和德廢皇在荒島新婚，是無獨有偶的了。

當土皇在朝時，後宮之數，雖無三千，足有五百。這次在巴黎新娶的賴幫已是第五百零一位后妃了。多妻主義，本爲回教經典可蘭經所許，但也限於四妻。除了教祖摩罕默德有十三妻以外，一般教徒都恪守着四妻主義，莫敢違背。摩罕默德六世表面上也不敢破壞。他的後宮五百，正妻也只有四人，其中一個病死，一個於旅行意大利時，適遇火車衝突，成爲犧牲，這次新娶巴黎女子作爲正妻，是算不得違犯教規的。

考回教徒之所以允許多妻主義，原因實出於回教傳教的積極手段。蓋當回教勢力風靡之時，回教軍欲迫令被征服者改宗回教，有抗拒者輒被殺害，因此孤兒寡婦之數，驟然增多。爲保障他們的生活起見，故令有財力，有地位的聘娶四人，作爲正妻，與以同等的待遇，其後風習相傳，遂成爲正規了。

不過話雖如此，一般的回教徒，也不是全體實行多妻主義的。實際上這種多妻主義已因文明的進步，時勢的推移，和環境及經濟狀態的變遷，無財力的固不必說，有財力的，實行也很困難。卽如我國三千萬的回教徒中，實行多妻主義的，確屬很少。近東一帶的回教國，亦漸受歐美文化輸入的影響，於知識級階之間，倡導男女同權的，年多一年，所以現在回教的多妻主義，實際上可說已經斷絕了。

多妻主義的絕滅，一半也由於民族自決運動的勃興。大戰以後，回教國家的民族自決運動，風起雲湧，就中土耳其的復興，尤與回教民族以莫大的光榮。凱末爾一派的革新運動，更徹底的模倣歐化，把向來一切弊竇，都歸之於回教生活卽宗教傳道之罪，絕對否認宗教，廢除多妻制，實行一夫一妻制度了。

不過凱末爾一派雖主張否認宗教，但是回教徒的潛勢力，卻依然非常浩大，回教教徒非

特不曾減少，反而努力運動，在印度以摩罕默德埃里等爲中心，有所謂 Ahmadiyya Movement 的回教運動，各國回教徒亦尙眞心一意的皈依。他們的運動，是要把舊來的回教，打破一切的弊害而與以更新的面目，這種回教更新運動傳播極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單就可蘭經來說，由印度 Ahmadiyya 運動團體所出版的，也是摩罕默德埃里所親自英譯的，已經銷去了數萬册，今更計畫就此英譯本翻譯成馬來語，蘇門答臘語，以弘布回教教義的新解釋。我國的回教徒，傳教以來，千餘年來，視翻譯可蘭經爲冒瀆神聖，但最近也預備漢譯了。上海有名的富翁且信奉佛教的猶太英人哈同，由於世界宗教研究的見地，現方督勵數個學者從事於可蘭經的漢譯。此外倫敦，巴黎，柏林，莫斯科等大都會年年有巨大回教寺院的建設，白人基督教徒，改宗回教的，更年年加多。從可知回教徒的更新運動，已在着着進展，不可小覷了。

與回教新運動及民族自決運動同時，近東一帶的回教婦女，向來出門則籠着面幕，居家則幽居閨房的，現在亦自由出現於市街，婦女運動的風潮，亦漸漸興起於各回教民族之間，而尤以土耳其爲已進於實行。這實是回教民族復興的機運了。

列強準備化學戰

育幹

德國哈斯利亞博士(Dr. Hanslian)所著化學戰(Der Chemische Krieg 一書最近已發行第二版，在該書中最著重的一點，便是主張化學的武器，爲將來戰爭中最有效的武器，牠和飛行機同爲攻擊非戰鬥員的民衆的利器，尤其以之攻擊政治經濟的中心地點及主要工業生產地以及交通衝要地點，最爲適宜。

關於這種化學的戰法，列國現在都準備很力。茲特將其準備情形略述概要如下。

美國　在中央瓦斯工廠及陸軍瓦斯學校均有所謂化學戰隊，其豫算一九二四——二五年爲八十七萬元美金。亞美利加化學協會等以及一些專門家也都設法發行雜誌以便普及此等知識於一般民衆。

英國　現有所謂戰爭化學委員會，乃由軍人及學者組織成的。其預算額爲二十七萬三千鎊。此外在學校關於瓦斯保護等問題，也都施以澈底的教育。

法國　在一九二四年曾發表關於瓦斯戰隊組織的規定。又關於鐵路人員以及工業施設的保護，近來亦以內務部令發布。

意國　一九二三年組織化學戰隊。

俄國　俄國的參謀本部在戰爭化學方面的研究上，得隨意利用一切化學協會，大學及工科大學。

荷蘭　一九二二年由法國招聘八百名瓦斯將校，及一千五百名瓦斯下士，以訓練所謂瓦斯大隊的斯瓦戰攻擊方法，並企圖其發達。

西班牙　關於瓦斯戰鬪材料的製造工廠

現有二個；且有瓦斯砲彈爲砲兵常備之所。在上面在敍述中，獨無製造毒瓦斯著名的德國存內，這或者由於上述材料是由德人自行搜集的原故，故於本國便避置不論吧。但我們據另外的報告，德國的化學工業戰後效率仍非常之大，進步也非常之快。有人謂德國在將來的大戰中，即以其飛機與瓦斯即可彌補坦克大砲缺乏的弱點。是則德國準備化學戰爭，亦不下於其他各國了。

從蟋蟀的鳴聲測知氣候的發見

遂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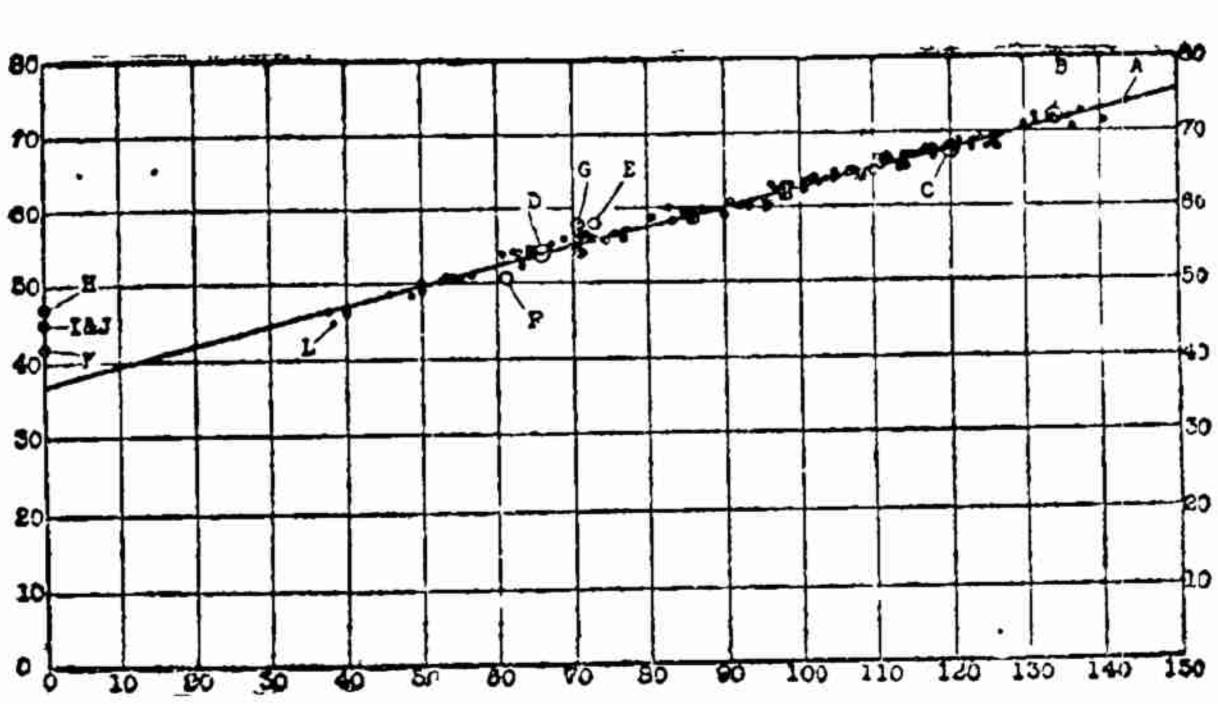
蟋蟀原是一種不值注意的細蟲，牠所以能鼓起一部人的樂趣者，只是因她能發出一種唧唧的鳴聲和具有唯一的互相殘殺的技能，但這些對於人類實在不能發生什麽重大的意義。以前，人們對於蟋蟀鳴聲的概念，至多亦不過看作一種和麻雀的吱吱聲一樣的平泛的刺激，當時決沒有人會料想到可藉以測知天氣的度數的。自從美人霍爾姆司，經過數年的實驗，發見了牠們間的關係以後，世人方知蟋蟀的鳴聲實具有和寒暑表相等的功用。

天氣愈熱，蟋蟀發出的鳴聲的次數亦愈增速，這是霍氏屢試不爽的。霍氏的方法至爲簡易，所得的結果又至爲準確，因此我將其在科學月刊上發表的「研究的經過」一文譯述出來，我們如果有興趣不妨一試的。

蟋蟀在熱度近冰點時是絕不會發出鳴聲的，關於這點，霍氏曾經對美國產的蟋蟀做過許多次試驗，結果更增進他對於這種主張的信仰。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六年中間，他先後共做過一百三十五次試驗，最後證明了蟋蟀鳴聲的速率與當時存在的熱度中間是確有一種顯明而密切的關係的存在。

試驗的公式是：當時的熱度（華氏寒暑表上的度數）等於在十五秒中蟋蟀所發出的鳴聲的次數加上三十七。我們若要把這個公式來實驗，祇要準確地核計在每四分之一分中這種細蟲所發出的鳴聲的次數，再加上三十七便得當時天氣的度數。平均算起來，由這種方法計算出來的天氣的度數和實際的熱度相比，其差數絕不會超越一度以上的。

附表A



熱度（華氏寒暑表）

（蟋蟀在每分鐘中所發出的鳴聲的次數）

圖集在公式線上的黑點是代表存在蟋蟀鳴聲次數和天氣度數中間的一種關係。每個點或圈是代表一次的

考察牠們是在兩支線的交點上，一支表示蟋蟀鳴聲的次數，一支天氣的度數。例如：在表中有角的A點顯示出了某一次試驗舉行時天氣是七十四度，而蟋蟀在每分鐘中所發出的聲是一百四十一次，以這樣熱度增加時的次數亦同時增加的情形。

B.在新澤州特地方實驗的

C.在新澤州特地方實驗的

D.在肯佗地方實驗的

這一次實驗，牠們恰位在直線的中央，是在距新哈文五十里的地方舉行的，此外還做過其他的實驗。

E.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七號實驗的

F.在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實驗的

G.在一九二六年十月六日實驗的

這三次實驗因爲舉行在秋末時，故而牠們落在離公式線二度之處。

H.四十七度，沒有鳴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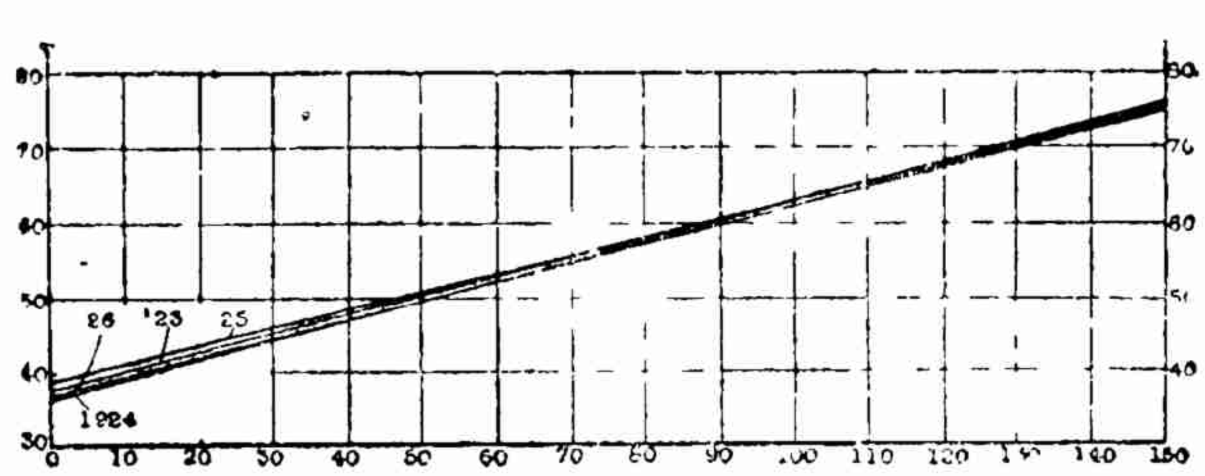
J.四十五度，沒有鳴聲

I.四十五度　沒有鳴聲

K.四十二度　沒有鳴聲

蟋蟀的鳴聲，概停止在四十九度時，祇有一次（L實驗在這樣熱度時蟋蟀是發聲的，以下便都寂然了。

附表B



熱度（華氏寒暑表）

表中的四根線是代表一九二三年，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四次的實驗，我們看那差數是怎樣細微呀！

A表中的A點是代表某次實驗，在這次實驗中蟋蟀所發的鳴聲次數是一百四十三次，我們知道了這點便可推求當時天氣的度數了。我們以四來除一百四十一所得的三十六的數目便是在十五秒中蟋蟀的鳴聲，再加上三十七，於是便得當時的天氣的度數。

在附表A裏，這個公式是在一根直線的形式中表現出來，這根直線開始從左邊約三十七度（熱度）處漸漸地升向表的右邊。從這個表裏我們又可以看出直線的升高，是代表蟋蟀在每分鐘內所發鳴聲次數的增加，換句話說，蟋蟀每分鐘多叫四次，即是熱度升高一度。

因爲牠們的生命是比較脆弱，這種熱度和鳴聲速率的鮮明和密切的關係的存在亦祇限於三十度範圍以內。最先的蟋蟀的唧唧聲大概是發生在夏日熱度七十五度時，而在秋末四十五度時一般的蟋蟀便大都寂爾而息了。

霍氏雖共曾做過一百三十五次實驗，其中祇有一一五次的結果是被採取作爲公式的。至於其他二十次的實驗，大多數都是舉行在某種特殊情形之下，這種情形俱足影響及於牠們的可靠的程度，例如實驗者與被實驗者的距離相隔過遠，因而難以聆知後者的鳴聲；或則因受到天氣的影響，如在秋末天寒時蟋

蟀發出的是斷續的鳴聲。在其餘幾次的實驗，卽是舉行在溫度四十二至四十七度時，牠們全不發出鳴聲。這種結果亦是很有價值的，因爲牠可明示我們在何種溫度下面蟋蟀是停止發出喞喞的鳴聲。

在某一時期，霍氏很懷疑到幾個落在公式線以外的黑點大概是由於空氣中含有溼度過多的緣故，牠們使蟋蟀的鳴聲增速或延緩。但實際的情形卻并不如此。蟋蟀卽在降細雨的時候亦能繼續發聲的。唯有暴雨到來時牠們方始停奏牠們的精美的音樂。假使在日間時，牠們曾遭陣雨的壓迫而截斷樂聲，那麼，卽使後半夜的天氣是極清明，大部分的牠們亦決不會發聲的。如果牠們是會發聲的，牠們亦必按照相當與當時的溫度的速率而鳴的。

在一般人看來，幾個與蟋蟀適當鳴聲速率不同的差數總是由於各個蟋蟀體質上的差別，但依霍氏的意思，這種差數的造成還是因爲各個蟋蟀發聲時所處環境不同的緣故。牠們有的置身於泥磚或階石之下，這種磚石常能保持太陽散布的熱力；有的喜歡藏身淺草中或牆脚屋角，因此便易於受到風的影響，後者所處環境的溫度當然是比前者爲弱，於是便形成速率上的差異了。

零下五十度

微知

溫度低至如何程度，人類還能生存，這已經飛行家和南北極探險隊的測定而有科學的說明了。據美國軍事飛行家馬克里地（Marcready）的報告，他的飛行紀錄曾達一萬二千五百米突的高度，在這樣高空他測得溫度是在攝氏零下三五——四五度。挪威的南森博士在他的著作夜與冰中，說他常遇到攝氏零下三〇——四〇的溫度，有一次他竟測得是零下五〇度。但他說『我們是很安好』。其餘如莎克來頓（Shakleton），司各脫（Scott），阿孟曾（Amundsen），在他們南極探險中都曾在嚴寒中過活，沒有什麼妨害。

蔡伏斯基（Zabolsky）教授報告我們有一個人陷於雪地中生活達十二天之久的一回事。他說：一個庫耳其斯的農夫，在冬季乘雪橇滑走，雪蓋沒了全身，恍似身在雪窖之中。他這樣過了十二天，雖只有兩塊白麵包，卻仍能忍着飢渴，在雪中繼續生活。等他被人尋見，人問他，他照常回答，還能走到別個草舍裏去。他的面色是蒼黃的，身體瘦弱不堪，有幾個足趾是凍僵了。但不久完全恢復原狀，甚乎他的眼睛盲了兩個月，也自癒了。

融解的雪是比積着未融的雪更加危險。因爲凝集狀態的轉變——卽雪從固體化爲液體的時候，常從周圍接觸着的物體奪去其溫度，所以在融解着的雪，常成爲良導熱體，雖最厚的靴鞋也會被侵入而使兩足凍僵。

空氣流動而成風，又常減低溫度，使人難堪。假如空氣靜定，那麼溫度雖低至攝氏零下五十一度，那兩極探險隊所乘的馬還能在曠野馳驅工作；但若有輕微的風，則只須在攝氏零下二十九度，他們就不能離開他們的乘物了。


白金龍
老牌國貨
大衆歡迎
徐娘風味勝雛年
出世卅年↔名滿天下
煙味香醇↔始終如一
GOLDEN DRAGON
CIGARETTES
50 CIGARETTES



石榴花

杜衡

青士：

為了這個稱呼，我曾換好多張的信箋：也想和往時一樣地仍稱你「我的——，」但是仔細想起了這幾天的情形，我實在沒有勇氣寫下去；此外呢？你想罷「弟弟」「——弟」「——君」「——先生」……這些稱呼，可適宜於我現在應用嗎？我想來想去總覺得不能用。遲疑了半晌，還是用了最普通的稱呼罷！——唉，青士啊，在半年前，我再也想不到會有今日；就是你，你怕也想不到我會有今日：想起了這些種種，眞使我不得不怨你了！

算起我倆的母親允許我們同居之後，以至今日剛只有一年的樣子；但是就是在這一年中，我卻從最高的幸福的王宮中墮落到最低的失望的深淵裏去。今年寒假開學之後，我看你已不如從前了，但是我知道多疑是我們女子的弱點，所以不敢斷定你的態度；但是，最近兩星期來，我卻完全知道了你，明白了你的心事。

老實和你說，在我的日記上，從前是只拿一個「他」字代你的，現在卻用你的名字了：這你不能怪我，因為你先絕了我，卻叫我如何呢？

寫這封最後的信給你，我是很痛心的，——我要告訴你，我們的婚約，家長替我們訂的婚約並不是不可解除的，你放心罷！說到這些事，眞難受的；但是，讓我去悲痛，讓我去愁悶好了。我再也不會來纏住你了，也再不來怨你；我只把你最近兩星期的事，記在這裏，給你個回想的機會，一切聽你自己裁判罷！

玉甫六，二四。

六，十四。

一早起來，知道你已進校去了，心裏很不快樂；懶洋洋地，打算不去上

課，想到你書桌旁來尋你的日記看，因為我已多時不看見你的日記。那知你乖覺得很，已早將那本日記隨身帶着，我一隻隻抽斗都看過，終尋不着。要是在往日，我早已向你開口討了，但是這幾天已發現你的態度有點奇特，便不敢明白地問你，因為怕要多起一場無謂的吵鬧。

心裏越想越沉悶，越想越懷疑，便決意到校裏來尋你了。我到校裏，正是上第一課的時候；在教室外望了望，卻尋不着你，同時發現吳篤也不在那裏。你想啊，以一個氣量狹仄的女子，處這一種不幸的境地，是何等地難堪！我便再也無心上課，不預備回去，卻聽得人說你是在閱報室，尋到了那裏，又不會尋見，便一人沉沉地踱校去了。

在寓所裏等你，好久好久不見你回來；直到十一點鐘的樣子，才聽得我們的房主開了後門，繼續着便是沉着的脚步聲走上樓來，我故意不來看，只悶悶地坐在自己房裏。同你上來的，還有個你的新朋友李君；他和我雖是相識的，但是我和你的關係，他卻還不會知道。你們在外面那間房裏談話我卻在細細地偷聽着。你們先是在批評校中的教授，後來聽得李君說：

『那位 Mis, 程——？』

知道他是問起我了，於是便格外提心地諦聽。——在往時，你每逢別人問起我，你總又溫和又驕傲地說着：『我的 fiancée』。但是這一回我總不見你這樣一聲能給我慰安的答語。我只覺得——不能說是聽見——覺得你用最輕的，輕得使我聽不出的聲音答着，你們便模模糊糊地說到其他的問題去了。我想來想去，總猜度不出你說了些什麼話。

李君去了，你便走進我室中來；我不來理你，只假作在看我的書。你走了過來，推着我的手臂說，好像是十分心虛地說：

『什麼！你不曾進校嗎？』

『……』我還是不響。

『啊，不來理我了！』

『誰不來理你！』我回轉頭來，『為什麼你一早不叫我一同進校去？』

『為了這一點事！我因為昨天我們都遲了，怕你起不得早，所以不來叫醒你。』

『倒也會強辯！』我冷笑了。『為什麼我剛才校裏尋不見你？』

『我去買了本書。』你坐在我桌旁的凳上，你安靜地說。我的懷疑，因此稍稍消失了些兒。

下半天，我們一齊進校去。在路上，我看你有時現出局促不安的樣子，你沒有什麼話和我說，我也只茫茫地望着路旁的樹木。雖然在一塊兒走，卻好像是兩個不相識者在一塊兒走的樣子。

在校裏問同學，知道你上午一課也不曾到。

『七點半到十一點！……買書的時間！……』我腦中又是這些零亂的思緒。我整個下午沉吟的狀態，你終不曾注意到似的。

六，十五。

晨間你叫我同到校去，我實在覺得太沒意思，便推說頭昏，不進校了。那時我很留心地看你的態度，只聽得你淡淡地問了一聲：『什麼又頭昏了？』問着並不十分誠意地等我的回答，卻忽忽地拿了帽子走了。我整整地悶了半天，午飯的時候，才見你回來。看你手中拿着一叢的野花野草，紅紅綠綠地倒也十分鮮豔。你先拿進我房裏來，問我歡喜不歡喜。我心上覺得愉快起來，含笑地前來迎你——

『很有趣的花！是什麼花？那裏採來的？』

你微笑不答。我過來很滿意地將花草都裝在我的花瓶裏，卻將瓶裏的一枝早已枯了的花枝取了出來。你正要將那枝枯花丟了，我卻阻住你：

『不要丟了她，她也曾有過榮華的一日的！』

你聽了這句話，向我很驚異地看了一看，隨後那驚異的情形，卻被微笑掩了。你握着我的手——不是，你是用兩隻手掌合着我的手指，臉上現出萬分柔和的表情，像要向我說什麼話；但是你不曾說，柔和中現着幾分極不自然的神色。

飯後，你要我出去散步，我便依了你；一路上我們雖是相依緊緊的，但沒有什麼話可說，好像各人都在想自己的心事。我注意你目光常不穩定地向四面流轉着，一種遊移的神情，溢乎顏色。不用說，興致是沒有的；我們只淡淡地走進了一家冰店，用了些冷食就回去了。

這一次是我和你最後一次的散步！

六，十六。

一早上學是同去的。我因爲上午只有兩課，所以早就回來了。我是和我的朋友某君同回寓所的。她向我說了些校裏新發生的事，一件件都使我受了很深的感觸，最後我又引起了自己的心事、

『沉悶得很，』我說，『我覺得生活竟完全沒有意味！』

『你也——』她覺得十分驚異，『你也說這些話了！』

我們的言談這樣開了端，便說起你來。她告訴我，有人昨天看見你在S園；誰是你的遊伴現在我也不用說，你自己總還記得罷！我聽了她這般的報告，回想起昨天你採花來的一回事，愈想愈眞，簡直是無庸懷疑了。送了那位朋友去了之後，自然是很沉悶，只悵然躺在床上，望着那瓶裏的野花，聊以遣懷。

因爲是星期六，下午我們都不進校去。你來和我周旋了一回，看見我這般冷冷的神色，卻並不和昨天樣的虛僞，向我來裝出殷勤的樣子。你只走到了自己室中去，失了神似的踱着，又茫然地坐了。我正在窗前修髮，時時地看着你的神色，你也常目不轉睛地看着我；這神祕的視線，我終不了解牠是什麼意思。好一會，你又走進我室中來；你那時的臉色，十分愁悶而可憐：好像你雖然是厭我的，但不忍就和我決裂。你先開口向我說：

『什麼的，你這幾天這種不快！』

「問你自己好了!」

你聽了似乎很驚異，嘴裏喃喃地，不十分清晰地在說着，我卻十之八九不曾聽清楚。正這時候，房東的孩子送了封信上來給你，一封粉紅面子的信，你拿着急急地塞在袋裏；臉上好像很羞慚的樣子。我也不很願看你這種不自然的姿態，便自己去取衣裳了。

我獨自出去看我的朋友，直到五點鐘才回來；回來的時候，發現你不在寓所裏。

六十七。

一早你就整裝出去了，并且整天地不回來，直到下午的六點鐘。

六十八。

一夜的懷疑，使我欲不問你而不能了。起身時，就望見你已俯在窗口寫着什麼——好像是日記，但是我不能斷定。你很用心地寫着並不曾發現我在廂房裏窗口偷偷地望你。心想就過來和你開始談判，但又想不要太突然，只要很自然地問起你已够了，因此我只是等着你，直看你擱了筆。你先將那寫成的東西放在案頭；稍稍沉吟了一會之後，又將牠放在身邊。我看你沒有事了，才走了出來，面上是努力維持着和往日一樣的容態；你看見我，一半漠然，一半畏縮地向我一笑，此外便默默地不作一聲。我知道這是你精神上最痛苦的一刻；我心上忽地想起了往日，不敢向你動問——不瞞你說，我幾乎流下淚來；但是，我一想起你近幾日的情形，實在不能原諒你啊：——

「你昨天去玩，爲什麼不採點花來給我？」故意這般問。

「昨天沒有好的花看見，——無錫的來信，你可曾覆了？」你也很聰明，想用別的話打斷了這可怕的題目。

「已經覆了，昨天覆了的。——我要問你：你昨天在那裏玩？S園嗎？」

「是的，」淡漠的神情。

「在那裏吃的中飯？」

「在一個朋友家裏，」你已經不耐了。

「誰啊？」

「告訴了你，你仍是不認得!」

「我也不過高興問問罷了，也不用這樣的口氣!」

我們的說話，漸漸地難堪起來；最後我們竟相鬧了。雖然我們從前也鬧過幾回，但次次是不傷脾胃的，都沒有這一次這樣各自存着深刻的意見的爭吵。原知道，這是於我們很不幸的事，但我以爲是始終不可免的。我便多說了幾句露骨的話；你卻再也不回答我，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走了。爲了這件事，我還流了許多的眼淚。

一天之內，你來向我說了兩次話，我卻兩次憤憤地不曾理你。

六十九。

細細地想起來，愈覺得是沒有疑意的了。

下午為下了幾點雨，你便在寓所裏，不曾出去；我只裝作在預備考試的功課，整半天不曾向你說一句話。

六，二十。

下午又發現你不在校裏。心裏很想捉到你一點真實的證據，便約了我最熟悉的朋友于君和張君出去散步。馬路上很可怕的日光，使我心中斷定你不會在別處，定是在S園或L園。因為那兩個地方人又少，又有很美麗的樹蔭。一路上我們又談起了你，她們都勸我應當注意；其實我的懷疑，或許比她們早不少，而我又比她們更確定這一回事。我將前天和你吵鬧這一回事，暫時不和她們說起，先到S園四面都走遍了，尋不出一些兒踪跡；我們略坐了一回，便向L園來，那園裏是深深的綠樹，環繞着一個美麗的草坪。我們先沿着樹蔭，走了半圈，便在一處樹蔭下坐了：那時起了幾陣風，坐在草地上很覺得涼爽；心想這地方，真是最適於你們的幽會。但是望來望去望不見一個人影；日兒已慢慢斜去，看看已三點鐘光景，以為是不會發現什麼了，正想起身來，張君眼快，看見那面沿樹蔭走過一個女子來。

『看！那邊一個 foreign fashion 的女子！』

我們的視線跟着她手指移了過去。

『那不是吳——？』于君不確定地說。

空氣就緊張起來；好像有件恐怖的事快來了似的，我很提心地看着。

『是的，是吳筠！』我說着，看她果然走近來了。她的年青，她的妖豔，使我看了很不高興，我們看她走過了，看她走進了那面的樹蔭裏去；重重的樹葉，一會兒就將她掩住了。我正心裏想着，她不會一個人單身到這裏來的，張君卻和我同意地說了出來；并且自告奮勇願意去做偵探我一聲不響地看她走了過去，在那裏樹蔭下張望了好一會，才一人慢步地回轉來。

『怎樣？』好奇心驅使着于君，使她急急地問。

『奇得很，那邊沒有人。』

『不錯的，那邊正可走到房子裏去，』我說。

『其實證據已有了：草地上剩着頂男子的草帽。』

『可有甚麼特有的記號？』于君又問。

『這我卻不曾留心。』

『你再去看！』

『不去了，給別人看見算什麼！』

『你不去，我去。』

這一回于君走了。回來的時候，她告訴我們，說那草帽裏面有D，S，兩個字。我心想這一定無疑了，這明明是你的帽子，我記得清清楚楚，你帽上寫的是D，S，兩字。我的心便死寂似的沉了下去。

過了好一會，我還看見有兩個人——當然是你們——在花園的西

北角走過，並肩地走過。當然的，你們是不會看見我們的。

六，二十一。

徬徨了好久，我決意要離開上海回來了。我不能再在這可怕的境地中受這些閒氣。以我這樣的人——這樣的年齡，又不能像她們樣媚你們男子——要和別人爭奪嗎？——大可不必了！上午整理了些物件，便向你說：我家裏有要事快信來叫我回去，你起先聽了愕然似的，後來好像就猜到了我的心理，便慢吞吞地說：

『既然家裏來叫你，你只得回去——今天下午要考，我又不能送你。』

眞的，下午你確實有考試，不過就是沒有考試，料你也不會來送我，我也不願你來送的。

…………

六，二十四。

一天，兩天，三天，等不到你一封信。

心想這一回事是免不掉的了；與其讓你來開始，還是我開始了吧！

十五，七，二十九。



餓（日記）（續）

俄國賽米諾夫著　傅東華譯

六月二十一日

塞拉薩昨天走了。

登時間，事事都回復從前的狀態。我們等不得他走，已經把他帶來的麵粉統統用光了。這幾天的時光好像一片光明的影片在我記憶中掠過，於是一切又復黑暗了。

又是菜羹，又是從爸爸偷來的馬鈴薯。凡事都如前了。

六月二十三日

麵包是說不定隔了多久才發一次。我們往往接連熬着三四天沒有麵包吃，我們繼續的變賣變賣。媽媽說不久就再沒有東西可賣了。

那末，——我們將怎樣維持活命呢？

六月三十日

自從麵包分配，已經是七天了。每天是菜羹，菜羹——和我們從爸爸那裏偷來的東西他按期領得他的「固定的」半磅，但是我們——我們呢？

今晚我從工作回來，好容易才從電車站捱步到家裏，就立刻躺在牀上。在我心裏——是一片廣漠灰色的空虛。但在這種空虛的深處又燃着一點模糊影響的希望，希望今天，就是今天，他要帶麵包回來——以應付過去幾天的需要。

門鈴響了。

我爬起牀來，搖搖幌幌的。他沒有帶來嗎？他沒有帶來嗎？我一聽見媽那種可怕的，利尖的，充滿着說不出的飢餓的苦楚的呼聲，我突然間渾身寒顫了。

『又沒有！你這是什麼該死的糧站！我們大家不久都要餓倒了！』

於是爸爸的含糊的聲音來了，是一種忿忿的，激怒的，難過的聲音：

『你嚷什麼？這是我的過處嗎？我自己也在挨餓。我只是半磅麵包過日子的。』

於是媽媽口聲中的無限痛苦和失望立刻變做獸性的暴怒了。

『你總至少也還有半磅呀！半磅，半磅半磅，我們大家是連這一點也沒有呢！』

我聽見她說出『半磅』這幾個字音，是如何的格外明晰啊！我也突然爲一種冒昧無理性的暴怒所激。我出其不意的突出房門，對着爸爸那可憐惶惑的臉拚命嚷道：

『半磅，半磅，半磅！你確乎正該這麼說你有一個分外的半磅！我們是七天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

我恨不得把我心中所有飢餓的積忿都向他傾洩出來。我的話裏含着殘忍的刺。我自己覺着可怕的憎恨在我眼中焚着了。而媽媽突然又現出更狂的腔調：

『半磅半磅，半磅！你確乎正該這麼說！你有一個分外的半磅，我們是七天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

媽媽的臉是如此的可怕，眼睛是如此的狂暴，我稍一遇見它們便驚呆了。這該怎麼說？這是不正當的，不正當的。他是不能得着麵包——叫他從那裏去拿呢？但這是理性的聲音，不是心的聲音。我是一點兒，一點兒也不替他抱屈！

而他站在我們面前，像是一隻被困的野獸。一種說不出的難受從他的深陷的眼裏流露出來。他的灰色憔悴的臉不住地顫抖。你瞧——他的眼裏，有一種忿怒的火星時而冒出，時而又收斂回去。

他四周看了一看。他像一隻被困的野獸，拿着不勝難過的眼光凝視着他的妻子，又凝視着他的女兒。然後他奇異地揮着臂，突然坐在一張椅子上，將頭低落，托在手裏。

媽媽回頭瞟了他一眼，走向厨房去拿那可憐的菜羹去了。

我怎樣恨他，我怎樣爲着那分外的半磅而恨他！

七月一日

今天爸爸又沒有帶麵包回來。昨天的活劇重又演了一遍。

七月二日

今天也沒有麵包。

七月三日

還是沒有。

七月四日

今天爸爸說，明天可有麵包了。他每天得着他的「固定的」半磅。他在工廠裏吃了一部份，其餘的帶回家裏。

他却誰也不肯分給他吃，只拿菜羹配着自己吃。

七月五日

爸爸的話是假的。他今天仍舊沒有麵包帶回來。

我們却並不用兇狠狠的樣子對付他，只用眼睛默默地向他質問。他也用同樣沉默的方法，拿一種表示難過的遲鈍的眼光回答我們一個『沒有。』而在這樣的眼光裏，却流露出一點類乎感激的意思，就是感激我們沒有跟他爲難。他却不曉得我們是沒有氣力跟他爲難呢。

我們還是坐下來吃我們那可憐的菜羹。爸爸也同平常一樣，從他的兜兒裏搯出一點兒的麵包。這就是那不幸運的半磅的殘賸。我很詫異，他怎麼能熬得住不把它一次吃盡的。什麼一個自我主義者！甚至於對他自己也是一個自我主義者了。

他把這塊已經够小的麵包切做更小的片兒。於是他在各片上厚厚的塲上一層鹽。他從前向來不曾吃這麼許多鹽過。這是因爲要多喝熱水起見的。熱水喝多，胃中就覺充滿了。

他切了麵包，將鹽敷上，攤在自己的面前。波爾加便情不自禁地拿餓眼飽餐一頓。

可愛的勇敢孩子！他仍舊還有氣力走得開！這是當然得走開的！這是爸爸的半磅。這是用不着問的。可是他却制不住他的眼淚。它要慢慢地從他眼裏滴下來。

於是爸爸突然間默默地把一小片放在波爾加的面前。

他把那小片放在那裏，眼睛故意避着波爾加和我們。他低下眼睛，注視在賸餘的麵包上，唯謹唯慎地將鹽塲敷。於是他就細細地咀嚼起來。

但是他下唇的一撮髾子，顫抖聳豎得多麼奇異啊！啊，他的髭鬚變得多麼稀疏了！它是溼的，亂的。毛是沒有多少了。他的下唇十分少血，臉色蒼白，枯乾，滿是皺紋。還有他的兩太陽，他的兩太陽！還有，爸爸的頭髮那裏去了？還有他的手呢？一看見這些東西，都要令人害怕……還有他的眼睛……啊，主啊，主啊，可憐的爸爸……

親愛的爸爸，我多麼替他難過。他給波爾加一點麵包。他是慈愛的。他自己也沒有什麼。

波爾加眼睛不看麵包，無力地拿在手裏，充滿着眼淚的眼睛瞬着。媽媽用一種顫抖的聲音說道：

『別哭了；爸爸沒有給你嗎？……』

我們大家都默然。有一點無形的愛好的東西從我們伸張到爸爸身上了。

七月九日

我感着一種奇異的輕鬆的感覺。

這種感覺，大都是早晨才有的，若不是一種眩暈和它同起，這種感覺差不多可說是暢快的。當每這種時候，好像一個人移步是無須氣力的。我在邊路上走，並不覺得脚是踏在粗糙的石塊上。我彷彿是雙脚踩落空氣，或正在空氣裏浮動似的。同時我的胸膛開展，我的心似乎擴大到

無限，可是輕鬆得像個氣球一般。

最妙的，就是我能彀隨意喚起這樣的感覺。我只消閉上眼睛，深深嘆了三四口氣，這種輕鬆的感覺立刻就來了。於是我就不能再想什麼。但有時這種感覺是跟眩暈同作的，我就須趕快坐了下來。有一次我想朝牀上躺下去，但是那牀似乎浮走了，我就感着一陣惡性。

七月十一日

亞力山大到我們這里來的回數愈加多了。他是胆怯，消瘦，蒼白，帶着可怕的餓眼。這無非是一個飢餓的人到其他一個飢餓的人那裏去吃。媽媽從來不拒絕他，常常叫他坐下來吃。但也只是媽媽罷了。爸爸便常常側目看他，用一種含怒的眼光看着他吃菜羹。而亞力山大吃着菜羹，便無限的高興。

但是我變得更壞了，比爸爸更沒有心腸了。我很明白爸爸所以皺眉的緣故，我却因他皺皮而恨他。……他……他是預備着要叫自己的兒子餓死的。自我主義者，自我主義者，——那就算是一個父親了！

然而我之對付亞力山大，雖不比爸爸厲害，也要跟他一樣了。不知怎麼的，我同時替他傷心，又非常的恨他，因他從我們這裏奪了一口可憐的菜羹去。我不敢抬起眼睛看亞力山大。只低着頭看我自己的盆子，但我一遍的嚕囌着，故意使他聽見：

『主啊，都是些什麼人啊！我們已這樣的沒得吃，而現在……』

這句話我不敢說完了，因爲我曉得要使亞力山大非常傷心的。我只隨他裝作不看我，佯爲不聽見，不懂得。但是我覺得他是被苦痛，羞恥，和委屈所侵了。那羹匙在他手裏發抖。但是飢餓的力量更強。他吃驚地，可憐地，匆匆的吃了。

近來亞力山大已弄成一種差不多每天要來的習慣了。大家都看得出他要慢慢的飢餓而死。我也未嘗不明白，但是我不能克服自己……他來時我已不招呼他了。我待他一天壞似一天了。

昨天他來——和向常一樣的胆怯可憐模樣。他做出一種可憐的嘗試，伸手給我。我走了過去，好像沒有看見的樣子。

今天……今天我要直白告訴他，這種事情是難以爲繼了。他從我們這班幾乎餓死的人身上來剝削食粮，是應該曉得羞恥的。我們自己也在開始一種緩慢的死了。

於是他來了。

我不敢抬起眼睛，從他身邊走到厨房裏去，媽媽站在那裏，我怒氣冲冲的嚷道：

『豈有此理，豈有此想，他竟又來了！』

媽媽對於我們的嫌憎亞力山大，當然常常是覺着的。她一面替我們難過，一面又替他難過。爸爸和我皺眉嚕囌，她總犯罪地默默無聲，不敢替他出頭說話。但是這一次，她竟冒險着應我們的話，用着同樣犯罪的神氣說道：

『你不要嚷了，看上帝的面上。你叫他到那裏去呢？』

『不，不？這個辦不到。他竟天天來了。』

『我願意你少說些，看老天的面上。』

『我不說不來若是別人不諒解，我不得不說啊！』

亞力山大不期然的在門口出現。他看着我的時候，臉上現出何等說不出的難受啊！就彷彿有一把刀在我心上劃過似的。

我再也不說什麼，就走到吃飯間裏去了。

然而亞力山大依然坐下來吃飯。

七月十三日

我今天早晨醒來，突然間——紅的，藍的，綠的星點在我眼前旋轉了。

我嚇得大叫起來：

『啊，媽媽呀，我的眼睛出毛病了……藍的……綠的……紅的。我閉上眼睛，星點又來了。我再睜開眼睛，星點就淡了些了。』

媽媽安慰我道：

『不要緊的，你這傻孩子；這是因爲你在局裏光明底下工作的緣故。』

當眞的，那星點一會兒就沒有了，但是那天我眩暈得比平常特甚。

七月十七日

我對於所處的恐怖的深淵，似乎已經習慣了。現在什麼東西都不能使我恐懼。我對於將來是淡然了。大概是我不久就要死了。

昨天我又看見牆上一個瘦癟爬行的臭蟲。但是我不像幾個禮拜以前那樣發抖了。我夷然的從牆上將它撮下，用脚將它踩死。

我們的命運將與它相同罷，我心裏想。……好的，這算什麼？這並沒有什麼要緊。

七月二十一日

我覺得有時要突被一種對於生客的憎恨所攝服。又凡我心中所有的，面上必定表現出來。這種憎恨登時就看得出。我往往看見別人臉上現出一種半驚半異的樣子，覺得有些可異。那人恆必驚愕，聳肩，惶惑地看看我，急急地走過去。

我不知到底怎麼樣了？

七月二十三日

今天，我早上動身去工作的時候，媽媽懇切地對我道：

『我的可憐孩子，你簡直換了個人了。』

我奔到鏡前，見是一張完全慘白的面孔，一點血也沒有了。但是我倒不消瘦什麼。只不過兩顴骨微微有些突起罷了。

於是那臉就從霧中消滅了，因其如此，我對於自己感着無限的傷心。

可憐的我，可憐的我，可憐的我！主啊，我是必死無疑了！

我哭着走到電車站。我上了電車，又哭。

七月二十五日

近來，我往往半夜醒來哭泣。有時我醒來的時候已經是眼淚盈眶了。凡在這種時候，我可怕一生中的所有瑣事都因着一種理由而回復到我的記憶。生命拖延下去，日復一日。爸爸，媽媽，波爾加，和我，一天天推過時光，慘白而消瘦。我之觀察他們和我自己，彷彿和旁人的觀察一般。我常常比較一月前的我們怎麼樣，現在的我們怎麼樣。於是便有一種日間所決無的恐怖來臨我；我顫震着蹈着枕頭，要想睡去。然而終不成睡。房間裏黑洞洞的。我聽見爸爸夢中嘆氣，波爾加慘痛呻吟，媽媽喃喃自語……

於是天曉了，於是白晝了。我就得起身去工作。我從垂着的睫毛裏看見爸爸也在起身了。他穿着寢衣，形况多麼可怕啊！一件白襯衣和一副睡皺的蒼白的臉。眼睛是深陷的，且已絕對的無光了……死的了。他解開襯衣的領子，脫下襯衫，便開始搜捕虱子。主啊，簡直是一副骷髏了！奇異的白圓的臂膊上，瘦得全無肌肉。在這雙臂之上，似乎黏附着一對大如柴鈀的汚黑的手掌。它們並不怎麼像是一雙手。他長得多瘦了！我恨不得閉上眼睛不朝他看！

然而我的眼睛不肯閉上。我好像吊着的一般凝視着，怕生生的不敢動彈。

他走了。此時媽媽開始用她那懶洋洋的脚步在那幽靜的睡沉沉的房裏走動起來。她預備起熱水。但是什麼用呢？我們沒有麵包。難道我們當眞會去喝它——而沒有一口可吃嗎？

於是白天拖延過去了。於是可怕的晚上到了。晚上是最可怕的一件東西。屋子裏是靜悄悄的。爸爸是躺下了，媽媽是躺下了，波爾加和我也躺下了。我們怕把電燈旋滅。那發紅的燈在天花板底下照着。我知道我們各人都直挺挺的躺着，看着那盞照耀的電燈，心中想着什麼事——並且逐漸的死去。有時，從這靜默和電燈光裏發出了波爾加的衰弱羞怯的嗚咽之聲。沒有一人安慰他。沒有一人有氣力去安慰。

及至電流旋滅的時候，在黑暗中躺着，就愈加可怕了。所以可怕，是因爲我知道我們各人都躺在一隻角裏，清醒白醒的。我們各人都躺在那裏逐漸就死。而且我們之中誰也不替其餘的人關心的。

於是有一種希望來了，就是希望大家終於都會睡着。然而突然間，爸爸的慘苦聲音又打破了岑寂：

『媽媽，大概我們還有別的東西可賣罷？』

從另外一隻角裏，媽媽的聲音回答出來，但是不就回答。一分鐘過去，兩分鐘過去。屋子裏的淸靜和黑暗似乎加甚末了，媽媽的可怕的耳語聲才從黑暗中傳了過來：

『還有什麼可賣呢？叫我們拿頭去賣，還是怎麼樣？』

於是又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的過去，然後爸爸的絕望含糊的嘆聲

衝破了岑寂：

『啊，主啊！』

只在晚飯時，我們吃那可憐的菜羹的時候，還算有一點兒生氣。彼時，普通的煩惱和憂慮都會表示出來。但是不久，就連這種菜羹也沒得吃了。那末……那末我們就得死了。其實死了又有什麼分別呢？

七月二十七日

你說這是什麼意思？

這天晚上，爸爸喜形於色的回到家來，不等脫下帽子大衣，便立在屋子當中，掐出一張報紙。

『媽媽，可喜可喜，』

媽媽用一種脫力的聲音問道：

『什麼可喜？』

我也問道：

『什麼？怎麼一回事？』

『可喜可喜！命令已經發出，准工人自由輸運產物了。媽媽，你得到鄉下替我們拿麵包去。』

麵包，麵包，麵包！啊，主啊！我們在鄉下還有四個普特（附註）的麵包。……但是媽媽怎麼能去呢？她已經比我們誰都瘦了，可憐的東西。她將永遠走不到那個地方。她要從車裏跌下。讓他自己去罷。

但是媽媽欣然的在自己身上做做十字道。

『好了，多謝上帝！』

爸爸高聲朗誦報紙上印着的命令。我們大家都如飢渴地傾聽着。爸爸又催一遍叫媽媽去，我看着他的欣喜的臉上忖道：

『自我主義者，自我主義者，自我主義者！從這點地方看來，他又是一個自我主義者了！媽媽是比爸爸薄弱，她也許力乏了跌在車裏便死的。』

（附註）每普特等於三十六磅有奇。

七月二十九日

媽媽今天在我出去工作的時候就走了。我不想她會去得這麼早的。我照常六點鐘回到家裏，立刻就看出來了：房間裏間都弄得亂七八糟的。而且，還有三個大餅放在桌上，似乎是非常之厚的。

『波爾加，這是怎麼一回事？』

『媽媽已經走了……』

他的眼睛瞬着，他的下唇顫抖着。他是幾乎要哭了。他怕跟爸爸單獨在一起。

凡此感想，已在他的飢餓的小臉上明白寫出了。他只黏貼着我，好像求我替他對爸爸保護似的——他這樣的用心，總算不是枉費的。可憐，可憐的孩子！可憐的孤兒！我……我決不讓你委屈他，你這自我主義者。

晚上，自我主義者回來帶歸二十磅的馬鈴薯。他把它們攤在地板上，仔仔細細地勻分做十堆。他的憔悴的臉上現出一種成見。

他將每堆裏的馬鈴薯數了兩遍，然後把總數算了一算。他從地板上拾起眼睛將我看看，恫嚇地說道：

『現在，記着，這必須要維持十天的。』

他把小小的一堆放開。這是明天用的。又把其餘的九堆藏在什麼地方。

我現出一種戒備和鄙視的神氣。他並不注意。把馬鈴薯數了之後，他欣然的說道：

『好能，現在媽媽已經走了，我們要自己過日了。』

突然間，他注意到我的鄙視的神氣了。他聲音中和眼光中的慈祥便立刻消滅。一陣難過的抽搐通過他的淡黃色的臉上，使它團成像是一堆爛布。他慢慢的起身走出屋子。波爾加用一種驚駭可憐的眼光送他出去。他就跟我愈加黏貼得緊了。我吻了他，不覺哭了起來，用一副惡意而戒備的眼光送出爸爸。

七月三十一日

我們現在的生活多麼奇怪了。爸爸——他管他的，我們——自管我們的。我們兩派怎麼樣也聯合不起來。反之有許多事情足使我們分離。我們簡直是陌路人了。……

而我的心，只替媽媽疼痛，悲傷。媽媽一定是倒在車裏了——她是有

病的——人家抬她到醫院裏去了。她是已在瀕死了。

波爾加也在驚惶。每一點分，每一分鐘，他都留心着我臉上的神色。我若是安靜——他也安靜；我若是哭，他也哭。今天早上他突然的問我道：

『啊，費兒，假如媽媽死了怎麼好呢？』

說着，他用驚惶的眼睛看着我。

我經他這一問，見他那種驚惶的眼睛，心裏不禁發抖起來。我好容易才把自己鎮定住，爽然的答道：

『胡說，她大概就快回來了。』

到晚上我自己也勉強不來了。日裏我整日的想着媽媽，傍晚我突然壓制不住地嗚咽起來。波爾加走到我這裏來，緊緊的黏貼着我，並且出乎意外地說道：

『費兒，別哭。我知道你為什麼哭，你當媽媽是死了。』

『不，不，波爾加。我只覺得傷心。我是肚裏飢餓。』

但是他和我愈加黏貼得緊，低聲兒堅執地說道：

『不，不！我知道的，你當媽媽是死了，別哭，我知道我們將來該怎麼辦。』

我將他拉近身邊，親了他，帶着眼淚問他道：

『什麼辦法，波爾加，什麼辦法？』

『我們死罷！費兒，你千萬別哭。』

實在的，這確是一種辦法！我當初為什麼不曾想到？她若果死了，我們也死。這就完了！

我就欣然地對他說道：

『對啊，對啊，波爾加——只不過你想想我們死的法子看。』

『我已經想好了。我們跳到奈孚河裏去。這個離開不遠。但要一齊去的。』

『那末爸爸怎麼樣呢？』

『爸爸大概還是要活的。』

波爾加是用一種嚴重的語氣說的。那雙表示難過的稚氣的眼睛，現出一種做正經事的神氣。他……他件件事都早已想過了。怎麼一個孩子啊！不像我什麼都不會想，一逕只會哭的。

突然間，我想起塞拉薩，凡尼亞和舒拉來了。他們怎麼辦呢？但是波爾加大概也總曉得的。

我就怯生生地問道：

『還有塞拉薩，凡尼亞，和舒拉呢？』

波爾加很有決斷地回答我。我曉得他已經把這事想過千遍了。

『這個，似乎對他們太忍心一點，但他們是長大的了，我們還是小人。他們沒有我們，還是可以過日的。凡尼亞是要哭一下的，也許。塞拉薩是會原諒我們的苦心的。他是個聰明人。』

他件件事想得多對啊！是的，是的，我要寫信給塞拉薩，他將不至於怨恨。他必定不孚怨恨。他凡事都會原諒的。

八月一日

我替波爾加愈加防備的緊了。……我生怕爸爸要把他餓死。但是讓他試試看能，那時我……我會……

有時，我那種常有的無端憤怒甚至對波爾加也要發了。我要對他嚷，要蹬足。他却不像從前那樣要回口。他只瞬一瞬他的受苦的大眼，下唇顫抖顫抖而已。

但是我的悔恨心立刻就燃燒起來。我就親他，並且哭道：

『波爾加，波爾加，饒恕我，饒恕我……』

他於是又黏貼着我，帶淚的回答道：

『可是我並不介意，費兒；我知道的……你是飢餓，並且媽媽走了。』

如今波爾加差不多要等到傍晚才有茶吃，因為他是獨個人去在家裏的，爸爸每天給他半個盧布。波爾加常到最近的蘇維埃茶館裏去吃茶。他們又給他一片糖菓。

但是今晚我從工作回來的時候，我立刻看出波爾加發生什麼事故了。他臉上現出一種特別失神的樣子。連他的嘴唇也焦了。

我問道：

『你什麼事了？』

當然，他就瞬着眼睛淚聲的說道：

『我……我今天沒有茶。』

立時間，我對於爸爸的猜疑的戒備心又起來了。便有一種不祥的預

覺在我心中萌動起來，就問道：

『為什麼沒有茶呢？』

『爸爸說他再不給我錢了。他說我並不吃茶，只化錢買糖菓吃。他說這是一種無用的化費，說我儘可等大家回來再吃的……』

我聽着他的嗚咽，總以為我的耳朵聽錯了。此時在我心中燃熾着的，並不是憎恨，却是一種可怕的人人的忿怒了。何等可怕，何等可怕！他竟敢連半個買茶的盧布也捨不得給孩子！簡直是個怪物，一個真正的怪物了！我彼時竟可以親手將他裂成片片！竟可以扼殺他的咽喉，他的眼睛，和他的……一切……

『波爾加，波爾加，別哭！我去跟他說。我去告訴他。這是一種鬼把戲！我不讓他做的，不讓他做的！』

我跑來跑去，足足跑了兩個鐘頭，等着他回來。而在我心裏，什麼東西都沸滾了。我盼望他早些來！

鈴響了。

我連東西都不等他卸下，便已懷着說不出的忿怒對他臉上直嚷道：

『你……你為什麼不把買茶的錢留下的？』

一陣顫震通過他的全身。一種可怕的神情閃過他的臉上。然後他才鎮定住自己。他裝出一副愁容，從他的眼鏡上蹙着眉斜視過來。

『因為這是不必要的。他也反正不吃茶。他要的是糖菓……他不至於死的；他儘可等我們回來的。』

『我……我真不懂你。……你不羞嗎，不羞嗎，不羞嗎？……我們大家登時都死了你該快活罷！……是的，是的，是的！』

爸爸也獃了。他把他那可怕的不動的眼睛釘在我身上；他的灰色的失血的嘴唇扭着；鼻梁以上的皺紋慘苦地動着。然後，他突然拿拳頭在桌上砰的一下道：

『你怎敢對我這樣說話？你怎麼這般膽大！住嘴罷！』

我獃了一刻兒，可是並不驚嚇。我聚起精神，彷彿要向他奔去的模樣。突然間，我又起了一陣如狂的暴怒，又渾身都發抖了。我像是很老練的對他大嚷，嚷得比他還響：

『是的，是的，我就敢這樣對你說話！如果你像這種行為，我要怎麼說就怎麼說！你不喜歡真理，不是嗎？』

於是他的怒氣消了。又用一種惶惑帶着恐懼的神氣看着我。

『是的，是的，你不歡喜真理。……無怪波爾加和我存着一種預覺，覺得沒有媽媽你就……你就要叫我們過一種可怕的生活呢！』

『啊，主啊！』

我呆呆的立着，張着嘴閉不攏來。我該，我該怎樣對他說呢？他對他的孩子豈是一種野獸嗎？是嗎，是嗎？我多殘忍……

我看得出爸爸的慘白的臉已經抽搐了，他的下頷顫抖了。他再也沒有話說。

但是第二天，他就把那可憐的半個盧布留給波爾加了。

八月二日

又是一樁奇事。

媽媽在家的時候，亞力山大是常常來的，媽媽總要叫他坐下來吃飯，我總含怒地把他吃了的菜羹一瓢瓢的數着爸爸是同情於我的。我知道的。

現在呢？

現在他還是來的。他的臉餓得多可怕了。他大概是比我們離死更近了。他的眼睛怕生生地只在屋角裏瞟來瞟去。他一定以為媽媽既走了，我們是沒有人會叫他吃飯的。

今天他來了。我聚起精神要竭誠的叫呼他一聲。這使他吃了一驚，而我自己也幾乎失聲而哭了。但是爸爸含怒的嚷道：

『喂！』

亞力山大可憐地哀求地瞟了他一眼，就縮着肩膊走到另外一個房間去了。他明曉得媽媽不在家是用不着希望我們叫他吃飯的。

但是我擺好桌子叫道：

『舒拉，來吃飯！』

我叫了他一聲便立着注意他。不知他要怎麼說？隨他去罷！……反正亞力山大是無論怎麼樣都會在我們這裏吃的。

爸爸却抬起他的驚惶的眼睛，惡意地低聲道：

『你這是怎麼回事？你瘋了嗎？』

我毅然的迎着他的眼光，目不轉動，更加堅決地叫道：

『舒拉，來吃！』

我們的眼睛互相釘視，差不多足有一分鐘的功夫。我的心理充滿着得意。現在你拿拿看，你這自我主義者！你不見得會叫自己的兒子餓死罷。他已可憐得這個樣兒了。可憐的亞力山大！

末了，爸爸低下眼睛。當亞力山大進來吃飯的時候，他一眼也不瞧他。

八月三日

今天亞力山大又來了。

我跟昨天一樣誠心的接待他。他也感着我的誠意。他坐下來吃飯，更加放心了。他吃了，吃完立刻就預備去。但我看出，不知什麼緣故，他在廚房裏遲疑不去。

爸爸照常躺在臥房裏。波爾加和我坐在榻上，彼此互相黏貼着。

突然間，我的心被一種說不出可怕的預覺所震動了。當初那種戒備的心思立刻又萌動起來。只不過不明白我的戒備是向那個方向用的。……主啊，不曉得什麼事要發生了！我是渾身都發抖。我反省了一下。啊，原來是為亞力山大，亞力山大！他在廚房裏不知做什麼。他要想從我們這裏拿點東西去！要拿，要拿！廚房裏一點聲音也沒有。

我顫抖抖地把吃驚的波爾加推開一邊，一肚子悶氣地奔到廚房裏。

我奔進厨房。他立在桌旁，奇異地凝視着我。

我向他撲去，用一種發狂似的尖聲叫道：

『你在這裏做什麽？什麽？什麽？什麽？』

他不知所措了。主啊，那末這是真的了，這是真的了！但是他有什麽可從我們這裏拿去呢！他是拿什麽呢？

我忽然記起桌子底下有兩磅的馬鈴薯，預備明天用的。我奔到桌前——馬鈴薯是沒有了。

他已經偷起來了。

我像野獸一般向他撲去。

『還我們；還我們的馬鈴薯；還我們，你這可憐蟲！』

他似乎變做一塊石頭了，臉上白得像沒有血一般。一陣可怕的緊張將他的眉毛愈抽愈緊。我隱約看見他的左手痙攣地顫抖着。他的嘴唇動着要想說什麽。末了，他才含糊道：

『我……我不曾拿你們的馬鈴薯。』

但是我懷着一種強固的，可怕的，殘忍的信心，認定是他拿的。我像野獸一般無情地咆哮道：

『拿回來，拿回來，拿……』

他的臉愈加抽搐得可怕了。他的顫抖的緊張和他的執拗決鬥起來。現在是執拗已佔了勝著。我的心沉落了。我愈加無情地繼續咆哮：

『拿回來，拿回來，拿……』

突然間又新起了一陣暴怒。啊！他……竟向我們這些瀕於餓死的人來！偷他，他……』

我像一隻狂怒的貓，向他撲去，抓住他的堅硬骨立的肩膊，至於我的手指都痛了。

『爸爸，爸爸，來，你爲什麽不來呢？亞力山大偷了我們的馬鈴薯了。趕快，趕快！他要走了。你這可憐的賊，拿回來，拿回來！』

爸爸穿着內衣跑了進來——消瘦，憔悴，可怕，臉上抽搐着。

我抓住亞力山大的肩膊對爸爸叫道：

『爸爸，爸爸，他偷了我們的馬鈴薯了！奪它回來！他不肯還我們！』

爸爸的蒼白的指頭抽搐了。他揮起他那赤着的，圓而瘦的，帶着一雙大拳頭的雙臂。連他那光脚上的汚黑的脚指也抽搐起來了，且似乎釘入地板裏了。

『流氓，趕快把馬鈴薯拿出來！』

而我比他叫得還要響：

『爸爸，爸爸，我抓住他在這裏！你來搜他，趕快！趕快！趕快！』

亞力山大像困獸一般四面看看，見着的是一種獸性的憎恨。他臉上的執拗的神氣漸漸消去了，他的臉變做可憐的模樣。他突然間開始把馬鈴薯一個一個從兜兒裏掏出來，並用一種幾乎聽不出的低聲從顫抖着的嘴唇裏說出道：

『拿去——在這裏，這裏……』

他轉過身慢慢地畏葸着走出去了。

爸爸連瞧也不瞧他一眼。他只彎着他的長瘦的渾身白的身子，急切地把馬鈴薯數了一遍。

他於是謹謹地藏了起來，一面走，一面回頭向我道：

「你這傻孩子，他是什麼東西都會像這樣拿走的呢！」

我留在廚房的中心，滿心驚惶。自想方才做的是怎麼一回事？他不餓嗎？他比我們更要餓。我是該讓他拿去的……讓他拿去嗎？那末我們明天吃什麼呢？還有叫波爾加吃什麼呢？

我好像失神似的站在那裏，慘苦而劇痛的思想從我腦中閃過。突然間，一切東西都被一陣懦弱的眼淚洗去了。

啊，我是怎麼一個可憐蟲，怎麼一個可憐蟲！……

八月四日

今天，我們接到媽媽的第一封信。

謝謝上帝！這許多日子，我心裏直怕得疼痛：她爲什麼不寫信呢？或者她是死了。……天下那有這樣沒心腸的人連通知都不通知我們的？

我好似活動影片一般明白想像出媽媽是死了。我坐在電車裏，我就看見已死的媽媽帶着一副不動的白的冷的面孔在我面前。我在街上走——也是如此。我並覺得自己的眼淚從頰上滾下來。我模糊中又覺得過路的人站住看我流淚。

在局裏馬露薩看着我的眼睛，同情地問道：

「還未來嗎？」

「還未。」

今天信來了。媽媽說她平安的到那裏，又說已寄給我們一包裹的麵粉，同信寄來的。她希望能彀帶一些餅乾，一些乾麥，和大約兩個普特的麵粉來。她是快要來了。

波爾加和我，——而且連爸爸，——也把那信讀了又讀——讀了二十遍。

晚上，我們吃我們的可憐的菜羹。突然間，我的羹瓢半中間停住了。我看着菜羹，忽起一種奇異的欣喜的感想道：

「我們不久就用不着你了！」

爸爸朝我看看，微微而笑。

波爾加也欣然微笑起來。

八月六日

現在媽媽的信既來，我就放心了。我相信她不會遇見什麼事故，相信她快要回來了。

我昨天坐在局裏，滿心輕鬆欣喜，盼望着那個包裹，但忽然有一陣可怕的思想通過我的心。

「主啊，波爾加是獨個人在家裏的他！……他也許去投水了。他是存

心着的他也許發狂起來……是的，是的，今天他必定要發生事故了！」

我因這些可怕的預覺，心裏就開始疼痛起來。我不能工作了。我坐在那裏，覺得一陣迷霧浮在我的眼前。我從這陣迷霧裏，明明白白看見我那慘白精瘦的波爾加。他奔到奈孚河邊。他在那裏了。他站了一會兒，想了一會兒。他可憐的瞬着，然後，突然間——潑刺一聲！頭朝前的下去了。

我熬不住了，使求局裏人放我早些回去。我飛也似的趕到家裏。我拉門鈴的時候，聽見門裏他那虛弱的小聲音，我幾乎哭出來了。但是我制住自己，好像淡然的問他道：

『哦，你好呀？』

『好的，費兒，我猜媽媽快要來了。』

今天我預備出去工作的時候，我的心又可怕地疼痛起來。不，我不能去。他一定要發生什麼事故。我不去了。

我住在家裏。我始終不讓他離開我一步。中午時，我親眼看着他走到孩子的餐室裏去，飯後，我把茶壺交給他，看着他走出大門。

我像母親的樣子對他說道：

『那末，波爾加，你去罷。上帝祝福你！』

我在他頭上做做十字，依舊站在門口目送他。

他無力地擺着手中的小茶壺，慢慢的沿籬笆走去。同時有一個羸瘦的影子和他並排的沿牆走着。突然間，我顫震着抓住大門上。

他多麼瘦多麼蒼白啊！我到現在才注意到。可怕，可怕，我的心多麼疼痛啊！他一路走時，他的小頭在消瘦的頸上搖幌着。他的一個尖瘦的小肩膊，比其他那個高出一些。他的小脚正如兩幹瘦柴。啊，怎麼一個可憐不幸的孩子啊！他是要化滅了，他是要在我眼前化滅了！他怕連食堂也沒有氣力走到。你瞧，他的影子多瘦啊！他在途中將要跌倒。他將倒斃在街上。

我像在熱病中一般顫抖着，等着他的回來。

我等着，等着，又等着。

他爲什麼這樣長久？他必定倒下了；他倒了，……他死了。我要跑去尋他去。……

但是他的小小形像在一段路外出現了。我跑去接他我吻他，擁抱他，並且哭泣。

『波爾加，波爾加，你爲什麼去得這般長久？你遇見什麼了？』

他抬起他的未老先老的皺着的小臉。他驚異的說道：

『沒有什麼，費兒；我並不長久。我向常是這時候回來的。……』

『不，不；你費的時候久了。……你是怎麼一回事？……』

我這話並未說完，因爲波爾加奇異地看着我，眼中垂淚道：

『費啊，我非常的愛你……你別害怕，別害怕；我現在不會去跳奈孚河了。媽媽快要來了。』

在爸爸回來之先，我就動手把馬鈴薯煮起來，我學媽媽的榜樣，照常每兩磅裏偸起一個馬鈴薯來，這是我們每天做的。我們將馬鈴薯切成

薄片，就匆匆在爐上烤熱，不等爸爸回來看見，而且我們總是大家勻分的。

今天，我却整個兒都給他。

『這裏，波爾加，吃罷。』

他又用同樣的神氣凝視着，並且低下的眼睛裏掛着同樣的眼淚。差不多用一種耳語的聲音說道：

『不，費兒，你不吃我也不吃。』

八月七日

今天，那包裹終於到了。

媽媽用我的名義寄在郵局裏。我在工作的時候接到它，將它帶到辦公房裏。

他們大家立刻將我圍住了：

『費兒，費兒，裏面是什麽？』

『我猜是糰子。』

『不，這是牛油。』

『費兒，你打開來看罷。』

突然間我覺得小器起來了，啊，我知道的。我若是打開，我就非請大家吃不可。將來只有一點兒剩給我們自己。這是我向來不會的。媽媽從鄉下來的時候，我請拉爾加吃餅乾，——我甚至是親手給她吃的。現在，我已變做小器了。

我隨便的說道：

『你們眞會猜糰子啊，牛油啊，都不錯的！不過是麵包罷呢，沒有別的。』

我於是請了假，急忙回到家中。

我才踏進屋子，就向開着的窗口裏嚷道：

『波爾，波爾，快來接我！包裹來了！』

我發熱病似的急忙脫了帽子和外衣，波爾加兩頰上立時緋紅起來，割開袋口，顫抖着說道：

『啊，費啊，費啊，我多想吃，趕快！』

包裹裏是三捲的麵包，有一捲是極小的，還有一捲稍大，還有一捲更大。我俏皮着瞧了波爾加一眼，說道：

『媽媽是故意這樣的。最大的——給爸爸，稍小的給我，最小的——給你。』

而他回答的更加俏皮：

『不是的，費兒，也不過是偶然這麽做罷了。』

我們把最小的一捲勻切做三份，把我們自己的兩份吃了。爸爸的一份留着，我看看它，它似乎也看看我。

我斜視了波爾加一眼，而他也是預備着的便立刻接受我的眼光。他覺得莫名其妙，我也覺得莫名其妙。

我吞吞吐吐的對他道：

「那末，讓我們……」

但是同時我的眼睛說道：

「不，不，這是不正當的。」

他當然已懂得我的無聲的請求，但飢餓是如此之強有力，於是……好能，爸爸有一個分外的半磅的。

「我不曉得。隨你的便……讓我們……」

但我已鎮服住自己。我就高聲地欣然地回答道：

「這個不成，他要生氣的。而且……他也是飢餓。」

八月八日

昨天的包裹今天已一點兒沒得賸了。但是今天，我們又交着好運。

差不多從七月的月半起，食劵上就沒麵包發過。沒有，沒有，又沒有。今天，爸爸都領到了——許多天數一總領到了。

他肩上掮着一個大口袋，欣欣喜色的道：

「可喜，可喜，孩兒們；我把積欠的幾天麵包都領到了。啊，我連掮也掮疲倦了。」

波爾加和我齊聲嚷道：

「多少，多少？」

「我們大家一共十八磅。」

「我們呢，我們有多少？」

「你們八磅，我十磅。」

好運氣的人——他一個人得十磅，我們兩人只八磅，而且他還有他的分外的半磅。……

可是我急忙預備起飯來。我坐着微笑。我手裏拿着一柄刀，我面前桌上放着整整一大捲麵包。爸爸也拿着一柄刀。他面前也有極大的一捲，他對着它微笑。我瞟了波爾加一眼，他也加入我們的微笑，擦着他的手，喃喃的道：

「現在我們要吃麵包了；現在，現在……」

突然間，我看見爸爸的一捲麵包不像有十磅的樣子。我一面欣然切着，一面對爸爸說道：

「爸爸，你的一捲麵包看起來恁小呢。我看是沒有十磅的。」

他於是正如波爾加那樣的微笑着說道：

「哦，這個該怪我；因爲我領到麵包的時候，心裏本想熬住，却終於在工廠裏吃了差不多兩磅了。」

而波爾加也熬不住發出一種尖聲道：

「啊，我們現在要吃了，吃了，吃了！」

爸爸替他自己一片切得如此之薄，使我佩服得發呆。彼時我想起他向常所切的薄片，心裏不覺有趣了。主啊，但願得常能如此！那末爸爸當不至於是個自我主義者。這多有趣啊！

他一面用沒齒的牙齦咀嚼他的麵包，一面用一種和悅的微笑說道：

『你們聽，孩子們……』
我們兩人都插道：
『什麼，什麼爸爸？』
『哦，今天你們不要節省，愛吃多少儘管吃。但是打明天起，須要扣定了吃。早上吃一片，晚上吃一片。就像我的樣子。』
『哦是哦是，哦是哦是……』
我們配着可憐的菜羮，各人吃了大約兩磅的樣子。飯後，爸爸爲紀念好日起見，帶我們到吃茶間裏。他違反他平時的命令，叫我們各人須要帶兩份茶和兩個糖菓。我們麵包多了，也許茶也該多的。
吃茶的時候，我用眼睛將爸爸的麵包和我自己的麵包比較度量着。我們的已經是很小很小了。我用眼睛撫慰着它，肚裏還是餓的。
我用一種斷然的神氣對波爾加道：
『好的，你不要了罷，不是嗎？我想我們留起來明天吃罷。好不好呢，波爾加？』
但是波爾加說道：
『不，費兒，再一點兒，我們大家都再吃一點兒。我們用個玻璃杯調一點好麵粥起來。麵粥是要不了多少麵包的。啊，來罷，費兒！』
這是費再巴不得的了。
『那末，好的，你叫我做什麼？來罷，來罷……』
我切了麵包。你瞧，你瞧，——我本想替各人切個小片的，却切出大而且厚的片兒了！於是我們所賸的共總不過三磅來麵包了。多可惜啊！
我懊喪着把我的麵包在手裏翻了幾翻，可是對波爾加隨隨便便的說道：
『好的，就這一回，咱們吃罷。你心疼也是無用。不是嗎，波爾加？』
『哦是哦是，費兒，對的……』
爸爸謹謹地將麵包包在紙裏。他立起身來說道：
『謝謝上帝，今天我很飽了。』
接着我們也都站起來。我指着肚子滿面微笑地對波爾加說道：
『波爾，你現在不飽了嗎？你够了嗎？』
『啊，是的，費兒，我够了。你知道的，底上一層多麼好，你看它多黃啊。』
『啊，你這流氓！好罷，好的，咱們把底層吃掉罷；但是且把其餘的藏起，不然我們都要吃掉的。』
『是的，是的，我們必須藏起來。』
爸爸已經十分飽了。他也不脫衣裳，也不脫靴子，就躺在牀上，抽着煙，讀報紙，他不時從眼鏡上面瞟了我們一眼，慈祥地微微而笑。波爾加和我已經爬到一隻角裏了。我們隨便談着媽媽，肚飽心歡而笑。半點鐘或是一點鐘之後，我忽然覺得又餓了，可怕地餓了。我該對波爾加說嗎？不，這是錯的，爸爸明天將要教訓我一頓。『你要曉得，』他將說道，『你是一個大孩子了，你該熬住些才是。假如波爾加如此，我還能彀原諒他。』
我就決計不對波爾加說，也決計不吃麵包：我只到食櫥裏把那塊麵

包看看。

我爬起身來。我佯爲打打呵欠，然後走出去。波爾加立刻說道：

『你到那裏去？』

『你在這裏，我一歇兒就回來的。』

他狡獪地看看我，微笑笑，說道：

『哦，你是這麼樣的！我跟你去。』

『啊，你這小流氓！什麼也瞞他不過的。那末，很好，來罷。各人再吃些。』

我切了下來，說道：

『波爾，波爾，我們是什麼的傻子！我們把麵包統統都要吃完了。』

『啊，不是的，費兒，我想我們是很聰明。』

於是他愈加惡作劇地看看我。

『啊，你這小狗，快些來睡着罷；不然我們什麼都要吃光了。』

『來罷，費兒！』

波爾加將麵包放在牙齒中間，奇異地，熱烈地開始忙亂起來。他脫了衣裳，却並不把口中的麵包拿出來。我驚異着問他道：

『你爲什麼這樣忙亂？』

『你知道的，費兒，我要躺在牀上吃麵包。這樣吃法很有趣味，不是嗎？你躺在那裏吃，它會自己直打你的喉嚨下去的。』

我們兩人都爬進被裏。我們躺在那裏，開始耳語起來。我們慢慢的嚼着麵包。突然間我覺得波爾加睡着了，他手中還有一小片的麵包。我，把那一點麵包屑兒也吃了。正要睡着，忽聽見爸爸在另一角裏動彈呻吟起來。我睜開睡眼，看見爸爸穿着睡衣不聲不響地爬到什麼地方去了。……天哪，他到那裏去呢？我是吃驚了。

突然間，我從吃飯間的開着的門裏看見他一直向食櫥走去。他的光赤的脚塌在地板上，毫無聲響。啊哈，櫥門響了。啊，一柄刀跌落地上，在寂靜中瑯的響起來。這聲響了之後，我就聽見道：

『啊，見鬼東西！我眞是一個傻子。』

我既看明白之後，又把頭沒在被底，並無惡意的笑了。啊哈，你也熬不住的！然而你要教訓我們。……啊哈，爸爸，爸爸！

那一夜，是我數月以來第一次有夢。而在早晨，連記也記不楚淸了。

八月十一日

媽媽今天來了。她帶來約莫兩個普特的麵粉，二十磅糰子，和十五磅餅乾。

她半張着嘴坐在椅子上，奇異地疲倦地握着她的手。那些開着的口袋攤在她的脚下。先看見的是一種淡黃帶褐色的粗麵粉。然後是糰子。我們大家——爸爸，波爾加，和我——站在那裏默默的看。我們看看麵粉，看看糰子，口裏都不作一聲。忽然間，波爾加發出一陣低聲的嗚咽。

晚上，我們做大餅燒了一些麥羹——這是我們半年沒有嘗過了，——大家都吃得十分滿足。

（未完）

時事日誌

中國之部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一日

◉國民政府外交部長伍朝樞電美國國務院，阻止南滿鐵路在美國借債。

◉北京楊宇霆與日使芳澤關於滿蒙交涉之辯難，已將滿蒙交涉祕密進行之悶事洩露，使國全體極注意。楊宇霆聲明山本條太郎來北京對滿蒙交涉僅口頭談及，未交覺書，亦無解決此事之職權。楊召集中國記者更正露透社所載之錯誤，並派員答復芳澤之詰問，解釋誤會，聲明並無妨害田中內閣對內信用之意思。

◉南京中央委員及李濟琛李宗仁等商決應付汪精衛蔣介石兩系之手段，大致現在中央各機關非到相當時機不停止，政治軍事繼續進行，不主張再設政治會議。

◉廣州各界開護黨運動大會，主張請汪精衛及中央執監委員回粵開第四次全體會議。

同　二日

◉國民政府不顧上海方面之反對，下令討伐張發奎黃琪翔，令中責張黃勾結共產黨叛變，附褫職拿辦，令軍事委員迅派軍隊分道進剿。

◉漢口英領事函交涉員，否認「英國欲以武力恢復前漢口英租界之支配權」之謠傳，聲明秩序稍復，即將軍艦撤退。

◉廣州方面之國民黨中央委員王法勤甘乃光陳樹人王樂平潘雲超等五人抵上海，參加全體會議之豫備會。諸人向各方面竭力攻擊南京當局，而為張發奎辯護。

◉國民政府公布中國與日斯巴尼亞所訂條約廢止後臨時辦法七條。

◉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成立，程潛張知本甘介侯趙世瑄等為主幹，飭令各總指揮，飭各軍不得提撥稅款及撤委官吏。

同　三日

◉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在上海法租界蔣介石宅開談話會，臨時改為第一次預備會，到委員三十三人，分贊成特別委員會與反對特別委員會之兩派，對全體會議出席法定人數，特別委員存廢，廣東事變方針，均有辯論。對南京一一二二案，蔡元培報告辦理方針，並由會議決定將南京民衆認為有重大關係之居正謝持等十人先行停職監視。

◉湘鄂臨時政務委員會所屬之整理湖北財政臨時委員會成立。胡宗鐸電國民政府請任張知本為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長。武漢黨務整理委員會曾受舊省市黨部之阻撓，現因當局決定態度，制止阻撓，進行復趨順利。

◉前唐生智所任之第三十軍長彭振國部被方振武葉開鑫分別收編。

◉馮玉祥軍在隴海路大勝利，前鋒迫徐州城，與直魯軍激戰。

◉北京比款事件完全成功，其辦法係將今後比國庚子賠款之賸餘提前支用，作為整款抵質，並不移動規定作文化基金之正款。該款除被比方扣去積欠外，可餘百二十萬元。

同　四日

◉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二次豫備會，決定：（一）特別委員會在中央全體會議開會時取消，在豫備會議開會時各事應與豫備會商辦；（二）由全體會議選常務委員九人，遵照黨章組織常務委員會；（三）變更中央黨部各部組織案交審查。

◉上海民衆反對特別委員會援助首都慘案之運動，造成於汪精衛派有利之形勢。

◉美使馬慕瑞同任抵北京，彼過日本時與日當局商談解決久成懸案之中日美無線電交涉，未有結果。

◉廣州張發奎與敵派在東西南三方相持，頗難應付。黃紹竑已在廣西將所部編配定當，從事反攻。

同　五日

◉國民黨中央全體會議三次豫備會因譚延闓李濟琛等

十委員另成小團體，商議應付汪精衛派之辦法，未足法定人數，延會。

◉北京美日兩使互訪，謀三國無線電交涉之解決，軍政府之交通部擬重行提出將美日築造電台款項一律改爲借款電台由政府接收之要求。

◉福建陳銘樞之第十一軍已分水陸兩路運回廣東，參加討伐張發奎之戰事，李濟琛任陳爲東路總指揮節制錢大鈞陳濟棠兩部，會同西路黃紹雄，南路徐景棠合擊廣州。

◉南北郵政人員在大連會議統一南北郵務辦法。

◉國民政府要人李烈鈞譚延闓蔡元培等宣言，表示對首都慘案之悲痛及嚴厲辦理之意思。

同　六日

◉譚延闓等十委員磋商處置廣東張發奎黃琪翔之辦法及擬迫與廣東事變有關之何香凝等九委員退出豫備會；汪精衛則力袒張黃，主張廣東事變由第四次全體會議解決。徐謙向豫備會議質問不使參與之理由，並訐汪精衛歷來袒共之事實，以明本人之不應受被擯。

◉武漢當局禁借題醞釀開會及私貼反動傳單，黨務整理委得此援助，即派員分別接收各黨部團體。

◉王天培舊部第十軍潛入皖境，謀回貴州，陳調元奉軍事委員會令調大軍將該軍包圍於蕪湖當塗附近之地方。

◉國民政府公布僑務局組織條例十六條。司法部擬籌設編訂法典委員會，擬具條例，呈請國民政府批准備案。

同　七日

◉朝鮮境內親日親俄兩派藉吉林取締朝鮮人事件煽動當地人民排華，全南裏里首先發生搗毀華僑商店毆斃華僑情事，暴動範圍漸及仁川等處，華僑被暗殺毆擊殞命失蹤者四十餘人，重傷者極衆，財產尤陷入危境。

◉國民政府發表組織一一二二慘案特別法庭之命令，法庭取委員制，委員十一人，計黨代表兩人，江寧地方法院院長，軍事委員會軍法處長，江蘇省政府代表，南京特別市政府代表，農人，工人，商人，學生，婦女團體代表各一人。

◉廣州政治分會議決宣布李濟琛罪狀，先免本兼各職，呈請四次會議嚴重處分，並改組省政府，以何香凝等爲省政府委員。

◉徐州直魯軍得徐南孫傳芳軍同兵援救，擊退圍城之馮玉祥軍，驅之向碭山退却。何應欽自上海趕往津浦路前敵，指揮由南路攻徐軍事。

◉湖北黃安被共產黨佔據，胡宗鐸請任應岐派軍往勦。

同　八日

◉國民黨全體會議豫備會開三次會，「政治委員會改組案」「改組國民政府案」均交審查；「寧漢兩方決議案審查案」「黨員審查登記案」均留待四次全會正式會議解決；「召集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案」決定將特別委員會所定十七年一月一日之召集期作爲無效。對全體會議地點，汪精衛何香凝等因監察委員之彈劾，要求如在南京開會，須有保障。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提出彈劾陳公博汪兆銘顧孟餘三委員，請停止其出席正式會議。汪謂監察委員衆被特別委員會取消，此舉係對寧方所認爲敵人者之應付，本人毫無畏懼。李濟琛提出查辦何香凝等參與粵變，要求退出議席案。李與白崇禧向報界宣布共產黨鄧演達譚平山等在香港活動，依第三國際計畫謀以廣東爲根據地，非拿辦或驅逐附逆委員不可。

◉蔣介石爲調解寧粵意見，發表告同志書。

◉浙江省政府反對中央以籌餉爲目的之禁烟辦法，力主應劃歸民政，惟有收歸省辦之準備。

◉浙江省政府下令消除特殊階級解放墮民。

同　九日

◉馮玉祥閻錫山先後通電促蔣介石復任總司令，蔣系軍人何應欽等亦聯名通電促蔣復出主持軍事。

◉國民黨全體會議豫備會因汪精衛派要求延會，汪派與李濟琛派各開小組會議，互相應付。

◉奉軍方面對涿州之和平解決運動漸成功，慈善團體代表復入城商進一步之辦法，傅作義要求奉軍代表入城面商，但該代表未敢入城。

◉胡宗鐸電國民政府，報告共產黨人董用威潛伏租界勾結前省市黨共產分子四出活動，請明令厲行清黨。

同　十日

◉國民黨全體會議豫備會四次會，汪精衛突然提出請蔣介石繼續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權之議案，即通過，汪表示個人可引退。即決定全體正式會議於一月一日至十五日在南京召集，由蔣介石負責籌備。其餘關於軍事，黨務及各種提案，均分組審查委員會審查，上海豫備會議告一結束。

◉唐生智舊部何鍵等通電中央曾示以停止軍事行動客軍不入湘境，而李燊范石生等分攻湘西湘南，不得已予以迎擊。

◉上海交涉員奉國民政府外交部令，向比領事抗議將比國庚款一百二十萬借與北京當局事件。

同　十一日

◉廣州共產黨因省軍多調赴東西江，乘虛起事。農工軍數千人預伏市內，運動黃琪翔部一團攻占公安局及各機關。卽在公安局組織蘇維埃革命政府，其重要人物爲：主席蘇兆徵，外交兼內務部長黃平，勞動周文雍，土地彭湃，司法陳郁，經濟何來，海陸軍張太雷，祕書長惲代英，總司令葉挺，總參謀徐光英。省軍首領張發奎黃琪翔朱暉日等倉皇逃往河南，藉李福林軍從事反攻，共產黨人在市內各區放火殺掠，並脅迫人民參加其運動。

◉中東鐵路教育權協定已在哈爾濱議妥，送請北京政府核准。

◉第十軍在被陳調元圍困中表示服從軍事委員會，經軍事委員會令楊勝治所率一部歸何應欽指揮，調回津浦路參加北伐。

◉國民政府外交部否認中日美無線電交涉之日美協商之效力及北京政府之權力。

同　十二日

◉汪精衛因廣州共產黨亂事陷入窘境，卽在上海報紙發布其九日以來與廣州張發奎等電商制止黃琪翔容共（十日發）及發覺俄領事署爲共產黨活動機關令張等派兵圍捕共黨驅逐俄領，（九日發）及他有關係之各電報文件。上海反汪派利用事變對汪及張發奎竭力攻擊，已引起各地粵籍人士對汪張之重大反感。

◉何應欽令津浦路各軍分路向徐州舉行總攻擊。

同　十三日

◉廣州省軍調回西江薛嶽部會同李福林部，聯合市內反共產之機器工人並被赤軍圍困之第十一軍大舉反攻，卽將省城完全恢復。省軍對敵人行極端之報復殺戮，殺共產黨人及被脅參加者二千人。蔣介石由上海電令張發奎戴罪立功自贖，會同陳銘樞等軍肅清共黨，並電黃紹雄陳銘樞及粵桂各將領爲張解釋，協同平共。

◉廣州俄領事署爲共產黨起事之總機關，暴動中有多數俄人分頭指揮，省軍於擊散共產黨後，即圍攻俄領事署，副領事被格殺，正領事被捕，俄人因參加戰爭及被圍攻而死者數十人，被拘者六十餘人。

◉第十軍王天錫部在安徽宣城一帶被圍中實行譁變。

◉蔣介石發表重要談話，主張變更對外方針，對俄絕交，重定國民黨之政策制度，暫時停止民衆運動，對復任總司令事件，謂非待討共北伐必要時不出任事。

◉國民政府通令整飭綱紀。

同　十四日

◉國民政府下令撤消各地俄領事之承認，停止蘇俄國營事業，並令將俄僑分別遣回及註冊。卽電令各省執行，並嚴拿俄籍共產黨人。

◉湖南共產黨自「十號在長沙大暴動」之計畫失敗後，卽在省外擾亂，省政府分三等懸賞緝拿共產黨首領毛澤東夏曦等。

◉汪精衛電廣州當局：去共務盡，痛斥浮薄少年，在中央未確定方針前暫停民衆運動，防止勞民參加農工運動。汪與吳稚暉發生重大爭論，華租界當局均實行派探監視汪及粵派各委員之行動，汪等均祕密避去。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定對廣東方針，務須解決張黃，令李濟琛指揮海軍及陳銘樞部任左路，白崇禧率本部及抽調西征軍任右路，進兵征討。

◉南京廣東籍人組織討共救粵大會，主張緝拿造成粵亂之汪精衛等九委員。

同　十五日

◉朝鮮境內虐殺華僑之事件益擴大，仁川鮮民聚衆二千餘衝入中國街暴動，華僑悉逃入領事館避難，有千餘人回國。

◉陳銘樞由福州趕赴上海與各要人商定對付廣州辦法後，卽到汕頭，就東路總指揮職，派軍分向廣州前進，福建陳部第十一軍將全部同廣東。

◉上海交涉員奉外交部電令送國民政府對俄命令於蘇俄總領事署，並附送俄總領事出境護照，限一星期內離開國民政府管轄區域。

◉廣州政治分會對共產黨暴動事件引咎自責，張發奎陳公博黃琪翔朱暉日均免職查辦，李福林被推爲新領袖，繆培南繼黃琪翔爲第四軍長，李朗如繼朱暉日爲公安局長。

◉北京中日條約專門委員會司法部分已告段落。

◉任應岐向武漢當局電告攻克麻城黃安，消滅共產政府。

外國之部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日

◉國際聯盟裁軍籌備會中之保安委員會開會。美國俄國代表謝絕參加。

◉西班牙內閣贊成對德航空公約，以期成立直接航空路線。

同　二日

◉波蘭總理與立陶宛總理各發表長文互相攻訐。

◉波斯與阿富汗簽定友誼與保安條約，有效時期三年。

◉國際聯盟保安委員會結束工作。

同 三日

◉法外長白里安與駐法意大使，簽定暫時辦法，解決兩國境內所有僑民與團體之地位。

◉第四屆裁軍籌備委員會議閉幕。

同 五日

◉日本後藤子爵赴俄，此行負有重大使命。

◉英外相張伯倫在日內瓦與俄代表李德維諾夫會談。

同 七日

◉朝鮮總督齋藤辭職。

◉英國工黨麥唐納又以礦工失業問題動議彈劾政府，但被否決。

同 九日

◉美國議會投票議決若干戰艦升高炮位案。

同 十日

◉波蘭立陶宛之爭論，由國際聯盟行政會協議解決。

同 十一日

◉英外相張伯倫宣稱，渠與俄代表李德維諾夫現無繼續談判之氣象。

同 十二日

◉美國參議院議員波拉又在參院提出承認蘇俄政府之議案。

◉阿富汗王起程游歷歐洲。

同 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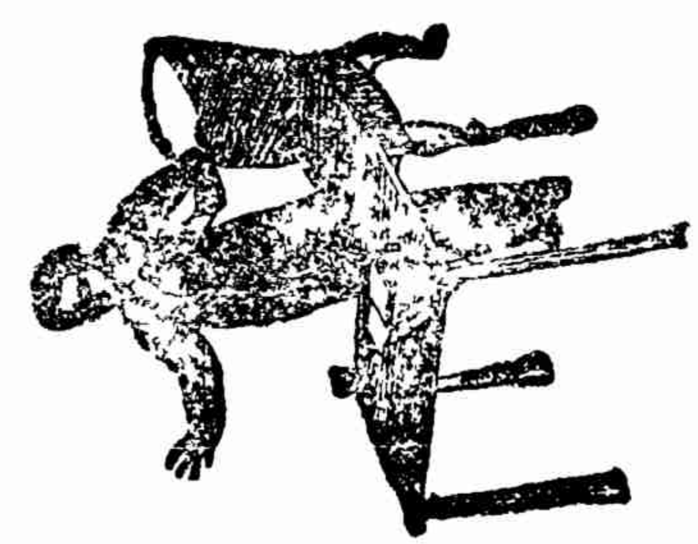
◉英國海軍總長以五年海軍建造程序提交預算局，規定添造巡洋艦，潛艇驅逐艦若干艘。

同 十四日

◉朝鮮南部發生排華風潮，抵制華貨，毆辱華人，死傷多人。

同 十五日

◉德國國有鐵路督辦與賠款經理談判，在美國募債一萬萬元。



原文献残缺